

大阪每日 華文

半月刊

第三卷 第八期
第二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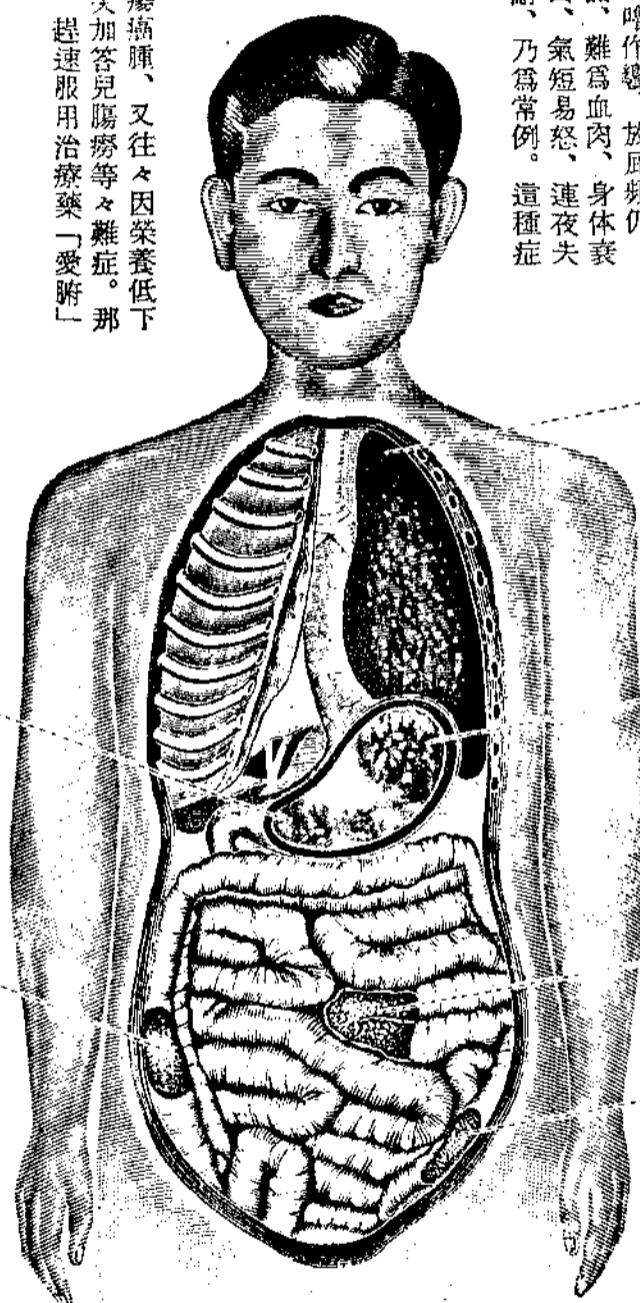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若怕得 胃癌或胃癱您心不要 看輕慢性腸胃病！

腸胃病演成慢性，便有食思減退、胸痞惡心、時作嘔氣。大便不是瀉就是軟、定混粘液、血液、膿汁。腹脹如鼓、咕嚕作響、放屁頻仍、胃或小腹疼痛、縱進補品、難為血肉、身體衰弱、精神頹唐、面色蒼白、氣短易怒、連夜失眠……等症狀、苦不可耐、乃為常例。這種症狀、多是因不攝生或過勞結果腸胃機能衰退而起、就是腸胃肌壁漸失韌性、內壁面生斑糜爛因而消化不良、食物久滯胃內、腐敗酸酵、諸症叢生而使病情增惡。

如此的損傷、又因不慎於食或因消化液的刺戟亦可增惡、或誘發潰瘍腫脹、又往往因營養低下抵抗力之減退而俱發肺炎加答兒腸癆等之難症。那屢凡有這樣症狀的時候、趕速服用治療藥「愛腑」溯源救治、更為要緊。

治療藥「愛腑」因為兼備病源和對症的双重作用乃其主藥成分沈着於腸胃內壁的病變部分、解消炎症加強粘膜、緊其弛緩、整頓分泌或運動機能的反常同時吸着腸管內的有毒物質、排泄於体外等之溯源治病外、一面解消嘈雜、噁氣、惡心、胃痛、腹痛、泄瀉便秘、嘔吐、消化不良、食慾不振等諸症狀而使腸胃機能及早復元、所以作了病狀極複雜的慢性胃腸病治療劑、誠是獨一無二的優秀藥劑



肺尖加答兒

胃癌發生

小腸加答兒

大腸潰瘍疼痛

胃部疼痛 胃擴張

腸結核 頑惡腹瀉

▼各埠大藥房均有代售▲

大坂市東區清水谷西之町

總經理處

順

和

商

會

支店

大連市山縣通九八番地
東京市本郷區風砂町九番地

- 代理店
- 北京 東單廣樓
 - 天津 日本租界旭街
 - 上海 吳淞路二八〇
 - 青島 堂邑路
 - 南京 中山路
 - 谷水藥房
 - 松本盛天堂
 - 日昇堂大藥房
 - 小笠原大藥房
 - 東亞公司

慢性胃腸病用愛腑

波蘭因德蘇的夾攻已瀕於潰滅，如今正從歐洲的地圖消滅下去。德蘇兩國既然宣言波蘭已無國家的存在，而向來所依賴之英法的援助也不十分積極，則如朝露消滅的波蘭的命運，實在是世界史上的悲劇。日本軍在中國佔領區域比波蘭一國更為廣大。日本如果具有領土的野心，則毅然把中國滅亡而佔為自國領土，決非不可能的吧。這就是說，日本或者能夠從東亞取消中國的地圖，也未可知。可是，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始終保持着友好隣國的關係。這是東洋與西洋之很大的差異。

日本把東亞新秩序定為這次事變的最高目標。這個意義已逐漸為中國同志所理解了。汪精衛之新中國中央政府的組織也不外根據這目標而已。然而汪氏一派似乎現在還對於日本的真意抱着杞憂，並擔憂着日本。



誓 締 的 國 義 道 方 東

(言 頭 卷)

的好意和理解。不僅汪氏一派，即中國所有的同志也必須理解日本的真意，以發見協同的道路。歐洲現在也喊出了建設歐洲新秩序這言辭。可是，新秩序這言辭雖是相同，但內容却全然不同，這是應該注意的。歐洲之所謂新秩序乃是意味着力之均衡。均衡一旦喪失，則勢必由血戰重新建設新秩序。我們的新秩序却不是那樣的東西。因為歐洲列強是崇尚物質的國家，而我東亞却是尊崇道義的國家，所以兩方才產出這種差違。我想東亞新秩序樹立了以後，東方文明之普及於全世界的日子不久將會到來。

×無誠意保障中國之獨立和自由。在講許無窮的歐洲舞臺上，像波蘭悲劇的事件並不什麼稀奇。可是，在我東亞却是以信義立國的，所以日本應信賴中國，而中國也應信賴日本，用不着什麼疑懼的。我們對於汪氏的和平救國具有絕對

華文『大阪每日』第三卷

第二十四號(十月十五日號)目錄

關於東亞聯盟的意見 (關於河北石家山製鐵所)	二	時人月旦	太史公：一九
國際問題解剖	二	湯爾和	名人家庭訪問記
德蘇瓜分波蘭後歐戰將怎樣發展?	四	臨時政府外務部長開先	秀華：二〇
歐戰半月	四	白羽作	二二
美國民眾對歐戰公意	五	吳一鶴畫	二二
國際漫畫	五	與建設的柱石	三五
對華輿論集	五	新民會中央訓練所	二六
汪精衛先生會見記	八	苦岩詩壇	創作
汪精衛氏致謝詞本社	八	決口	許顯：三〇
汪精衛氏致謝詞本社	八	羊行	林毅：三三
四十年來日本文筆人(五)	八	宵行	立日：三六
武者小路實篤	一〇	酒鬼	李齡子：三八
(文譯)「同盟軍」讀後感	一〇	本利同人畫展展覽會	孔飛等：三〇
日本帝國大學一瞥(九完)	一〇	隨感	有一利即有一弊
八、名古屋帝國大學牧野	二二	各地風光	嘉陵江上的漁家
九、京城帝國大學櫻野	三三	(社會小語) 這標標	崇東：四一
十、臺北帝國大學山本	四四	昭和國民讀本(十二)	蘇峰：四二
本刊專載長篇小說啓事	四五	影劇	陳雲裳再度來滬的行動
「否定是力」	山丁：一五	(每期一星) 關君	琳：四三
管 味	昭芸：一六	歌慶社	飛：四四
靈魂之書	金管：一七	半月影事小記	：四四
文壇隨語		本刊專載：電影活動脚本卷二	
畸形流行的文化情調	吳郎：二六	楊貴妃(下)	林火合作：四七
「文化人」兩題	蔣山青：二六	古裝畫	楊太真(十三、十四)
低級之崇拜與遊戲	秉慈：二七	故事畫	吳一鶴：四八
「主題」目的和Patron	傅双妹：二八	珍聞集	：五〇
東亞文藝消息	：二八	中華語文講座·日本語文講座	：五一
		附錄區區	：五二



關於東亞聯盟的我見

中華民國新民會
中央指導部部長

繆

斌

現在的世界，已經到了一個新戰國的時代，各國都在那裡施弄種々の合縱連橫的外交策略，這時候實在是在全世界人類生存最競爭激烈的時候。在二千年以前中國戰國時代，所採取合縱連橫的外交策略，是以一強秦而對付六國之雄，而結果蘇秦連橫政策失敗，張儀的合縱政策成功，而強秦就統一了六國了。今日的局面，全世界無論法西斯帝國國家也罷，民主國家也罷，可以說都是與共產主義的蘇俄為敵的，但是現在都想要聯俄，難道今後的世界，蘇俄要變成第二個強秦嗎？難道世界上六大強國將來都要受蘇俄的支配嗎？將來的蘇俄要統一天下嗎？我看了現在世界戰爭的種々參差複雜的情形，同時候又看了蘇俄外交上，軍事上，左右逢源的形勢，我很替將來世界列強擔憂，同時候尤其為我們東亞中日兩國擔憂！

現在世界戰爭爆發了；英法一個陣綫，德蘇一個陣綫；意大利與美國將來當然也有參戰的可能，而所謂民主陣綫與防共陣綫，經這次德蘇的不侵略條約協定，已經是破壞了，將來誰勝誰負，我們固然不能預定，但是假使德國勝利，那麼蘇俄當然也是勝利，而民主國家內部的潛伏的共產勢力定要擡頭，假使德國失敗，德國的反共那斯政權，就不能維持，到那時候，恐怕共產勢力之增大，也是在思想之中的事體，結局；歐洲戰爭誰勝誰負，恐怕都是有共產勢力擴張的可能，至於我們東方是怎麼樣呢？兩年來的戰爭結果，中國的軍隊，當然是有了致命損失的，而日本方面，也是消耗的很多，

這還不要說，而最嚴重的一個結果，就是在佔領區以內，共產黨的勢力，比較戰爭以前擴大了，現在所謂的遊擊隊，在南北兩方佔領區內，可以說全是共產黨的力量，而在重慶方面的共產黨的勢力，恐怕今後只有繼續增長的形勢，日蘇的衝突雖然因這次諾蒙汗的事件解決，暫時停戰了，可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實在是比较戰前來得增大，這是我們所應當要嚴重注意的一件事體。在這種情況之下，中日兩國，自然就有早日恢復和平集中力量來消滅蘇俄在東亞的共產勢力的必要，這是我們東亞的最重要的共同國策，我可以說在消滅共產勢力這一點上，比較打倒其他的歐美帝國主義勢力，更加重要。我認為世界大敵是蘇俄，東亞的大敵也是蘇俄，因為蘇俄這個國家，不但是在軍事上物質上，有他相當的勢力，而他最可怕的一個力量，是在於他的共產主義國際思想。現在假使要徹底的防共，若是只有一個國家主義思想的時侯，其結果只有被國際思想蘇俄所玩弄所支配；因為國家主義思想的國家，只有是把自己國家的利害來打算，一國的自己利害打算時候，就決計不能得到真正的利害相同朋友的國家，就是利害相同，也不過是暫時的，而不是永久的。以利害為出發點，而要與國結盟，這不過是蘇秦張儀的一種合縱連橫的政策而已，就得不到能真正生死與共的與國，因為這祇是有害而沒有思想的關係。共產主義思想的謬誤，我們固然是可以不必再說的了，可是墮入了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別的國家的共產黨我們不管，只以中國的共產黨人來說，

他們可以不顧忌的喊出擁護蘇聯，擁護史太林的口號，甚至在他們臨死的時候，還可以叫出第三國際萬歲的口號，這種思想的迷惑，實在使我們覺得思想侵略的力量，比較武力侵略的力量，勝過萬倍！

現在日本在中國戰爭兩年，在武力方面，不能不說是已經得到了勝利，但是在思想方面，得到了勝利沒有？日本這次皇軍百萬到了中國，帶來了什麼思想呢？中國四萬萬的人，今後還是在日本的武力支配以下而圖生活嗎？還是在日本的思想支配下來與日本結個真正親善呢？當然日本已經很明顯地表明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且希望早日和平。所以我覺得現在中日兩國的戰爭便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中日兩國思想的展開，再不能遲延了。這一次思想的展開，若是一時候利害關係的結合，這還是不能解決中日和平問題，就是得到一時候的和平，也不能解決全部共產黨的勢力。所以今後中日兩國，一定要在一個共同思想之下，才可以達到真正親善，以及防共的目的。

讀了板垣將軍所題字的「東亞聯盟論」等書，指出以王道為東亞聯盟指導原理，這是我所最同意的一點。因為要消滅共產主義的理論，只有王道思想，才可以徹底的消滅這種邪說，也只有王道思想，中日兩國才可以消除誤會而永久的親善。本來我們東方思想，就沒有西洋式的國家主義思想，也沒有西洋式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我們歷史上固然也未嘗沒有戰爭事體，因為王道戰爭，就不是侵略的戰爭，而是一個扶助抑強的戰爭。所以以前湯王討伐夏桀的時候，所謂「東面征而西夷怨，南面征而北狄怨。書曰：桀為後我，後來其蘇。這個弱國的希望王道國家武力援助，有如此的懇切，不但不抵抗，而且歡迎之不暇，惟恐他來得慢，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就因為弱國的百姓，已經早明白來的武力是一個王道武力，而不是侵略武力，是一個扶助抑強，愛民的武力，而不是一個恃強凌弱壓迫的武力，所以這種武力，不但不抵抗，而且還歡迎；所以我們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要使這個武力，成為真正的王道武力。這是改變思想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東亞的聯盟，不要根據在利害的問題打算，而要純粹根據道義的結合。譬如國防的問題，當然中日兩國為防共起見，應當要有軍事同盟。在日本方面，是防共的主力，當然不成問題，可是不能限制中國武力的發展。在地理上講，日本是一個大海軍國，中國是一個大陸軍國，在軍事同盟中間，日本是一個盟主地位，我們當然可以承認的，尤其是現在要結束戰爭

恢復和平剷除共產黨全部勢力，要讓中國有充分的維持治安的力量，特別是剷除匪共，這恐怕只有中國人自己辦理，才能辦得到的。所以一方面，我們希望在日軍佔領區中來扶助中國建設新的反共力量；在黨軍區域中間希望他們能够成功一種和平反共的力量，這都是希望日本放心的讓中國政府去做的。在經濟方面，所謂實現東亞經濟適所適業有無相通綜合的經濟建設，這也是我們所贊成的。以前往者有許多人主張，日本是工業國，中國是農業國，將中國的原料，運到日本去製造，以期得到工業獨佔的利潤，這便是有殖民地經濟的一種策略，這就不是王道思想的適所適業的主張了。可是在這種綜合經濟建設的中間，不要實行統制政策，失了人民經濟的自由；中國在宋朝時亦曾試行過王安石的統制經濟辦法，結果是失敗了。這是我們應當參考的。我個人尤其希望根據王道思想，發展家族主義的經濟，使現代的集中重工業與輕工業的生產，逐漸變成農村的家庭工業，使農工一致，保存王道主義家族的基礎。這一點，是最應注意的地方。

第三點，所謂政治的獨立，這是中日親善最重要之點。因為人類是政治動物，沒有政治權力的人民，一定要起不平的，何況中日兩國，現在還沒到思想一致的時候，更不能不使中國完成政治獨立國家。固然是在東亞聯盟中間，日本可居一個指導地位。但是，不是日本人指導中國，而是思想的指導中國，技能的指導中國；若是認為日本的指導，便是日本人的指導，便會發生任何日本人都來指導任何中國人，其結果便不是指導，而是壓迫了，不是平等，而是差別了。我們希望中國的政治，由中國自由處理；但是，同時希望日本思想的和技能指導；因為中國政治，另有中國歷史的環境的關係，日本人未必全能明瞭的，若是以日本的辦法，來處理中國，就有許多鑿枘不入的情形，所以在政治方面，應當由中國自由處分，所謂思想指導，便是王道思想的指導，並不是一定要發生許多誤會！其結果不但不能接受王道思想，反而要發生反感，這是與中日親善最不利的一點！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第三點。

總之，現在的世界，太危險了！我們要考慮到今後世界大戰的結果，我們更應當趁這個時期，東亞人趕緊的團結起來，趕緊把共產勢力的隱患肅清！然後再發揚我們王道思想的物質的建設，來應付將來世界的變化。

德蘇戰爭之波瀾

平沼首相把由德蘇不侵犯條約締結所形成之歐洲情勢的變化，稱爲複雜奇怪。可是，此後瞬息萬變的發展越出現，歐洲越變成了奇怪的情勢。德國折散了蘇聯參加英法所企圖的包圍陣線，而使其中立，並使其站在自己方面以盡援助軍用品之任務。因此，德國在華沙陷落，而對波作戰終結的九月末，更爲了強化與蘇聯的提攜，乃在莫斯科締結了那等於消滅波蘭的國境劃定，並保持今後與蘇聯之友好關係的「國境及友好條約」。這樣，德國便整備了必勝的陣勢，以與英國對峙。而且德國政府在該條約簽字後，便發表了聲明書，敘述下面的話以勸告英法的投降：「現在是給予英法以和平的最後機會了。英法應該迅速收兵與德國講和。可是英法如果始終拒絕與德國講和，則德國總具有與英法作戰到最後勝利的覺悟。此時，蘇聯已在東方防衛，在這樣情勢之今日，勝利之屬於德國，那是確實的事。」

如果英法接納德國的要求，則便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但事實上英法將會斷然拒絕德國之恫嚇的和平提議。據說英國將於十月三日召開閣議，表明態度。不用等到閣議的召開，英法將會一致拒絕德國的要求，這是無容疑義的。英法原來是以援助波蘭爲理由而起來的。自九月三日張伯倫首相發表對德宣戰的聲明以來，這種前提才轉變爲「打倒希特勒主義」。因而即使波蘭怎樣慘痛的被消滅，也不能說戰爭的理由已喪失了。不僅如此，如果深入的加以觀察，則如德國所批評英國的態度，英國不過以波蘭爲口實而已。德國若佔領了波蘭，它將成爲控制歐洲的陣勢了。英國生怕這種情勢，所以現在將起而打倒德國，以使其不能伸張勢力。德國說這是英國的真正目的。可是，此次英國如果答應德國的和平勸告，則英國便等於承認德國的要求，而對德國實行種種的讓步。這恐怕與戰前而簽訂講和條約的場合，沒有什麼差異的結果吧。如果德國與蘇聯實行緊密的提攜，互相保護權益，則兩國將如水之流下，浸潤於近東，所謂英帝國之心臟部印度的安全也將難以確保。袖手傍觀與國之消滅及捷克之瓦解的英國，如果對於波蘭的消滅，不能予以救濟，則向來多少依賴英國的小國群不久將

看破英國之不可依賴，結果勢將迫強強國，以期保全其國家，這是當然的事。這樣，由於波蘭之消滅而與蘇聯接連的羅馬尼亞的立場，便不得不改變對於捷克瓦解後參加英國所主張之對德包圍陣線的態度。土耳其也圖謀與蘇聯結合更進一步的關係，以保衛其國家。當德蘇條約簽訂時，土耳其外長薩拉耶爾(Saracoglu)已在莫斯科與英法洛托夫外長有所協議。向來比這些國家與德國更有親密關係的其他國家，如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也表示將採取德國歡心的態度。但這些國家的國情都很爲複雜，因而它們都不採取顯然的態度。例如羅馬尼亞最近突然發生了加利亞斯哥(Calinco)首相被納粹一派的鐵衛團員暗殺的事件。傳聞羅馬政府已處刑該團員數百名，乍看起來，似乎反對着納粹勢力的侵入。但是實際上未必如此，只長年不知其國政何所歸一的道國家之動向，很缺乏明確性而已。到了現在，這個國家已經沒有力量再依賴英法，以反抗從西北而來的德蘇之壓倒勢力了。

巧妙的利用與德國提攜，幾乎不損一兵一卒，而把多年所覬覦的波蘭之烏克蘭人及白俄地帶收入掌中的蘇聯，今後將有什麼策劃呢？烏克蘭民族原來對蘇聯是極感厭一個大的危險性。在蘇聯國內之烏克蘭共和國居住的三千萬烏克蘭民族之中，也有不斷的企圖獨立運動的。至於在波蘭國內居住的約五百萬的烏克蘭人，因爲不在蘇聯勢力之下，所以更有障礙。而且對於原來擁有豐富之資源和農產物的蘇聯烏克蘭，虎視眈眈的希特勒，於去年九月吞併了蘇聯之後，竟在羅曼尼亞(Romania)地方，成立自治政府而脫離了布拉格政府的羈絆。此時，蘇聯便使居住這裡的約五十萬的烏克蘭人，企圖實行全烏克蘭民族的大團結，而秘密的予以援助。正如莫洛托夫所嘲笑的，這種事業是極難的事業，但無論如何，住在國外的烏克蘭人之團結一體，而扶植反蘇勢力，對於蘇聯確是很麻煩的事。可能的話，趕快把這民族拉入自己國內，置於嚴重的統制之下，以消除這種危險，乃是蘇聯的願望。在開始討伐波蘭時，而需藉蘇聯的力量與英法決戰的德國，便以允許蘇聯接收烏克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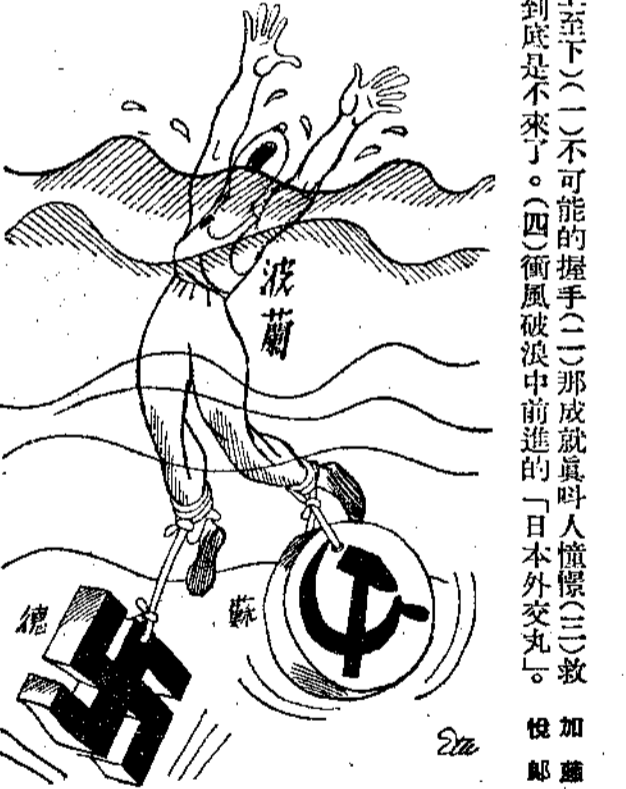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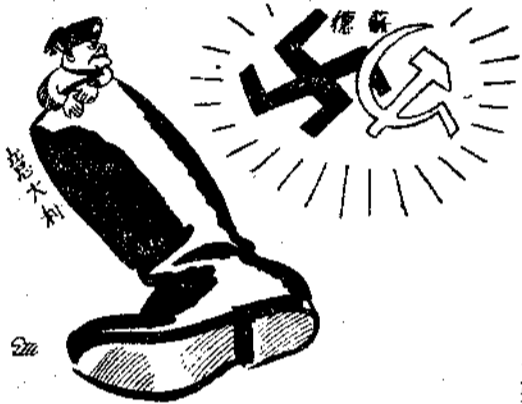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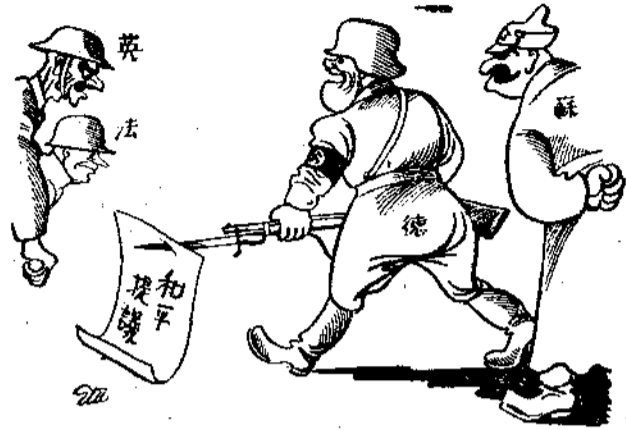


德蘇分劃波蘭圖

及白俄地帶爲條件，而與蘇聯勾結起來了。這樣，蘇聯便調兵遣將，先行佔領這些地帶，不久竟與德國劃定了兩國間的國境。這些地帶即在波蘭領內也包括那含有煤油，並擁有重工業地帶的加里西亞。於是，蘇聯一則便除去了後年之患，一則便不勞而獲得了很大的財產。這裡所剩下的，就是在今年春捷克瓦解時被匈牙利佔領的羅馬尼亞這個地方。目下關於這個地方的問題雖不表面化，但企圖實現汎斯拉夫主義的蘇聯，勢必在下次的階段圖謀奪還羅馬尼亞以及羅馬尼亞的舊帝俄領土比薩拉比亞。

原來構成前次大戰的一個原因，乃是企圖南下的斯拉夫民族與企圖東進的日耳曼民族的衝突。在這兩大民族互相攙手的今日，在凡爾賽體系之下重新組織的東南歐諸小國將發生恐慌，這是當然的事。此時德國與向來的敵人的蘇聯聯結起來，並且企圖由這種提攜，使東南歐諸小國盡着援助軍用品的任務。這樣，如果英國不聽從德國的要求，德國便斷然一改向來的守勢，以攻擊英法。可是，蘇聯却沒有始終追隨德國，以英法爲敵之意，而企圖經駐英蘇聯大使梅斯基，與英國締結通商協定。蘇聯的心境實在是很難以窺察的呀！

此間一直保持着中立態度的意大利竟於九月卅日派遣齊亞諾外相赴柏林。他的使命究竟在那兒？現在雖不得而知，但在德蘇聯提攜的力量將壓制英法攻勢的今日，難道不是出於墨索里尼的意圖，以發見有無新的妥協之餘地嗎？



國際漫畫

(自上至下)(一)不可能的握手(二)那成就真叫人憧憬(三)救加羅生船到底是不來了。(四)衝風破浪中前進的「日本外交丸」。悅 郎

不用說，如上面所述，英法到了今日已不會再退讓了。大勢所趨，雙方將移於乾坤一擲的決戰，但決不要忽視其間還有些和平解的可能性。(十月一日) 賈 騰

歐·戰·半·月

記者

英對蘇侵波緘默

對於德國進攻波蘭便立即實行宣戰佈告的英國，對於蘇聯的進擊，却採取緘默消極的態度。英國對蘇所以採取這種寬洪的態度者，其意圖當然是欲牽制德蘇的接近，但是這種措置，實可謂太不合情理的怪事。即對於九月十七日的蘇聯軍進入波蘭，只十八日英國情報省在其聲明書裡略述及「蘇聯的進軍絕非得依照蘇聯政府所倡的議論，移於正當化的」及「二十日英首相張伯倫在下院評為「蘇聯的攻擊波蘭是最陋劣的性質」的程度，並未提出一片片的抗議。以現實外交實利外交聞名的英國，到了此時，其所戴的「此次的戰爭目的在援助波蘭維持歐洲的和平」的假面具，也就呈示盡露無遺了。

英航空母艦被擊沈

英國航空母艦「勇敢號」被德國的潛水艇擊沈的消息，已於九月十八日由英國情報省發表出來，此艘勇敢號，具有二萬二千五百噸的排水量，及可裝載四十八架飛機，為英海軍的一大威力。

希特勒入但澤

德國大總統希特勒氏，於九月十九日初次入於復歸德國後的但澤市，並作歷一小時一刻的大演說，在其演說裡希特勒總統對英國雖大加痛烈的抨擊，但對法國却未曾提及片語，會人感覺其意圖，是欲離間英法兩國了。

羅馬尼亞首相被刺

由於德蘇進擊波蘭，羅馬尼亞以及巴爾幹各國莫不戰戰兢兢，身處受德蘇之壓力了。然適在此際，於九月二十一日竟勃發了羅馬尼亞首相加里菲斯氏，在入宮之途上遭逢鐵衛團狙擊暗殺的不幸事件了。

墨索里尼打破沈默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氏對於歐洲戰爭是抱持怎樣的意圖呢？此已成為世界注目之的。然而墨首相自勃發歐洲戰爭以前就一直嚴守沈默不發聲息，可是此位守沈默的墨首相，九月二十三日竟破開其沈默作了一場的演說了。不過此場演說也祇是破開沈默的程度，單再三宣明着九月一日所決定的意大利不採取軍事發動，並述此舉係即應於希求戰爭局限之主旨云云而已。

腓特烈斯哈芬遭轟炸

英法的轟炸機，於九月二十四日飛往轟炸瑞士東北部瑞士湖對岸的德領腓特烈斯哈芬(Friedrichshafen)。腓特烈斯哈芬為製作著名的徐伯林飛機的地方，聞該地的徐伯林飛機製造工廠已被炸碎，但對此轟炸法國已加以否認。

德機轟炸英艦

德軍司令部發表謂九月二十七日德國空軍，在北海大舉轟炸英國戰艦，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英航空母艦一隻完全炸破，戰艦一隻大受損害等。然而英國海相邱吉爾氏，同日在下院發表謂德國空軍與英國海軍之間，在北海大交戰，結果英方並無損害，並擊落德國飛機一架云云。

華沙波軍投降

遭受德蘇夾擊的波蘭軍，雖陷於全面的潰滅，然而首都華沙的防衛軍，竟能在陷落於德軍重圍裡，為死守約歷兩旬之久，直至九月二十七日始開城投降了。

蘇愛簽訂互助條約

由於德蘇接近，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沿岸各小國，自然感受著蘇聯的強壓起來了。例如愛沙尼亞國九月二十八日與蘇聯簽訂相互援助條約及通商條約可視為其顯現之一，蓋雖稱為互助條約，在其交涉時，蘇聯已獲得了在愛沙尼亞領內設置海空軍基地的權利，故事實上而說愛沙尼亞已歸入於蘇聯的勢力下也無不可。

波蘭新政府在巴黎成立

因亡命於羅馬尼亞的波蘭大總統莫錫基氏，九月三十日提出辭職，遂於同日在巴黎成立新政府，以前任上院議長的拉斯基愛威茲氏就任大總統，西科爾斯基將軍任總理兼陸軍部長，外長為朱阿萊斯基氏，財長為阿丹姆科克氏，副總理為史特隆斯基氏。



汪王 梁會談

作成新中國中央政府樹立工作之重要階段之汪精衛，王克敏，梁鴻志三氏之會談，已於九月十九、二十兩日在

南京舉行了。在該會談中，梁兩氏對於汪精衛氏所懷抱的純正三民主義的集權的新中央政府原案，已表示全副的贊同，並宣稱願將舉臨時，維新政府全體人員加入以汪氏為中心的新政府之傘下。

因此，汪氏已得以純正國民黨為首組織致新中國各政權並各黨各派打成一團作中心，乘此大勢一路邁進於樹立新中央政府了。由於三氏的會談，對於新中央政府樹立工作的最後階段之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意見也完全見諸一致。於是，將認爲作成新政府的一種組織本部或準備機關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成立期日，也已臨在眼前了。

由於臨時，維新兩政權的確切加入汪傘下的集權一事，是可謂大勢已經決定了。除梁兩氏外，加入協力之外，又有武漢特別市政府，廣東自治委員會，海南島自治政府等也決定參加，吳佩孚將軍也將統率武力從側面予以協力，是故如汪氏所主張的網羅新中國的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諸人，以成立舉國一致的政治機構者已有其可能性了。且此時歐洲的情勢愈加緊迫，尚未從列國支援的夢裡覺醒的軍閥政府，也將逐漸加速其困窮狀態。以汪氏為中心的新中國的前途已漸現光明，東亞的天地又加深了一帆順風之感。

然此時汪氏等是不可對於四國的情勢，抱極極端的樂觀，是應該加深一層的留神才是；再我們對於他們的前進，也是應該更進一步予以積極的側面協力才好。九月

二十二日大阪每日社論

西尾總司令 官的聲明

西尾總司令官偕同板垣總參謀長，於九月三十日赴任抵南京，十月一日以西尾總司令官的名義發表聲明處理事變的大方針之聲明。原來此次其所以創設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者，目的是欲使在單一命令系統下，統轄北自蒙南至華南的日軍大陸作戰的全地域；此一事是說其自身已達到了事變的最終階段之地步。可是此次的西尾總司令官的聲明，其特色是在以總司令之名義將「爲期滿即應時局，處理中國事變的完備起見，此次特編成這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而坦白地將處理事變之意旨盡聲明出來的一點。然而對其處理的根本方針，則以極明快地說着「宜撫無辜之民，謀職禍之回復，積極的與同愛具眼之士廣爲提攜，俾以協力新中國之建設。再對於第三國的權益宜稱「當極力加以保護尊重，對於作戰行動中偶發的不幸事件，也自當以誠意謀解決。」

以上的處理方針，當然是阿部內閣的處理方針，阿部內閣在其發表政綱時，更以具體的聲明着「鑑於最近將見成立新中央政府之趨勢，是應進一步援助其成立，並與之協力，及再請求適切機宜的方針以謀完遂處理事變」的意旨。是故此種聲明，是在政府與軍司令官相呼應，且又在所創設的總司令官赴任同時發表出來的這一點，才能够使內外注目。就是政府的聲明由於軍司令官的唱和，生出力量，在此意義上，得令人想到新司令部的大任務來了。

關於總司令官在華的第三國權益之聲明，在此際也是大堪注目的。關於維護第三國的權益一事，向來在每有機會時，已有關明出日本的態度，可是從總司令官的口裡來表示着如此強有力的保障者，是足以使人心不安的第三國以安堵的絕大之效果者自不待說了。我們所慮的是一在事變間敢作利敵行爲；或妨害我日本作戰行動者，

此後仍然不絕跡，不願我日本的公明態度擅自走入喪失權益之途的一點。西尾聲明對於此點頗有加重語調之概，是故在華第三國的當局，在其考慮所謂權益問題時，是應明瞭我日本現在在大陸進行着空前未有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且在西尾聲明而言，也是盼望將眼光稍放大一點來觀察事態才好。但是，總司令官的創設，雖然意在「期速事變處理之完備」然其對於抗日政權，並非緩和和其徹底的潰滅之手者此自不待說了。事情之所以至此，不論戰禍怎樣大，其對於使四萬萬民衆脫離一政權之私有，爲東亞建設反共親日的新的中國的目的，其間並未曾有發生過微動。然而尚且集合殘存的抗日勢力，進行無希望的作戰，將益使戰禍擴大者，此豈非選擇如汪精衛氏所說的和平困難，戰爭容易的路線，對大局遮掩眼光作盲目的卑怯的結果麼？對於西尾聲明甚望再三加以沉思才好。（十月二日大阪朝日社論）

聲明要旨

帝國基於舊態所聲明之處理事變之根本方針，始終一貫。即：(1) 恢復秩序之新設。此外，爲維護中國之和平與秩序，定在華北及華東各區，由派遣軍總司令部，負責維持其使命之軍。次，次在華北各區，在二方面方針下，以達成一應期之目的，因此之故，尙期抗日健存勢力之徹底的潰滅。然皇軍應宜無辜民衆，以圖恢復秩序，並積極的與同愛具眼之士廣爲提攜，俾以協力新中國之建設。對於第三國在華之權益，應極力加以保護尊重，對於作戰行動中偶發的不幸事件，也自當以誠意謀解決。皇軍亦宜隨時注意其進行之廣汎的作戰中之事實，以及其所伴之必然的情勢，並積極的與同愛具眼之士廣爲提攜，俾以協力新中國之建設。皇軍亦宜隨時注意其進行之廣汎的作戰中之事實，以及其所伴之必然的情勢，並積極的與同愛具眼之士廣爲提攜，俾以協力新中國之建設。皇軍亦宜隨時注意其進行之廣汎的作戰中之事實，以及其所伴之必然的情勢，並積極的與同愛具眼之士廣爲提攜，俾以協力新中國之建設。



九月十六日
法機擊毀敵艦
「捕魚東」號在
德軍裝甲中爆炸
死傷十名○駐蘇
德大使官德威爾
船不來梅(Bre-
men)號被英艦

- 九月十六日 法機擊毀敵艦「捕魚東」號在德軍裝甲中爆炸死傷十名○駐蘇德大使官德威爾船不來梅(Bremen)號被英艦
- 十七日 蘇聯軍隊集中維爾那(Vilna)南北方進入波蘭，羅馬尼亞軍隊集中全國下動員令○駐美大使訪意外相齊亞諾德蘇調如德態度不變美不能永久保持中立○英法對蘇進入波蘭協議對德
- 十八日 日新華北軍最高指揮官多田賢中將抵北京○德蘇兩國日滿軍與蘇軍代表舉行正式停戰協定第一次會見○英情報省本日發表英航空母艦「勇將號」被德潛艇擊沉○波軍總司令斯米格爾元帥並參謀本部人員進入羅賓內之羅馬尼亞
- 德蘇兩軍會於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內之羅馬尼亞聲明與波蘭之同盟無效○德發表蘇聯軍之進出波蘭不與德蘇兩國利害及不俾略條件衝突
- 十九日 法發表最近二日戰線平靜○德希特勒抵伯爾自由市並作攻擊英國演說○丹麥、瑞典、挪威、芬蘭、愛爾蘭等各國官相會於奧斯陸決議守中立
- 二十日 汪精衛抵南京與王克敏梁鴻志商談致電獨立中央政府意見一致○日助歐之寺內大將在但澤自由市與希特勒會見○英張伯倫在下院聲明對蘇聯軍之進入波蘭及希特勒日滿演說態度，關係後張伯倫發表英法之提攜益加緊密德意爲獨佔其目的○法發表與英法同盟聲明○德軍最高司令部發表波蘭作戰已告終了○本社三ツホ一機昨午後八時二十分由波蘭出發本日午二時五分抵達羅馬尼亞
- 二十一日 中國聯合委員會聲明助力汪氏樹立中央政府○日蘇停戰協定正式交換地點國聯軍代表聲明○英以百枚戰艦自本月三日以來對德戰爭之一切交涉經過發表，並將希特勒所提出之英德軍軍同盟案新事實發表○羅馬尼亞首相加加里亞斯辭職○阿爾巴尼亞將軍繼任首相○以改正中立法而召集之美英法會議，羅斯福提出對德王國復活現金自願船主義務示援助英法○英發表由英海軍檢閱二百餘中立國船隻之經過
- 二十二日 英法二次最高會議討論經濟問題○蘇政府發表在波蘭之德蘇協定佔領地地方官已制定○德軍發表在華沙之外交團一百七十八名及外人一百二十名脫險安抵東亞爾斯十支野尼斯基
- 廿三日 華北派遣軍最高指揮官杉山元大將隨同汪精衛氏密會於南京本社編輯主觀平川氏之聲明○本社三ツホ一機午三時四十五分抵



華中

展開新作戰

【本報訊】日軍，於九月中旬，在便高安及懷水展開新作戰，驟擊高安之六個師團，收擊很大戰果。再入於下旬，又在洞庭湖畔展開新一大作戰，目下正向重慶政府之最大軍事據點之長沙，繼續猛烈的進擊，長沙之陷落已迫在目前之間了。即日軍於九月二十三日拂曉，在沿水河南方洞庭湖岸行敵前登陸，將華軍壓迫於南方，瞬息之間，渡過石水佔領平江向長沙進擊，故華軍第九戰區軍的中核第十五集團軍的殲滅之日，已迫在近日中了。

德蘇

簽訂新條約

【本報訊】波蘭消滅後已無繼續戰爭的必要，然英法若猶想繼續戰爭，則責任全在英法，德蘇兩國對此必要措置自當相互再加強，且蘇聯已同意相互條件，由蘇供德原料由德供蘇商品。由此聲明，可知德蘇兩國在軍事經濟上已更進一步之緊密關係不過德蘇未進展至同盟而已。又對此英法兩國將採取怎樣態度呢？英首相張伯倫於十月二日，對於德蘇新協定發表聲明。

波蘭

被德蘇分割

波蘭已被德蘇分割了。自一九一八年宣言獨立以來僅保持二十一年的命脈，於九月一日遭德國的從西南北三面之猛進擊，僅在半個月之短期間便失去其領土之大半，九月十七日又遭東入的蘇聯進攻，波軍除華沙、羅羅林等之局部外，已全面潰滅。於是，德蘇兩國九月二十二日舉行劃定兩軍的佔領區域，沿著皮西里，萊瑞，維斯杜拉，森等四河劃定佔領區域。又再由德外長里賓特洛甫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莫斯科會談，兩國簽訂波蘭分割為兩國之領土之區域劃定條約，波蘭實質上已消滅了。

和平

德向英法提議

【本報訊】波蘭消滅以後已無繼續戰爭的必要，同日德政府又向英法要求撤回宣戰，同時德政府並發出德有應諾和平會議的用意之重大聲明。對此英法並未表示態度，仍在嗚呼！縱令波蘭遭分割，也要打倒希特勒主義以維持歐洲的秩序。視此或已無應諾和平會議之意。但若與德蘇正而戰爭是否有勝算，則尚是問題。英法究竟對德提議，將採取何種態度呢？欲卜定歐洲戰爭的發展性的重大路綫，實可謂均懸於此點了。

美國

修正中立法

【本報訊】美國特別會議於九月二十一日開大總統在是日的兩院合同會議提出要請改訂現行中立法，主張廢止軍需品輸出禁止條項。大總統對此項宣稱「現行的武器禁輸條項，對於美國的傳統的中立安全以及和平，將招致致命的危險，是應加以適切的修正才是，尤以成爲燃眉之急者，是廢止武器禁輸條項，而復歸於國際法之一事。改正中立法的動機，是在欲復活本年五月失効的「現金自願船主義」爲主要目的。在現行的中立法，則對於交戰國，禁止一切的軍需品輸出，故若將此改正，即對於以現金及以交戰國船舶輸送者，則可許可自由輸出軍需品。即對於現下的歐洲戰爭而言，英法方面

英國

戰時大增稅

【本報訊】英國下院於九月二十七日以滿場一致通過戰時預算膨脹的大增稅案。據是日西門財相在下院的說明，謂英國的第一年度戰時預算約需二十億鎊，約達至國民所得五十億鎊的四成之巨額，爲補填此戰時預算起見，不得不實行大增稅云云。其增稅程度對於所得稅則將每鎊五先令六便士者一舉增至七先令六便士，而提到對於一鎊抽稅七先令六便士，則係等於所得的三成七分五厘的課稅，較從前的第一次大戰當時，還要高率的課稅了。又增稅不僅對所得稅而已，連烟稅也增加，啤酒，威士忌，砂糖，香烟等的間接稅也加以廣遍的增稅。

日發佈

禁物價騰貴令

【本報訊】日本政府於九月十九日之閣議，決定發動國家總動員法第六條第十一條第十九條，將物品價格，運送費，保管費，保險費，加工費，工資及薪俸等以十四年（今年）九月十八日爲基準，自後一年間禁止提高之決議，關於此項的勅令案，已在九月二十七日之國家總動員會議會裁決，將定於十月初旬公佈實施。對於物價，工錢，房金，地租等禁止提高者，當然是欲徹底強化作時局下經濟政策的根幹之物價抑壓政策，鑑於最近歐洲爆發戰爭以來，物價一路趨於昂貴的傾向，故于此際際乎採取強制的抑壓政策。由此日本的物價之騰勢完全被抑壓；財政，經濟及國民生活的安定是大可期待。

哥倫比亞之卡利 (Cal)

○二十四日 英法艦隊炸燬德軍徐伯林據地時列斯哈芬 (Friedrichshaven) ○本報二十三日晚午四時四十分抵德魯魯之利馬
○二十五日 德軍發表關於波蘭分割之德蘇協定而開始移動 ○法軍全線猛擊德軍 ○日政府任命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氏爲外務大臣 ○新任中國派遺軍總司令官西尾大將由東京出發赴任
○二十六日 英首相張伯倫本日在下院作戰爭之第四次報告對德經濟戰表明意見對蘇聯之態度則誠懇 ○英海相邱吉爾在下院演說對德蘇協定之潛水艇數較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任何期間增加五倍或六倍，英國艦隊之損害自開戰以來達至十四萬餘噸 ○德軍當局本日發表西報稱德軍有前線部隊之不衝突而面之態況 ○本報上海支局發出知花氏本日軍艦訪德汪精衛氏 ○日軍艦隊巡邏過瀨戶灣

○二十七號 日政府開第七回國家總動員會議討論物價停止關係勅令案照原案通過 ○華中人民會執行改選機關選舉主任總務委員會會長 ○德外長里賓特洛甫氏一行本日抵莫斯科俄國大使訪克勒林官邸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舉行第一次會談 ○德軍司令官發表華沙防備司令官本德來來抄降書 ○英財相邱吉爾氏本日在下院發表關於第一次戰時預算之大增稅內容
○二十八日 德蘇會談本日三時起復開 ○蘇聯與愛沙尼亞兩國間本日簽訂互助防衛及通商條約 ○美國政府提出之中立法修正案本日在上院外交委員會決議 ○本社之「三少」機於昨二十七日下午十時十二分由聖地牙哥出發平安安物機關安達斯山脈 (Andes Mts.) 本日午三時三十分安抵布宜諾斯艾利斯

○二十九日 德蘇舉行第三次會談兩國間成立國境劃定及友好條約，並共同發表聲明謂若英法繼續戰爭則兩國共同採取對德強硬措施 ○德政府本日夜間發表對英法兩國要求撤回宣戰勅告和平之重大聲明 ○法國政府以非正式聲明拒絕德政府之和平提議 ○駐英波蘭大使拉金斯基氏訪問英外相通德蘇協定無效 ○羅馬法主發表德蘇之分割波蘭協定使法王失望之意旨
○三十日 瀋陽江水之德河邊被炸毀漢陽兩側地區之日軍本日前進抵長沙北方二十里之地點 ○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河相氏本日與記者團會見時發表外間所傳之日本會談再開波蘭非事實之意旨 ○日內瓦情報界對德蘇協定新條約計英法本日開第三次戰時最高軍事會議 ○波蘭大總統莫羅基氏辭職 ○意外相希特勒氏受德政府之招請本日赴德 ○本社「三少」機於昨九時十二分由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本日午五時十八分安抵巴西之聖多斯



汪精衛先生會見記

汪精衛先生會見記



汪精衛的和平救國運動如

今已漸漸整備若舉國一致的陣容。在最近的將來中央政權將見樹立。以副中國五萬萬民衆的輿情。在完成正統國民黨的組織後，經過了在南京與王克敏

樂鴻志兩氏臨時及維新兩政府代表的討論救國大計。並臨時推新兩政府聯合委員會的新政權協力決議以及新政權組織的政治的階段。汪氏如今寓居在上海做國路的一角落的私邸，閒靜地默想將來政治發展的和平信念。汪氏好像脫離了過去慌忙的政治動向，而得到一種假定的，約定了記者從容的談論其對於和平建國的信念。記者於九月廿六日午後四時赴汪氏住宅訪問，被帶到應接室等候，不久汪氏便出來坐在沙發上，而與記者晤談。汪氏回憶過去廿餘年的轉變無窮的革命生活，好像有新的感慨似的，吐露其心境：「我直到今日為止爲了中國的發展，具有無數的慘痛經驗，但卻沒有像在這次中日事變那樣賭過生命的經驗。去年法屬河內，同志會仲鳴被刺客擊斃時，我已經發表了決爲和平運動犧牲生命的聲明。我的這種心境現在尚沒有絲毫的變化。和平運動愈

吳世信大帥
平川清風

先生同卷林述

處言則生之最高勉之望也。汪氏此次不幸之奮，非僅對於其中。而因此決不棄之，將身事而小德汪氏抗日之精神，願成其山河，夜德意日之風，其難安秋，之誠惟此使此決而國之志勇之士及人民甚所感其德也。汪氏此次不幸之奮，非僅對於其中。而因此決不棄之，將身事而小德汪氏抗日之精神，願成其山河，夜德意日之風，其難安秋，之誠惟此使此決而國之志勇之士及人民甚所感其德也。汪氏此次不幸之奮，非僅對於其中。而因此決不棄之，將身事而小德汪氏抗日之精神，願成其山河，夜德意日之風，其難安秋，之誠惟此使此決而國之志勇之士及人民甚所感其德也。

進行下去。困難的事件愈多。然而無論遭遇任何的困難，我決要把它克服。只爲和平救國的大目的，勇往邁進而已。

我好幾次聲明過

這種愛國的信念

但今日尚未獲得中國一般民衆的諒解。其原因並不是他們沒有諒解我的運動。乃是重慶的頑固魔手妨礙着我的和平運動。據最近由中國內地來上海的人所言，我的聲明和意思全然不達到內地。即由此看來，掩蓋中國民衆的耳目，乃是重慶政府。要補救這個缺陷，乃是再建新中國之最緊要的事。汪氏的眉宇顯露了愛國之念，並懷革命家之銳敏的氣魄。汪氏談畢後，記者遂與他開始作以下問答。

問：汪氏談畢後，記者遂與他開始作以下問答。

答：我在東京的一切行動都守秘密，所以不能作詳細的批評。日本雖經過二年的戰爭，但後方却很穩定。我以為這是日本民衆都諒解戰爭的證據。問：重慶政府與汪氏對和平建國的態度？汪氏以中日事變的解決而和平建國的態度。答：重慶政府與汪氏對和平建國的態度。汪氏以中日事變的解決而和平建國的態度。答：重慶政府與汪氏對和平建國的態度。汪氏以中日事變的解決而和平建國的態度。

答：過去重慶政府之指導政策的重點，是謂日本爲滅亡中國的國家。人民必須爲救國抗日到底。他們把這種思想深深地灌輸到民衆心裡去。這種心理在中國人民也很澈底。

問：怎樣才能把重慶和平建國的運動以及高舉抗日救國旗幟的運動。

答：過去重慶政府之指導政策的重點，是謂日本爲滅亡中國的國家。人民必須爲救國抗日到底。他們把這種思想深深地灌輸到民衆心裡去。這種心理在中國人民也很澈底。

我們必須變更

這種指導政策

而謂日本決非滅亡中國的國家。如果說明與日本協力建設東亞的責任，則他們自然將會產生和平運動的信念。如果沒有這種信念，則上述和平建設的目的便不能達到。如果以信念邁進於和平運動，則無武力也用不着悲觀。在現在的環境之下，如果我有武力，恐只徒爆發內戰而已。我因為沒有武力，所以時常受着蔣介石的壓迫。然而我確信：我因為沒有武力，所以才能抓住人心。

問：關於新政府的和平救國方針，您爲國民黨主席，不知您的見解如何？事實上中國在過去十四年間都由國民黨一黨專政，據聞新政府將實行國共兩黨之混合政治，其理由如何？

答：新政府的方針除了國民黨之外，也想聯合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以集中全國的力量。在土廣民多的中國，國民黨雖具有爲政治的中心的標準，但其他各黨各派對於我的堅強信念也持有深刻的理解，我想與他們互相提攜向和平救國運動勇往邁進。最近我曾在南京與王克敏、梁鴻志兩氏會見，懇談到組織政治委員會的問題。我想要發見全國一致的諒解點，以便使政治委員會迅速的成立。

問：中國與日本之真正的協調政策，即收拾事變的最理想的政策究竟是什麼？

答：關於這問題，

我只想明示兩個

要點就够了

其一，中國之準殖民地地位是東亞和平的障礙，必須予以剷除。其二，共產主義的侵入也是同樣的障礙，也必須予以排除。要排除上述兩個障礙，在中國是最緊迫的要求，恐怕日本也有同樣的意見吧。向這兩國的共同目標邁進，乃是實現中日間真正的合作的理由。

問：關於中日經濟提携的根本方針，有何意見？

答：原則上只樹立兩國都能獲得利益的政策就够

此誠以爲痛心疾首者也。現

在東亞秩序之危殆如此其甚

則對症發藥以匡事於東亞形

勢之建設實有待於中日兩國

人民之共同努力也。貴國倡

導於前，敝國者亦已銘深且

巨有決心共赴行見經濟提携之

義共身之義務將被排擠絕跡

東亞而中日兩國人民依於共同

的而一致努力之結果必能舉

共存共榮之實使子孫永安其

福而此亦不啻我身之犧牲也

可謂代價而後先烈含笑於天上

矣。此語不敏等以的至致力於此

者。

勸示救國懷德以候

明教者不查其意者

無察身此並致 啓

台祺

汪兆銘評記

九月十七

了。中國人民今日尚懷抱疑念，以爲日本將藉經濟合作的名義，而實行經濟的侵略。然而我深信圖謀雙方的利益，雙方才有合作的可能。我打算在這共同利益的宗旨之下，進行經濟的提携。以上是汪氏用熱情的態度或冷靜的態度說明了他

對於和平建國的決心。最後，汪氏又發表了以下強有力的言辭：

「中國如今期待着能够分擔關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如果有機會給它分擔這責任，它很喜歡向新秩序的建設邁進。爲了中國與日本協力，我衷心希望著日本給中國分擔這責任。中國既然要分擔這責任，則中國必須具有能力。」

這種能力就是

獨立和自由

中國具有這權力，始能擔當新秩序的建設。日本是東亞的先進國，我承認它有指導的權利和義務。我希望日本應諒解：爲了中國實行如日本所期待的責任分擔，中國的獨立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我以爲孫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和六全大會的宣言是與日本的東亞協同體理論一致的。我希望中國以新的激勵與日本互相攜手去建設東亞新秩序。」——題上照片汪兆銘氏與村社社長（下）田知花本社上海支局長。轉錄自汪氏於上月與村社社長、平川本刊主幹談話之原筆。

本社「ニッポン」機橫斷
安達斯山脈成功
決飛向戰亂中之歐洲

在世界一周大飛行壯途上，由北美向南美飛進中的本社「ニッポン」機，於啓程後第三十三日之九月二十八日又衝破了全航程中次於橫斷太平洋之第二難關——橫斷南美安達斯山脈的一段。（「ニッポン」機一路征空的捷報，見每期「半月日曆」欄）現已走向第三難關——橫斷大西洋，敢然飛往戰亂中的歐洲，掠過地中海，經近東諸國，飛回遠東。唯原定路線略有變更，中止訪問倫敦，巴黎，柏林原定計畫，計自橫斷大西洋抵達歐洲後，經蘇聯，飛馬德里，即赴羅馬，羅馬以次東回航程，則仍如其舊。關於橫斷安達斯山脈及大西洋時搭乘者之筆記，擬於下期刊登，以饜愛好航空文學的讀者。

大正文壇怪傑『白樺』派重鎮 武者小路實篤的思想與作品

許 穎 · 四十年
來日本
文筆人

青春氣概橫溢照耀人生光明的理想 人類愛作準則對愛情轉新的處理

自然派文學銷沈後，文壇成爲各派爭鳴時期。其中以『新思潮』派擁有相當勢力。與之先後出現，而能與芥川龍之介、菊池寬等人不相上下者，厥以武者小路實篤爲中心的『白樺』一派。且一時有說特凌駕，超越而過之的意向。竟以非常的影响力臨於文壇，如火燎原之勢，燃燒全青年人的心。在文壇的地圖上，逐漸染上廣袤的色彩。此派因雜誌『白樺』而得名，全盛時期在大正時代。但創刊倒是在明治末年的事了。

白樺派的成功，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後，一面受柏格森創造進化論的影響，一面因歐西人道主義的盛行，遂以托爾斯泰的人類愛與世界主義的汎愛爲標榜，而取得文壇上優越的地位。

原來白樺派文學的成長，是於自然派文學感到失望；對當時世界的不安狀態發生喟歎而產生。本係血肉一致的人間，自然派偏於物質而忽略了靈性，遂使生活愈益枯乾。白樺派雖是沿了自然派的路途而來，但一切都處於相反的地位；自然派在探求人生的暗面，懷疑而無理想，獸人獸世的觀念極爲濃厚；白樺派文學却是光明的，進步的，有理想的，描寫人生的明朗處，充沛樂天的觀念。在迷入人生的黑暗角落裏，燃起一支火把。

此派理想的中樞，導源於佛陀的慈悲，與基督的仁愛。在生活上要求外部生活與內心活動保持一致的平和。雖不是什麼新的思想，但對於文學總是增入不少新的意味。其重要之點：是具體的表現力的發揮；人世的歌頌，使文學的思想從否定的態度轉向肯定的生活，遂使題材的主觀多

於客觀；從實際移到直覺；積極代替了消極。將實際論的觀念移植在文學的界域內，確屬極大的功績。

白樺派的另一特色，便是情感奔放的流露。這種情感，在自然主義作家的筆下，是嚴厲的抑制而後不使發洩出來的。因爲依了他們的見解，文學的描寫應該全然是客觀的，作者善惡之見是不當出現於篇章裏的。白樺派的作品却是一任此種情緒的奔放，發出激烈清新的奇香。亦由於此派諸人出身優越，沒有以文字謀生活的必要，故可以不爲社會上的風氣所左右。屬於此派的作家，如有島武郎，志賀直哉，里見淳，長與善郎等人，都是以人道主義爲出發點，漸走向各自所開拓的新路；其中始終不稍變更，思想的力量給予社會上最大的波動的，當推武者小路實篤。

武者小路實篤爲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生於東京市。三十九年時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社會學系肄業，翌年退學。四十三年四月與志賀直哉，木下利支等人創刊『白樺』雜誌。原先生在學習院時代，即與志賀氏等四人間，編刊傳覽的小刊物。四十一年所寫的小說『芳子』爲處女作。大正四年夏『我也不知道』在文藝座上演，這是戲曲的初登舞臺。七年開始，在日向建設新村，前後發表關於新村的感想和論文甚夥，更將那股熱誠與理想，體現在小說『幸福者』一書內。世界大戰之際寫出一個青年的夢，是夢想者對於生的憧憬的戲曲。十四年離去新村移居奈良。此後數年編輯『大調和二獨主人』及『星雲』等雜誌。作者以中篇『可慶賀的人』見稱於世。然當發表時（明治四十三年）極爲時人非

笑。作者在『白樺』的記事欄內，用『無事』的筆名和人應戰。但，時間終是最好批評家，作者獨特的價值，不久即爲社會所承認。長篇『某男』即是作者的自敘傳，記他在文壇揮灑的經過，與內部生活的變遷；他的優點及缺點，亦寫得極爲清楚。書中敘述他的初始是如何被托爾斯泰所激動。他的作品確與托氏有相通之點。但，此並非指作者爲模範，祇是說明心坎有時有相同的傾向，而作者亦別有其本來的生命伸張着。且作者後來更對梅德林起有信心。同時他所欽仰的是釋迦，孔子，基督等聖哲；在先輩文人中，對於德富蘆花，國木田獨步，夏目漱石亦有相當的尊敬。從這裏，似乎對作者思想所由來的路，可以尋出一些痕跡。

作者富有理想，亦願使那理想實現。在日向建設新村，受盡種種阻難，社會的譏笑，親友的責難，他都不顧，祇勇往直前，力圖實現。對於事業，對於人生，無不有傾全力以赴的精神。如『一個家庭』裏的次郎，爲了哥哥與使女的相愛，既毀滅了自己對她所生的愛情；更負了保守秘密和維護她的托付，忍受疑心對方即是他本人的流着，與父母的苛責。但那股勇氣終於感動了父母，成全了那一雙情侶，這武士般的心腸，確有幾分吉詞德的俊氣，夢想般追求一個理想。他願意與人之間，當以『愛』的心互相做溫暖的握手，通過人的心臟肺，保持了這有力的信仰。更使擴張成爲愛宇宙的心不達到核心不止；永久的生命不歸入浮繁之境亦不滿足似的理想，所以作者或不能成爲文學家，亦足以成爲一個思想者。

作者作品的本質，徹底沒有技巧的存在，有許多時候，分不清是小說還是論文，是戲曲還是對話，文字和形式上都有極大的改革，容許極寬度的自由，不受任何拘束，對傳統的規律，毫不遵守，直是兒童的自出語。如果有技巧，亦是那古舊的單純的手法。他沒有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及與他同派的志賀直哉那般在文章上的雕琢和

『同命鴛鴦』讀後
（作者方之英）
陳 曼
一華文大報每日第三卷第五期
一藝海電影劇本選一
『同命鴛鴦』讀後
青年男女迷惘於現實而以籠統的途徑，對其理想中的光明的追求，而結果一併陷於不幸之運命者也。『說』明『鴛鴦』一劇，我描寫了黑暗，混亂，飢餓，也寫了血淚；這是一部至不清潔的污穢圖本，這裏只有庸俗的方法展開了情節，却沒有攻擊，沒有偉麗，只是忠實的刻劃，我以爲舊的過去，也就是舊傳統的遺產的產生。『說』明『鴛鴦』
僅僅用了四十四幕所描繪的短戲，僅僅用了不到一萬字的四十四幕的脚本。『這東西竟給我以深刻而嚴肅的印象，使我一氣的把它讀完後，深深的呼了一口冷風。
不錯，故事是平凡的，人物是簡單的；可這『平凡的』會給人以奇突的感覺，『簡單的』會繪出了複雜的局面。這種祇用兩個主角去暴露『誤認現實』，去追求『夢想中的光明』，委實是一個相當偉大的成功。
作者雖然自謙『我所讀過的具體一點的電影脚本很少』並且『終覺得有點不成東西』但事實給我們的是『一部專變二年多的中日文壇一部僅有的作品』我對這句話，有三點將它說明：
第一，技巧用筆方面是够上相當靈活的；許景明和李芳的遭遇，在



『同命鴛鴦』讀後
（作者方之英）
陳 曼
一華文大報每日第三卷第五期
一藝海電影劇本選一

洗鍊；比起鬱鬱的谷崎潤一郎，則成了
缺少色和香的無花果。

然而，此等文章，語彙雖是貧乏，色調
雖是淺淡，但平明快當，暢爽動人，亦未
始不能成爲文章的特質。率直成了清新，
激情有力的筆致，集言文一致體的大成，
被稱爲新的文體創造者。此蓋因作者的著
作，亦非輕率任意而成，曾是經過艱苦的過
程。作者以爲隨便寫來的東西，即想打動
讀者的心，那是太會貪懶。如「可憐的
人」不見世面的人，雖似信手拈來，輪廓
粗略。但其中個性魂魄，躍躍出動。甚至
所寫歷史上的人物，如「日本武尊」「大國
主命」「一日的素戔嗚尊」「三十八歲的耶
穌」等篇中的人物，無不有作者的個性語
調，鏗然震響。故無論書中的星，花，
樹，草，甚至鳥獸和小昆蟲，其中無不有
作者的人格與個性的參出。岡本一平曾
云：「劇中有神，神非他，即爲武者小路；
亦有惡魔，惡魔非他，亦是武者小路。少
年少女，乃至山川草木無不附以個性，以
武者小路一人人格貫之。因之劇中的強烈
感及魅力，均由此而生。此語誠屬的評。
在強烈的熱情外，作品中還蘊涵有他那
崇高的風度。作者是十足男性的人，到處
用了真摯犀利的筆鋒和極爲快樂的情態。
來宣導人類的愛。人間萬歲」戲曲中，使
人人都實備自己，在人世的濁污，騷擾，
欺詐，驕妄，貪婪，等缺欠以外，應該再
去尋找一點人生的光明和幸福，借了神靈
世界讚美人間。

「第二的母親」是武者生平最關重要的篇
章。由此篇中的事實使作者改變了人生觀，
成爲一個新人，鍛鍊成爲人格者。因爲一
切都似從伊人再生過的，所以稱她爲「第
二的母親」。這像蒂蒂羅絲對於但丁一般，
使我們的詩人在失望中尋出更生的路而寫
成「新生」。「第二的母親」在武者小路亦略
有如此的意思。因爲失去了她，纔引導作者
走上文學的路。著者自己亦曾描摩，若不
失戀，不接近文學亦未可知。緣於在光他
本對政治極有熱心，想成爲政治家的。所

以這一事實實是作者成爲文學家的關鍵。
我們的作者十六歲時，便愛上了從大阪
來東京的十三歲的貞子。由此時常出入伯
母家中，藉便和她們姊妹見面。姊姊靜
子最初好似對他多着一些好感，但他却淡
然不顧祇是傾心於貞子。此後三年間，他
都處在不安的生活中。每天必往伯母家去，
既想不被人討厭，又不願被人識出。雖然
心神不定，亦忍耐煩悶等候阿貞從學校歸
來。又有時在路上探望，看到她的影子亦
纔安心。不看見時便寂寞而生氣。從貞子
來了，拒絕阿貞散步和遠足的邀請，朋友
亦漸稀少。以能得到與貞子談話爲愉快。
使性急的他，變成爲鎮靜。當假日便去和
貞子姊妹及堂妹們歡樂的合唱，與做跳繩，
捉迷藏的游戏。阿貞一和別個男子與致很
好的談話，便不愉快。可是，他對她卻從
未表白過愛情，祇是偷偷的愛了她，又偷
偷的想藉她，而漸漸熟悉了這般寂寞的生活。
他的意念中將阿貞推崇至高不可及，這點，
是失去了她的主因，此外還有懦弱，難於
打破環境，致失去了那個機會。在當時阿
貞對於他是不即不離，亦親切亦不親切。
當他因一時氣急寫了兒童般舉動的絕交的
信交付她。她却很溫柔的回他信，願如兄
妹一般。但這信被他的母親發覺，責怪他
一番。此後雖能再去伯母家，但已嫌惡於
有被人知覺的心了。有人投函說貞子與男
人同行，他不但偷看過，且將那信交給了
伯母。一直到許多年後，阿貞竟以爲那信
是他寫的，所以纔和他疏遠的。最後辭行，
母親亦不肯容許他們有單獨見面的機會，
這在他非常的難過。周圍的人們祇覺得他
變成陰鬱乖僻，而不知他是失戀。及貞子
嫁後來臨，暗中的握手，使兩人都似對往
事有深長的眷戀，而懷有歉仄的心情。僅
是這一瞬間，他得到無上的快慰，想了即
使在這時被殺亦該是幸福的。然而命運改
換不轉，自是無可如何而分離，寂寞終又
襲來。其後他又會到過伊的夫家去訪問，
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情意不能再牽
繫下去，他遂開始從事文學，朋友亦漸多
了起來，在寂寞中看出嚴肅與希望。

「第二的母親」用回想斷片寫出，其間是
比別的作品更細瑣而缺少連貫；然而
也比較更真實。統篇所記雖無若何大的事
故，祇是些細微的事情，零落的散珠似的。
但內中充滿着熱誠。那熱誠便是貫穿了這
些散珠的串繩。在作者如這般斷片星零的
作品是很少，但那女主人公却時常出現，
如「思厚老實人」裏的「月子」和「一日
的夢」及「A與運命」裏的「陸子」都是
阿貞的化身。作者自稱「第二的母親」複
讀一次都不能終篇，因爲生怕對不起妻子。
可見作者是何等的重視他的初戀，而又怕
由此引起回憶會給他帶來更深的痛苦。
作者曾說如果能和貞子結婚，當比現在
更幸福。可是設若作者能成爲那理想的幸
福的人，亦許將不能成爲文學家的。

五

戲曲「妹妹」，不但是白樺派代表的著
作，亦可擊作大正時代文壇少數傑作中的
收穫之一，作者傾注所有精神表白全般思
想具體的結晶。以人類的生長須互助總能
使自己的發展是有意義爲主旨，同時更應
知道自己的力量而擴大深刻下去。妹妹一
劇即是表達努力使自已之力伸展的悲壯
故事。爲了發育和擴大自己，世界上任何
不幸都甘受，即使災難和侮辱，亦要用做
養自己的食糧，大有基督從容就難的神色。
這，即是主人公的信仰。

雷家野村廣次，戰後盲目，和妹妹寄食
在叔父家內。想藉了妹妹的手開拓新的事
業，來從事寫作生活和妹妹的前途都繫在
這一個渺茫的希望上。雜誌編輯西島當途
還退稿來暗談時，被這一雙兄妹悲慘命運
所感動，又決計採用那文稿。然而這含有
血淚的著作問世後，很少有同情的反應，
有的嘲罵，和責諷。同時叔母又來逼迫
妹妹，強要她嫁給遊蕩兒相川三郎。因爲
叔父是相川家公司裏的職員，如果不依從，
就有被免職的可能。西島要救脫這無辜的
女兒，使他們兄妹離開家庭，由他供給兩
人的生活。但他的收入有限，終至出賣書
籍支付用度。對於妻亦引起誤會。而靜子
的隣人却勸說是去做賣淫婦，當被她拒絕

四十四個小幕中竟描繪得沒有一分
可再插進出去的情節。這是說「同
命鴛鴦」的「命」字寫到此種地步，
已經是一個豐滿而美觀的成賦，如
果再加上一一些無聊的景象，必定使
這東西嫌冗繁，這是一個活潑而生
動的緊湊的東西，無論在劇中的對
話上說和寫景上說。

第二，配角史綱，在本劇中雖占在
一個不甚重要的角落裏，可是關於他
的遭遇和結局，無疑的是給「同命鴛
鴦」的「命」字上，塗上一層深刻的
色彩！在第二十三幕中（是一間軍醫
獄的典獄長私室）一方面示意史綱的
命運已被他潔白而堅定的意志所註
定，同時也暴露了對方的殘暴！在第二
十五幕中（一個舞場的門口）一方
面示意了李芳的祕密已被許景明所
窺破，同時也在用極簡捷迅速的手段
來公佈了被李芳所挽着的那個人的
可惡。這些都是編劇者的場面；而作
者竟用了「畫龍點睛」的筆法所寫
出。

最後是談到作者的意境問題了。
作者所取的意境祇是一個「故事」，
一個用「鋪敘方法」來「展開了情
節」的故事，但談到對象是相當可令
人驚訝的。我以爲作者這一篇東西勝
似一篇十萬言的板着面孔咀咒咒罵爭
的宣言，同時也強如用一種極卑劣極
不理性的言詞去詆罵我們所愛「政
擊」的對象。如第一幕（一個市鎮）
的末一句第二幕（B. H. C.）和第三十
幕（有庫）等處的描繪，都是抓住了一
個事實的核心，而加以強烈的着色。
我們讀了這一篇震撼文壇的東西
後，我們把二年的多的熱戀微微的，
壓平下去一點，但我們不以此點爲
足，我們狂呼出兩種志願：第一我
們希望「同命鴛鴦」在不久的將來
給我們搬到銀幕上去；第二我們希
望大阪每日現在所徵求的「長篇小
說」給我們的更大的慰安。

九十四・一九三八・讀後第三三天

了後，遂又生出她是西廂的外家的流言。既感到哥哥的事業一時不能開展，反累拖了旁人，她決計犧牲自己，回到叔母那裏，低頭承認那件婚事。被西廂和哥哥曉得這件事時，是極可憐的說着，「因為還生活着，尚可見得及哥哥的事業。即使哥哥不以我為妹妹，和無論怎樣的幸福我，憎惡我，我在暗地裏還是為哥哥祈禱。」一個強的廣次，亦感到世間的無情，消不去包圍着他們的災難，更無從批評妹妹的舉動，頭低却敵不過命運的聖手尤哉。

此書寫作時，自稱「曾一面哭一面寫，後來在海岸上踱着，一思索其中的情節時，淚便來了。又沒，一面哭，一面笑的事是常有，但總沒有寫作此書時笑得厲害。因此哭泣對於此書，不知該是長處還是短處之的確，挫折那兒妹妹的悲劣命運的慘慘與否，實能引起讀者的心與，無畏的悲哀纏着。這時，真不知是該繼續讀了下去呢，還是閉上書放下好呢。讀下去，不但怕有更慘痛的局面出現；而且那痛苦在讀的人亦須分受一半。因為讀者與書中人物，被作者的手連結在一起。作者表現，是身心相合，非常的單純而有力量。那是一種能將萬物變通，應使人同化，能使人不得不依從他的意志的無上的力。

在作者的任何作品中，都瀰漫着這般的力量。而這種力乃是由痛苦中瀰漫出來的，他的作品，表皮似悲涼，實際上並不悲涼，作者在著作中的經歷，他說，「不懂得我的力，我的淚，與我的心的點滴的人，不會懂得我的著作。在作品裏不能感到我的血者，是與我沒有緣分的人。熱情在字裏行間洋溢出來，感動着人，雖然那文字並不是怎樣華美而無損的著作；但這種熱情的力却能使入明確的感到。作者的成爲偉大，亦是由於這種力。」

六

與「妹妹」不屬於一個系統的作品，而可以作爲武者小路兩性觀的著作。如「友情」寫野島對於杉子的失戀，將幸福的結婚者和失戀者，都以同樣的樂觀的態度來稱頌。而「一壽命運來安排的老人，不願被青年人的幸福，奪去自己」受苦。「愛慾」則寫憤於與兄信一臨於戀愛的美貌的

日本帝國大學一瞥 9 完

八、名古屋帝國大學

本年四月成立 年齡最小的帝大

只有醫學部、理工部在籌設中

名古屋帝國大學，係今年四月一日才告誕生的日本年齡最幼的帝國大學。在現在既有以前身的名古屋醫科大學，昇格爲帝大之醫學部的一個醫學部而已。待明年春將開設理工學部，是故，今日的名古屋帝國大學，是一所單有一個醫學部的日本最小的帝大。

但是作其母體的名古屋醫科大學，是在明治四年（西曆一八七四年・清光緒十年）五月，以舊名古屋藩評定所（評定所爲舊川府時代的官邸，與今日的行政裁判所同）充爲臨時病院而創立醫學學校時爲其濫觴。故其歷史頗爲悠久，其後並經過了好幾次的變遷，直至今年昇格帝大爲止，二十年來，本地的縣民市民莫不熱烈地繼續其昇格運動呢。

初代總長已任命東京帝大工學部長電氣學界的權威家濫澤元治博士，醫學部長爲皮膚科專家的田村春吉博士，理工學部長雖尚未見正式發表，但已內定爲九州帝國大學工學部教授生源寺順博士。濫澤總長如其所專攻電學一般，以態度銳敏的神經線使全身遍受感覺，是一位機敏靈敏的人物，對於目下將誕生的理工學部的分設工作，發揮着不凡的敏腕，銳意地籌備着。

醫學部長田村博士，其風格較總長稍異，具有飄洒瀟灑的天真氣概，與其接近者，便感覺宛如身被春風時的爽快之感。在這位學部長之下，醫學部的陣容堅實，都是日本醫學界裡佼佼有名的「一流學者」，在設備方面設置有全國無匹類的X光顯像機（X-ray），這光學施設是名古屋帝國大學唯一可誇耀的。

附屬醫院長勝沼精誠教授，爲帝國學士院的會員，內科學的權威家，他的血液研究爲日本有數的學識，他是元老西園寺公望公府的主治醫官，是個聞名的人物。外科有齋藤眞，關原眞一兩教授，名古屋帝大的醫學部外科的這兩位名手的搭配，可說是日本各大學中的唯一美善的外科了。關原外科是專使用胃鏡，將胃內的活動收入於膠片的，在外科，攝影機提供着貴重的資料。齋藤外科也不示弱，對於血管的攝影爲其得意的貢獻。眼科有小口氏病的發見者小口忠太教授，他是以其言沈默的醫學學者而聞名的。

基礎醫學方面，當首推以研究「汗之生理」在世界馳名的生理學之久野寧教授最爲有名了。他並且又是一位醫學界的國際人，不但中國人連外國的醫學者們都與他有關

關的交際。細菌學的鶴見三三教授，也是一位有名的國際人，曾與國際聯盟有關係的關係，是一位有名的流行性感同病（Influenza）的研究家。解剖學的長松美一教授是一位熱心的基督敎家，而且是一位「詩作」的有名詩人，真是一位「解剖學上的詩人」呢。研究精神神經的杉田直樹



教授是一位以輕快的筆法活躍於新聞雜誌上的醫學者。

理工學部現在靠濫澤生源寺學部長的手腕，正在設意地擴設教授陣，故目下還在本部展覽場上的觀界以外，只好待他日再來介紹了。——右圖攝影名古屋帝大正門

（本社名古屋通訊記者執筆）

妻子代子的淫聲，這對於中英次的苦悶，最後竟將妻校殺的悲劇。個個偏狹的男子對美而的愛好，對於兄的崇拜，對妻子的嫉妒，紛紛交讀着苦惱了他。

作者將人類的愛推廣至最難解決而最複雜的三角關係上，這亦是多數作家喜歡採用而難於處理的題材。作者對此，既不是取了看穿而嘲笑的态度，亦不是由本能和盲目來解釋，不是悲劇，亦不是鬧劇的喜劇。他祇想從這上面做出比原來更進一步的解決。他雖然有生成的宿命觀，無從打破，但在可能中亦極力尋求調和而合理。和「愛慾」相類的戲曲「四人」裏，就有這般的理想。

弟弟幸男愛上哥哥的提特兒，實際道子和哥哥與男兒愛着，爲了遮掩耳目，他和幸男虛寫交好。當弟弟和妻要求張男從中給聯合時，他感到了煩惱，愛慾而，愛道子，愛妻子亦愛弟弟。和道子間覺得兩人最難地處，不能自己承認是罪人，事件想依舊推延下去。但那關係終被破壞，而道子和別的男人結了婚，沒有破壞這個家。却許個弟弟留下一些痛苦。此劇的顯職是一個男的末日，失掉道子結婚後，妻的妹妹多子，又來他家做稿特兒。對那純真的少女，個男又生了野心。一面愛妻，一面更愛多子。祇是覺得妻早和自己成爲一體，對多子則燃燒着新鮮的興趣。當這事被妻揭穿了，逼他在這門姊妹中選擇一人時，他卻要求妻不要離棄他；多子亦不能回到母家去，至少亦得留下幾個月，完成他的願。是這三人還能安然如舊的處了下去。然而終不能得到妻的諒解而自殺。三角戀愛的轉機，作者在此劇的末尾亦用了悲劇作結束。但，作者重要的思想，是追求三方面的融洽，而且都能幸福的生活下去。這在別一類類某人的話裏，是更爲明顯的表示着。

夫和妻的性格在生活上不能同化，所以妻對同情者較爲接近。在這夫婦心中正不安時，又跑入安子這第三者，遂使主人公迷上了她，且生了孩子。然而却不願因此使其妻房子，發生不幸，希望自己幸福，安子幸福，房子幸福，甚至以稱做房子的愛人那人也幸福。努力的結果，沒有使

九、京城帝國大學

半島！大陸上文化的南針

却從來沒有過中國留學生來入學

朝鮮半島的最高學府京城帝國大學，係創設於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二年），故其歷史可謂屬於淺近的。以法文學部及醫學部合共起來的日鮮畢業生總數，也不過才有送出一千二百名的情況而已。學部除法文學部醫學部外，又新設立有理工學部；但此理工學部因係前年才設立的，故現在的高級生才昇到豫科二年級（豫科三年本科三年的制度），須待至昭和十六年（民國三十年）度，此學部才有大學生出現。

自日鮮合併以來，朝鮮的產業教育交通各部門，頗有一日千里之勢。但迨至大正八年（民國八年）故實業實子爵就任朝鮮總督時，爲完成自初等教育至大學教育，供準備日本內地的教育制度起見，設立一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將日鮮朝鮮野的代表的教育家及有識者，悉羅致任委員，經慎重審議的結果，於大正十二年十一月設立京城帝國大學設置委員會，翌年大正十三年公佈官制。

初代的總長爲逝世不久的中國哲學權威家服部宇之吉博士，他在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完成了大學創設案，辭職告退以來，繼任總長者，便是現任的總長文學博士瀧水滄氏了。他是心理學論理學的專門家，直到大正十五年赴京城帝國大學履任爲止，是任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教授，本年已六十六歲，是一位渾厚的純學者風格的人物。他任總長後便說對於新設的理工學部，及創立漢藥的研究機關，特異存在的附屬生藥研究所等盡力舉辦，躍進的京城帝國大學，其得有如今日的隆盛發展者，實負於博士的努力爲多。

洋哲學的人物，是從新設高等學校轉任過來的，他是一位西方訓練的醫學學者。又



醫學部長今村豐博士是一位解剖學專家，以研究「日本人的循環器系統」馳名於世界，係京帝大名譽教授足立文太郎博士

門下的逸材生，是一位極樸素醇厚的人格者。

現在各學部的教授陣容如下：法文學部的教授一共有四十四名之多，其中最負盛名的當首推心理學的泰斗東葉古澤閣君的黒田亮博士；及「論語」的權威家拜受過調前進講光榮的中國哲學者藤塚藤博士；及西洋哲學者以流麗的隨筆聞名的安倍加或教授等爲最出色。京城帝國因爲是朝鮮半島的最高學府，所以朝鮮語，朝鮮文學，朝鮮史等，在別個帝國所看不到的特別講座，在京城帝國大可以說是一個最特色的了。朝鮮語，朝鮮文學的大家，有高橋亨，小倉進平兩位博士。朝鮮史先前有一個世界數一數二的朝鮮史學者今西龍博士獨自放著異彩。但在其遺世後的今日，是以藤田亮教授來繼其後任的。

醫學部當以藥理學的大澤博士，病理解學的機光博士，臨床學以產婦人科的高橋博士，眼科的早野博士等最負盛名。因爲地處半島大陸的關係，京城帝國對於大陸的關心，尤爲強烈。以連水總長任會長的一京城帝國滿蒙文化研究會，是早已就由教授與學生所結成起來的；自昭和八年以來，利用每年夏季暑假，前往蒙疆各地，做實地踏查，回來報告其貴重研究，且自去年起改名爲「大陸文化研究所」一再擴大其研究的範圍，機構也大大強化了。去年夏季以本京城支局的後援，所決行的山嶽部員的蒙疆學術探査隊的報告題目，爲「蒙疆的自然與文化」，爲一部很精彩的報告書，且又是一部關於蒙疆的有益的指南。本年夏季也再研究「蒙疆原始住民的人類學」派遣學術探査隊，前往蒙疆繼續作費重的研究。此外又有由法文學部醫學部的學生所組織的「大陸學部調查團」前往華北大區探査其所處的地利之效果。又該大學自創設以來，各學部俱未曾有過中國留學生來入學，可是畢業生進出於滿洲半島的各部門，及以滿洲爲主的大陸去發展的人物實在是很多的。——

家庭關係，兩女子間亦爭吵的故事。現在相安無事，將來也似乎可以相安下去。這是作者三角關係一種理想的解決方法，在實行上還會有相當的困難。如作者本身不亦通過這般的觀察，想調合却未能，終不得不使在先的份子別怨。

七

作者的寫作範圍極廣，小說、戲曲、雜感、隨筆、詩歌、論文等無不涉筆。但以戲曲的數目為多。這種題材，對於作者似有少許的方便。他既熱心於表白思想，滔滔不絕，口而出，便講不及讓尖來得快，因很少再有餘暇，詳細的去描寫環境，因此大都難於取得十足的舞臺效果。而且冗長的臺辭，有時令人感覺着有過分的贅言，倘若無人而得意的獨語。此種缺點，即在「姊妹」一劇中，尙自難免；其他各篇，則確堪堪甚。然而，作者亦有其難掩而顯露的天然才賦，即滑稽風味的加入，便使那冗長大論不立時教人的頭腦發脹。作者的滑稽天才亦顯露的顯而易見，「我也不知這」劇中的好苦和做對答，「我王」的一席話，還有短篇「迦留陀夷」裏那兩個聰明的人，但一見女人便無不失態的揮霍子弟，和人家發生關係，卻從可笑的對話，都甚機巧，而令人好笑的言辭。和此相類的，尙有許多，都和那些冗長的對白同時散見於各篇裏，使互相成爲抵銷。如若沒有這幽默，則作者所有的作品，亦將成爲枯燥而無味的說教，所以這兩點亦是幫助作者成功的一個要件。

大正十二年時，作者的戲曲創作最盛，亦沒有前那般的氣勢。昭和二年發表「母子」小說以來，頂點轉過，裏面漸漸。作品硬硬化而板滯，成了固定的凝結體。昭和三年所發表的，戲曲「佐渡的日蓮」即係相當粗糙的作品了。因爲同一題材反覆的被應用，與情調風格從不變更勢必令人感覺倦厭，書中人物亦都是作者分身所化，尤在在成爲類型，時常被牽引到幕前來，太熟悉的人，是會減少興趣的。同時，文章的過分傾向於無技巧，亦容易成爲單調。作者的途程日短，未始不由此諸種原因所致。雖然如此，在日本文學史的一段落上，無論如何，武者小路實篤氏是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十、臺北帝國大學

致力研究華南·南洋文化

是日本最南端的一個最高學府

臺北帝國大學的創立歷史，比京城帝國大學是後近的，係創設於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到今年才滿十年的歲月而已。設立的學部，有文政學部，理農學部，醫學部等三學部，以及農林專門部，醫學專門部等兩個專門部。昭和十一年才開設的醫學部今日還未送出畢業生，但文政學部已向社會送出有一百七十七名，理農學部一百九十一名，農林專門部三百六十名，醫學專門部七十四名，合共八百餘名的畢業生，作成臺灣文化的基礎動力了。



現在對於臺北帝國大學的沿革觀察一下。現在臺灣的大學教育所帶的臺灣教育令，係大正十一年田代次郎氏任總督時公佈的。教育令公佈後臺灣總督府便積極進行計畫設立大學；迨至伊澤總督時，走人具體化第一步，至昭和三年上山總督時代，始見議設立。當時只設立文政、理農兩學部而將臺北農林學校併合改爲附屬農林專門部。到了昭和十一年一月中山總督時代，復添設醫學部，並將向來之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併合改爲附屬醫學專門部。

初代總長爲前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男爵的令兄幣原坦博士，他在前業的十年間，擔任總長，將臺北帝大的基礎築成堅固之後，始讓給現任總長三田定樹博士。三田博士爲東京帝大的名譽教授，東京帝大停年後，來任臺北帝大的醫學部長，繼任總長，係一位宣言沈默的實行家，內外的信譽莫不盡舉一舉。

原來此處帝國大學，是以研究包含華南南洋一帶的南方文化爲使命，而創立的日本南端的最後學府。故在各學部都具有在他處所看不到的特色。只因在此大事變以前，臺北帝大當局，雖抱熱烈的研究華南一帶的文化的那種意圖，但被中國抗日的政策所阻礙，不能獲得研究的機會。理農學部的磯水吉教授，曾受對岸福建省政府的招待，前往擔任指導農業技術；此舉係出於親日家的諫議的主意，雖然期間很短，但對於未脫出原始農業的福建省的農業之貢獻，實在不淺。福建省政府對此雖甚喜悅，但終爲國民黨所不喜，致此種企圖，也祇能限於一次便告中止了。情形既如此，關於臺北帝大的內容情況，中國方面或者多少可以瞭解一些也未可知，但自創立至今日，負笈於此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祇有安徽省出身的費志立君一人而已。

但此單獨一個的留學生費志立君，入學後也僅僅一學期便回國去而不再來了。然而以此次的中日事變爲一轉機，中日兩國交若能調整恢復正常，即臺北帝大對於華南的文化的任務，是大大可期待的。從這個觀點，現在將直至今日值得注意的各種研究觀察一下。首先可舉用文政學部助教授北山富久二郎氏的「臺灣之研究」，此種研究在日本學界確實屬於一種特異的（unique），因爲直至今日尚未有充分發表的自由，我未能備於此，但是其所積成的業績，將來是一定有被重視而得極高價值的。又土俗學人植原的專家藤子之藏教授，東洋哲學的今村定樹教授，南洋史的若生成一教授，東洋史的桑田六郎等，雖在戰火未熄的今日，尙且前往中國大陸去作學術實地踏查。

文政學部此外還有現任學部長矢野龍村博士，他是以前文學者聞名於世的一種學者。又擔當東洋文學講座的津田喜一郎教授，是一位著名的中國語學者。

理農學部的磯水教授是一位臺灣米的思想人，臺灣的米，其所以能改良到今日日的優秀產米者，完全由於磯水教授的指導所賜。是故對於今後華南的米改良問題，期待於磯水教授的盡力貢獻者實大焉。此外地質學的早坂一郎教授，植物學的市村教授，氣象學的白鳥勝義教授等也都是以中國作爲研究的對象，大爲活躍，故其業績實大可期待。

醫學部以研究熱帶醫學爲其唯一之特色，瘧疾的研究，恐怕是任何大學所不能追隨的，直至最近任醫學部長的水井清博士（醫學的權威），已轉任於北京大學醫學院，現任的醫學部長爲於博士，其明治時代的日本大文豪任軍醫總監的森島外博士的第二世，與父親同國讀長文筆，是一位開名的翻譯家。又解剖學的金田史夫博士是一位人類學的專家，對於土俗學民俗學的造詣尤爲深博。此學部的異彩有一位臺灣出身的社總明博士，他的「蛇毒」研究，是沒有人可由其右的了。臨床學以內科的小田俊郎教授，外科的河石九二夫教授稱爲無雙的國手，而博得極高的信譽。

（本社臺北支局記者山本博）

本刊長篇小說截期啟事

本刊前自本年二月一日起截稿徵募長篇小說啟事，向崩毀後日趨銷沈寂絕的中國文壇，投下了一付絕大的興奮劑。

簡章上前規定截止收稿期為本年六月底。這使新中國文壇上長篇小說這一紙空白曠寫的繁重工作，對於志願與再起的熱誠的寫作者，成了時間上一重苦惱的威脅。接到多少應徵者來函，要求先寄交半部，其餘請延期至七月，八月或九月，這惟有使我們慚愧與不安，感到如果因為四個月期限，摧殘了作者寫作底熱誠與讀者底殷望的重大責任。

我們決定將收稿底截止，延期至十二月末；經審選後，當選者在明年（昭和十五年，民國廿九年）三月一日號本刊上揭曉，同時於選取名額及酬金再明確規定如下：

一、選取名額

正選一名 酬金一千元

(副選一名 酬金五百元—備額)

選外佳作 十名

各贈「華文大阪每日」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應徵

紀念筆「一隻(原作退還)」

一、執筆要旨

請以今日新中國若干讀者為對象而執筆。

字數每期刊五千字定刊二十四期者。(章回體裁者請勿惠寄)

一、投稿及版權

用原稿紙。原稿請用毛筆或鋼筆寫。請註明作者姓名。國外來稿請註明「華文大阪每日」社收。稿件不退還。原稿請於每日下午五時前送交本報編輯部。入選者版權歸本報所有。不取者，本報負責退還原稿。

一、投稿截止及發表

收稿至本年十二月末截止。入選者稿件請於明年三月一日號本刊上。入選者稿件請於明年三月一日號本刊上發表。

華文大阪每日編輯處

「否定是力」

×××
經過了幾多曲折你們第二個孩子的像片被一個商人搶到我住在的這個古老的城堡來，我當時是怎樣在關心到你未來的寫作，相信，兩個孩子的嘆息，至少會增加你們思想上的情性的，而且你又是個最愛孩子的人又你的第二代不是一篇很好的證物麼？

×
我離開新北京治巧一個月，也許正是你們離開故國的一個週年，我應當告訴你，我離開了在京的好友是如何的苦痛，在那樣一個濃濃的清晨，我和幾個同行者踏上「白城子行」的軍箱的時候，一種被「謫到塞外」的預感潛上心頭，雖然W和我說：

「舊！奔往前路吧！你就算作個開拓民不好嗎！」
我對他只是笑了笑，我不願阿Q似的算作一個開拓民，我心裡有着極大的委曲：我不能對我的友人說那些失意的話：「前路是某一種自私的人擺出讓我來走的！說走，勿寧說是跋涉」，因為前人留下的跡跡是極艱難而又泥濘的。

×
我的同行者K在車上講了一些古希臘的神話，雖然我的思想上已竟討厭那些唯美唯神的神話，可是，我倒喜歡瑪利亞和那個疲倦的旅人的故事，在一片沙漠上蠕動着瑪利亞的駱駝，駱駝前邊行着一個牽着牠的那個疲倦的旅人，這該是多麼雄偉的畫面呀！

×
我們穿過了許多陌生的村莊，哈拉海，王府，我們滑過去了許多荒蕪的田野，那些開着不健康的白色花朵的蕎麥和黃了長葉子的高粱，我們看見了，而且坐在我們一個車箱裡的儘是一些純樸的莊稼人，蒙古人，旗人，朝鮮人，我們他們，好像差了幾世紀似的，我們談着「三成年景」的話。

×
晌午我們經過一個新開闢的有着旗公署的市鎮，換乘大汽車到松花江沿，坐著不太進化的小汽艇讓汽艇繞着沙島前進着，等我們踏上對沿的溼潤的一片軟沙，搖過沙扁，我真的扮演了那個疲倦的旅人的腳色了。

×
我的朋友！但願我是個跋涉在沙漠上的旅人！
在新京，我的創作力和視力都弱得很，我不承認這是因為我有一個不和文化的關係的職務，猶如我不承認從事文化事業的人，都是真能提高文化的人一樣。雖然我和我的朋友們已竟被安排好了不同的求生的命運（我並非變成一個宿命論者）但，我們有着一個相同的信念，我們還有熱，還有力，還有良心。

×
當我漸漸熟悉了這裡的街道，這裡的人，這裡給我的充裕的時間和新鮮的感情。我發現新北京的都市氣迫害了我而變成衰弱，現在，現在我能尋有了療治它的處所，索性愛起這個古老的城堡來了。

×
你知道我是個不願講話語滞在腔子裡而像被熱鉛鑄住似的難受的人。這已竟不是偶然的事情，在京時，曾有過幾次抗爭和我們的朋友×××；差不多是棄掉友情的，對於「×××劇團」的組織與進行，甚或是一個團名的改變，我們都在演着白熱辯，我嘗否定了他的不太歪曲的底意識。

×
記得片上伸說過：「否定的力的發現，是生命正在動彈的證據」由否定而表現自己，由否定而心泉流動，由否定而己看出活路，（見日本文學評論）我相信這道位日本人的話，「否定是力！我和我的友人甚或我的敵人，我們彼此都不需要溫暱的肯定，我們爲了互相

文壇隨話



畸形流行的文化情調

吳 郎

非正軌來謀取接近大眾的唯我主義的英雄們，自從在自己的周遭裏買到了市場上的無言冷眼和同輩之士義正詞嚴的抨擊以後，乃開始逃避了彼此之間的觀念和形象相對抗的姿態，而展開了新型的活躍方式，這種方式就是所謂之畸形流行的文化情調！

何謂畸形流行的文化情調？假如具體的來解釋的話，可以分晰到這是絕對的一種知識階級的恥辱，假如我們想到藝術之不朽在於缺少政治性的意味裏，便可以想到畸形的文化斷非本格的藝術精神了。

從來文化本身上所走的路子，我們不能否認了世界觀的意義，然而若僅止於揭揚自我，耽迷於功利狂的情調，其所活動的路子，只能使「同人」貪婪於卑屈的附隨裏，所表現的成績，則只是多了一點同文同種簡小的翻譯，求之於解決一點真正的飢餓，則是夢中談夢吧了。這種風習的推動，所遺留給再來的藝術的命運的，除了造就成自我的小交流以外，對於整個世界觀的意義，則完全葬送在畸形的文化情調裏，能不令人哀嘆嗎？

然而這還算是畸形流行的文化情調所產生出來的好現象！最低他能夠一動筆，用一用腦，還有可以不寫不作，周旋在「他人」之間，高談闊論，動輒自以為代表的文化人自居者，這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以流暢的他的國語做演說文化的畸形流

行性格的人，真有令人不禁欲言的事實。這或者是認清了時代的敏惑所致吧！縱令周道報以冷和靜的答對，但決抑止不住的自卑的英雄事業。甚至在滿洲的讚美之間尚不知有其人者，而這幾個人却利用了三三「朋友」，刊出來有所謂「滿人代表小集」的東西出現，這是欺騙了他人呢？還是欺騙了自己呢？

原來文化間之國際介紹，完全是自動而非被動的。關於這種事實是不乏先例的。但未有自動來約求「朋友」為之介紹的，我所知則以此「滿人代表小集」為第一。嗚呼！滿人代表之所以為貴，大概就在此吧？

最後敢斷言，這種畸形的文化事業，在事實上所留給的業績，只是消化了純潔的文化史實，多造就一點較大的醜惡，以外，在人生上的收穫，是一具愚劣的文化英雄們，獨善其身的兩足的文化類而已。英雄們，留著你們的力與熱，為文化的本源發揮一下，別再給予「滿洲的文化人」以更大難堪的事情吧！

願此畸形流行的文化情調只是暫時的一種傾向，願在大眾周遊之間，早日消滅了，這種利己的邪道手術，更願有著靈魂的人，早日樹起在大眾之間生成的願望，來堅固周遊人之信念，謹以此貢獻給滿洲文化人！

「文化人」兩題

蔣山青

座談會裡的「主」與「客」

在滿洲，「座談會」一碼事，近頗盛行於「雜誌」界。

除非不是辦雜誌的，倘是的話，當他金石書法名家；也湊在「文化人」一起，高談文化動向。管他是「戀愛摩登」聖手，也湊在「文化人」一起，潤論「作家意識」。

其實，「名家」既無妨談「動向」，「聖手」也無妨談「意識」。彼「爾」談與此「爾」了無並列的關係的。更何況被招的「客人」又那般「熱烈」地「進言」，「座談會」本非僅吃吃喝喝，玩「樂」的勾當。此外，

推進，應當相互抗爭。

「沒有抗爭，沒有前進」是我別後給×郎信的第一句話，也許他在惱我，然而我清楚他是愛我的，他更清楚這是與我們全無毒害的事情吧！

××，你不必妨及我之出走而影響到什麼！值得告訴你，就是我的夥伴很多很多，一切都在沈著的平靜中邁進着。

前天，我的家由窩棚式的旅店搬出來，我和我的女人及我的孩子，住在一位旗人知縣的故居，這裡風很大，捲着軟沙，祇有幾冊帶在身旁的舊書安慰我，一個人寂寞在旅館的我，常和三五友人去江干釣魚，而晦氣的是近來江水漲過舊的堤岸。我就祇好躲在家裡。還有，你恬心的那個病了的兒子，燕，她已竟悄悄離我而去了，我多少有一點悲傷，那却是對於那位年輕的醫員，他是一個喜歡和女護士門用克而不顧病人變態的荒唐的傢伙，我怕他會忽略了多少個病人。此外，我並不希望你在回信上給我類似哀悼她的安慰，現實在我不需要的。

我的朋友，在異國九月的風該是溫情的吧！這里話的却祇有冷風，唯有祝你在溫情中筆健！

嘗

味

你的朋友 山 丁 九月十二日

朋友，我的朋友：

前幾天承你帶我到你的學校去了，晚上我回家，坐在燈前，窗外正下着雨，我想了又想，我不知道我是應該謝謝你，還是應該恨你。我的朋友，你重新帶我在我的難忘的童年裡走一次，我現在不能告訴你，我從那裡所得到的快樂還是回憶的感傷，當我看著你是跑着跳着嚷着的時候，拋我在旁邊，我的心靈更覺空虛虛的，我彷彿站在 Spectator 的立場上來觀察我自己一樣，的確的，我是不能忘記，我會經快樂過，也會像你一樣的跑着跳着嚷着過。但是在現在，這歡樂在我是已經失去的了。

朋友，我並沒有變成沙寧，也還沒有變成羅寧，更沒有變成如你所想像中的那樣飄泊浪漫的吉卜西人，我的生活中既沒有美麗也沒有原始的天真。前幾天你看了一「道運格萊的畫像」了不是？這是很對，我還是我，就如道運格萊還是道運格萊一樣，沒有改變。我是這樣想，不過我的精神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了。幾年以來我在事業上受打擊，在金錢上受打擊，在愛情上也受打擊，我是一無成功的人，我的狹小而負了創傷的靈魂是不能再幫我和環境鬭爭，四周給我的壓抑是太厲害了，所以我現在雖然還是從前的我自己，但是我自己已經漸漸的在我的心靈上塗了一層陰鬱絕頂黑暗的色彩了，我現在已經再沒有美麗的幻想，一切祇是在苦悶的實生活裡痛苦掙扎着。

朋友，讓我友誼的告訴你，生活就是一座洪鐘，在這裡面已經溶化過了幾十個世紀中的一切，這裡面沒有快樂，所有的一切，祇是違反自然，違反天真的。在這裡面想發見什麼興趣，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公例，不管他是 Wall St. 的事務所的金融王也好，還是窮巷的要飯的也好。朋友，年輕的朋友，我知道，在你的理想中，「社會」對於你是怎樣的一個奇異，神祕而有卡通氣息的名字呵，你是怎樣的熱誠的希冀着去接近他呵，但是我一定知道，當你開始走進了他的時候，你也許會發覺到這社會雖然多少是人的，但大組合，而你却是在撒哈拉的沙礫中徘徊，有幽邃的長林中悄然孤立，在這裡你也許將再找不到憐憫同情和友誼，而只感到是悲哀是失望在暗襲着你。

現在，在我的生命之中，再沒有美的花美的旋律，也沒有悲慟或喜悅，也再沒有悲哀或忻愉可以感動我了，什麼痛苦什麼快樂對我都是毫無意義的了。現在我也說也笑但我的靈魂

該有一點由「吃喝玩樂」背後的「談」中冒出一股「力量」為雜誌本身也好，為文化全體更好。但，分明「客人」轉身便懷疑「不過換兩期封面」說：「不過爾爾」。

我不否認「座談會」給與雜誌「本身」和「文化」的推進的效能。有許多人也正傻呆呆的對一份焦急與期待。但「焦急」與「期待」恐要犧牲於莊重的「謊」。那損失，「座談會」的人們有誰去看一眼？要一方是：「招離由我招之，不過談談吃」一方是：「談離由我談之，談完吃完」他日相見，作揖打拱，天下太平。這時候，保不得有兩個微笑。一是：「謝你的啤酒」，一是：「反正也不是我掏腰包」我「不想在這裡還說」了「客人」但當提到「讀者」的時候，他說道：「不要管他看不看。」那末，在這裡：「主人」要不是「騙子手」，「客人」便是「騙子手」。「客人」若不是「冤大頭」，「主人」便是「冤大頭」。

不，不，第三個不。真的受「騙」與蒙「冤」的，既不是座談會裡的主人更不是一是座談會的「客人」。而是無力為「主」與無緣作「客」的「座談會」以外的一群讀者。九月初。

『詩歌叢刊』感

『詩歌叢刊』要出刊了。自云：裝訂豪華，僅印百本。自云：請速預約，以免向隅。自云：後至者將錢退回。自云：……好了。一人是衣裳馬是鞍，文學作品何獨不然？而且物以稀貴，貨色好，自然必得少。

某一個時間滿洲月刊社曾以「接近萬民」縮短文化與萬民的距離」為口號而刊「文庫」。有人說：其實這是一句「謊」。但究竟還不失無路的路，無夢的想。究竟還不失為可標榜的論調。

但，顯而易見，「萬民」究竟是無法攀緣它的。因為連它本身便是欺騙。於是：沈默了。當然沈默是必得來到的事實。但，還是不甘「沈寂」的呀。於是「詩歌叢刊」誕生了。由「欺蒙」一播而「欺已」。不，該是「慰已罷」，便懶得再提「萬民」，提它幹麼？「寫」是為「已」的「印」也不打算給「他」看。那末，又何妨「裝訂

豪華，謹印百本」呢？

其實，此地此時，能找時間「寫」，找機會「印」。事情倒非不可同情的。但如把「寫」與「印」看做自己的私產私產，又為惹人連刺都不想的勾當。

但，最高的嘲笑即已落到他們身上。君不見八月號新青年上又來個「展期一月」麼？這是鐵一樣的事實，該擊碎一群「自慰」者的幻想的。問題是：讀者能否「從速預約」以免向隅呢？讀者是具有良心與購買力的。明星之流的一躍躍訂閱「滿洲吹笛日曆」不過是裝門面，表示「體面」也懂文藝「好被」宣傳「給宣傳出去」！但，這又幾乎是對作家們的侮辱。

非也，該感謝明星罷。不然，展期幾月才「預約足數」呢？沈默是最高尚的輕蔑。讀者中想非全為富有者，若是「一元」跳五次舞也。非常有的呢：購買力與預約良心卻給他兩大疑難。幾時出書呢？康德X年罷。

真有後援者給「印書」，「裝訂豪華」有時倒購多關係的。反正也不打算給什麼千民萬民的看。便不出去反正自己也不掏包。不然，企圖湊齊讀者們手中握得熱熱的一元一元的錢再去印「裝訂豪華」的書，好像可以勾畫一付一種作家兼文化人們的稀奇臉譜。

「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都不轉過去的」——寫完這篇短文，想起魯迅這們一句話，擬呈與「詩歌叢刊」作者們的臉前。(一九三九。九。十四日地。)

低級之崇拜與游離

秉 慈

幾日前某輩份結婚，由北京開人（或稱文人，名士）某氏證婚，婚禮舉行於東城的一個市場，景況盛極一時，這原無甚希奇。可怪的是附近某女中的學生們，聽見聲息，也趕過去觀禮。

是已經不能再被激動的了的。每天晚上我聽見隔壁的一位傷感的姑娘吹着口琴，從前她快樂的時候我聽她吹「馬賽戰歌」的曲子，那時我還有生命的餘燼，我偶而也感覺興奮，現在她改吹「散尼河」那悲傷的調子，但是我已經不再有感，只覺得那和諧的聲調，就像我童年的時候立在青河的沙岸上所聽見的緩慢的波聲一樣。可以叫我也有時夢到故鄉，重想到那下略，那青河，那青河岸邊的白楊的長林，那田園牧場，那帶着芳香的曠野，我流淚了麼。是的，呵，我不想回憶他，但我不能把他忘記。

前兩日我的一位很年青的朋友自殺了，他在痛苦中過了很多的時候，才閉了他的眼睛，他是失敗的人，沒有戰勝了環境，終於去死了。自殺，為在這不安的社會環境之下求安息而去毀滅自己不是最勇敢的事麼。這念頭也同樣的常常浮過我的心頭。但是我並不是沒有這勇氣，而是因為我常常想：我為什麼去死？沒有比死更有意義的事麼？我也想起在「沙軍」裡面麗姐對她的哥所說的話，「不，決不，我要活着，我不要死，我還是忍受着一切的恥辱罷！」我以為一個失敗的人說出這樣的話，那勇氣是更為充沛的，所以我也要如麗姐一樣，我不去死，我要把這沒有意義的時候，繼續的忍受着，嘗味着。

朋友，你也許會能解釋「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的詩句，朋友，不管現在是你享受了物質，還是物質享受了你，這句話對於你的快樂是有幫助的。明天，我要到天津去一次，當然是為的生活的問題，大約幾天後便可回來，那時正是你們暑假的時候，如果不會十分令你掃興的話，我願意陪你玩幾天，好了。我的朋友，願你好。

靈魂之書

昭 芸 拜手

人生是戰慄的空間
我是無去路的幽靈
我白：這是你生活突變後最偉大工作的產品。對於你我的把不安靜的感情點畫到紙上，我願呈獻給你最高的崇敬。你雖自云由於我的勸告才提起筆。但，真的能限制你的眼淚，我想除了你自己，還是你自己。

是的，我會對你說過，我對於你的失戀，不能拯救，任何人都不能拯救。我祇能指給你的赤裸的一條路。那路連我都渺茫的。但踏過去，你的腳長在你的身上，便有機會使你體感生的唯有這陰暗。因為你太久處光明了。而你久處的光明或已在不可知中變幻了它的內在。生在此世，使我們常感到的是：「生是追求光明的麼？蠢才！生是不追求光明的麼？懦漢！」生在此世，一個生命的存在是太微弱的；時代的暴風雨是太強悍的。可是要沒有太微弱的力的韌性，又怎能屈直暴風雨的恐怖……

那末，不要愛憐麼？不是。愛情究竟不是迷惑，生活需要它如需要溫室。但過渡期的溫室不是滿棚馬糞紙透不進陽光，便是沒有玻璃窗透進風雪。那結果：生活便僵凍，凋枯了。假如你有感情，你會痛哭這無限的傷逝；倘若你有理智，你會爆發生命的偉力。這兩者如果全是危迫，而你必擇其一，朋友，你將怎樣走下去？

不，你已經用最大的力量走過來了。你說：人生是戰慄的空間
我是無去路的幽靈！

我潛下心去，讀你這詩，讚美你這詩。但讀了又讀，我感到寒冷與虛無。人生不怕它是戰慄的，但將無害於一個幽靈。我們都是戰慄空間中的一個，卻當從生命的樹樞下鑽一般沈重，水晶一般透明的力與意識；去鑽壓這戰慄，去創造更新的戰慄。

於是：這人生的戰慄使你走向無路的路；那時候，你不是幽靈，你是結結實實的有血有肉的一人。

金 音 (九月十九日寫。)

喜歡看娶媳婦與出殯的是一般家庭奴
隸式的婦女們閒時的一點觀聽的娛樂。但
這是女中學生。

戲劇本是文學的藝術。因戲劇而作「過
度熱心」的Fan的行動，便不免受趨向低
級趣味之譏，更何況一至於這種群趨觀禮
的行動。

在文學方面，京劇像是久已不足掛齒。
有也只是「一些」的「歌功頌德」式的
文章，馴致為俗人作起居注，作義務宣
傳，直以這義務宣傳為樂。問心，即對所
捧的伶人亦不忠誠，對讀者更無責任可
言。這已是普遍的現象了。

然而，偏是這「低級趣味」的刊物上，
偏要將一點新文學來裝飾門面，這種文學
自然供給給看人婚禮的人們的又一種欣
賞。這種低級趣味崇拜者的眼睛，自然是
相當廣泛的。

這流低級趣味的製作與鑑賞者之本身，
總不會說出一「我們是低級」的話，這是人
之常情。而且本身必覺得大有可觀，大可
發展，這是人之常道。

但，不幸為人戳破了這幻夢，知道了本
身原是「低能兒」的時候，就不勝彷彿
了。始而問人：「我是低能兒，你是不
是也是低能群中的一個？」到無可再說
時，就只好「你說你的我作我的」一走了
之。其實這傲骨並沒有幾根，而且這
幾根傲骨，也必將為其本身的彷彿所蝕
化。原因是這「低級趣味」存在之合成因
素之一的「低級趣味崇拜者」，受了所崇
拜的偶像之彷彿的影響，引起了游離作用
的原故。

「主題」目的和 「Patron」

傅雙妹

九月五日北京新民報夕刊的天地明朗版
上有陳逸飛君之「告史策諸人」一文，當
我看過之後，不禁有一點不平之感：
陳君「告」的意思一點大概是說：「文
學只有「主題」，而沒有「目的」，文藝

和「目的」發生關係，是自美國的辛克萊
始，因為辛克萊是共產黨(?)所以說文藝
有「目的」的，就是共產黨。辛克萊，不
知陳君所指的那個「層場」的那個，還是
寫「大衛」的那個，這也無大關係，但是
陳君的邏輯，無疑是很優秀。文學究竟和
「目的」發生關係沒有?文學的「主題」
又是什麼?手邊的術語辭典太少，直到現
在兩者還沒有查到，但據此間所見的刊
物——本刊和北京新民報，來看，我知道
「目的」「主題」云云都是陳逸飛君自己而
非史策君說的。目的——詞見七月七日新
民報副刊所載「批評家」一文中……說
立言體刊的青春文藝版，胡鬧，就是沒有
「目的」的意思，難道辦一個文藝版，還
要什麼「目的」嗎?像普羅作家似的。此
語陳君背面的意思就是普羅作家辦文藝版
才有「目的」，我們既不是普羅作家，所
以辦文藝版是應該「胡鬧」的。陳君之意
，真是所謂味在酸鹹之外了。但到了「告
史策諸人」，陳君便據「主題」以攻「目
的」了。總之，我們不願說陳君什麼!只
望陳逸飛君多讀點書，在辛克萊以前到
底有人說過「目的」沒有?辛克萊到底說
過文學有「目的」的話沒有?文學到底有
「目的」沒有?達君所主張的到底對不
對?秋風已經吹起來了，大家的腦袋應該
清醒了一點不是，不要儘端出「an
tithese」的架子來吓唬我們，我們都是文筆
人!且把阿Q相收斂一些，陳君還有這個
覺悟。既使陳君把「鬼伏赫受」唯物論史觀
的辯證法「都搬出來，我們也不過多翻兩
本辭典，就可應付了，豈非勞而無功麼?
我們誠懇的談文學的本質不是比這個
「則幸甚矣」的多嗎?不然，我真會相信
北京的文壇是悲觀了。

在「答批評家」一文，我看到史策君的
「Patron」字時，本沒有想到牠能有誤。因
為文藝作者如果在這地方粗心，那真是誤
誤得很了。但是我看了陳逸飛君的「告史
策諸人」時，陳君對於這個字大張「討伐」
特加指責的神氣，轉使我的信念發生懷疑
和動搖了，於是趕緊去翻「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在一七九
三頁得「Patron」字，結果我實沒有發現
有與史策君相反的意義。反過來說，却是
陳君太拘泥於字典上的「保證人，恩人，
提拔者，主顧……」的解法了，其實我們
如果說「捧女明星」(To Patronise an
Actress)這句話，這裡的「捧」字就是
「Patron」正如同「Fan」這個字，我們可以
講作「影迷」或「迷」一樣。所以「Patron」
這個字，如果訓作「捧角家」也是正確的。
這「捧角家」即是陳逸飛君引「沈從文」
所說的相對於「政評家」的「捧角家」並
不是什麼「買好」的字。陳君何苦在這地
方大為驚奇，失却雅度?我敢斷言，陳君
肯努力一下英文，大概總不會如此了。

東亞文藝消息

日……本

在第三十二號本刊內涉及之井內正一之
「馬家溝」小說，極博好評，在日本內地極希望
住在滿洲之日本作家以及滿人作家的創作，介紹
到內地來。近有岡田三郎介紹歐洲文學，當然
也是被一般人歡迎的；然而比較起來，對於滿洲
文學現狀更進一步的認識，尤其是迫切的要求。
於是應此種要求，有大內隆雄編譯之最初之日
譯「現代滿人作家代表小說集」(「原野」)新刊出
版。內容摘錄出「大隈閣外務部談話會」所推
薦，計推舉有古川，小松，夷崎，田兵，寬澤，
何德，今明，磐古，遠下等八九人的作品。△
關於由吳淞上陸至奉天間，渡絕壯烈的戰
事，有報告文學作「吳淞至奉天」(「水鏡」)書出
版。△第四回池谷三郎，已授與「吳淞河
口」之作者日野士郎。△拍攝久米正雄原作
「白蘭之歌」而赴滿洲之東亞外務局長谷川一夫
一行，頃已歸國，現正急於攝製內景，據定七月
下旬完成，十一月旬即可上映。△日本內務省
制定統制電影一般問題之「映演法」十月一日起
已實施。(未完)

滿……洲

刊自第五十二期起，將「青春」二字消除矣云。
關於北京「戲劇報」報紙上，同時又有一「青春
文藝」出現云。△北京新民報文藝版，編者已由
歌小的易為陳逸飛，陳君對於任之始，宣布「根
本態度」八條，宛然新文學革命云。(會)
△十月十日至二十日為戲劇節，上海劇社伏演
出「嚴流世家」。該劇為李健吾改編，吳似之導
演。△陳大悲擬將原劇之「離魂」搬上銀幕，劇本
現正在改編中。△上海劇團演劇，曹禺之三部曲
均成時代寵兒。其他如「夜上海」，「娜拉」，「生
財有道」，「沉淪」(林同編)等均受觀眾歡迎。劇
團，職業劇團，影響劇團，學校劇團不下數十。
△滬大時代出版社近正着手編「獨幕劇選」。△
海上近又創刊一純文藝刊物，名「海風」。(一編)
△廣州最近有幾種「大眾讀物」之雜誌「明星」
出版，在該誌卷末，自創刊號(八月)起，即有
「性典」一文定期連載。又該雜誌「編輯室墨
水」有云：「世界之大，趣味濃郁的讀物想必不
少，編者甚願諸君同登幽默之域，長命百歲」云
云。據該誌為事變後最初出現於廣州之雜誌
云。(一木)

中……國

明風月刊，近擬改為半月刊，即將由吳乃禮主
編。並欲將版式改為更其趣味云。△立言書
刊，近因廣告騰貴將「青春文藝」版，減為兩
頁，該版編者「胡來」曾於該版致聲明。又該

與有些人說：臨時政府是江浙閩的大集團。也許是因爲行政委員長王克敏是浙江出身，政府要人的重要份子又多出於浙江和江蘇，而華北出身的却寥寥無幾，所以有這樣的批評罷。然而只看了要人的出身地域，就斷之以某某閩的稱號，那是不如的，不足以稱心滿意的人們，所信口開河的。若在往時的中國，自是別一種說法，當此大變革的時期，像那樣狹窄入世胡門戶似的事是不會有的。爲政者也許考慮着，不問

是南是北是何地，總想本籍人材主義多的人材；只爲了文化的關係，江浙地方一向就多產知識份子，他們就多站在支配的地位，於是便產生了江浙閩之稱——也可以這麼說罷。馮子似乎過於冗長了，話歸正傳。身兼臨時政府政務委員長，教育部總長，國立北京大學總監督等三要職的湯爾和氏，也是他們所謂的江浙閩之一的浙江出身。但是正如他的政治上的經歷告訴我們，他絕不是屬於王克敏系統；雖說同是浙江出身，但直到臨時政府成立以前，却未嘗在政治上共過事。這讓我們來替他開個簡單的履歷單：他畢業於日本金澤醫學專門學校，第一次革命之後，充浙江省代表出席各省代表會議，被選爲議長，參加了南京臨時政府的組織和臨時大總統的選舉。民十任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政務委員長
兼教育部部長
湯爾和

公署參議；滿洲事變後承張學良意渡日，但完全止於暗中活動，毫無辦法，遂以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爲最後的官位而棲隱於北京了。黃郛任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駐節北平

政治臺上的醫學博士

長，民十一加入王屈惠內閣任教育總長。這一年，掃蕩段派安福系，共掌北京政界的奉派和直派開始爭權，繼成所謂第一次奉直戰，直隸派大勝之餘，驅逐奉天派於國外，天下遂爲直派所壟斷了。這時候，他爲了接近奉派的緣故，至年底而去職，自是暫爲無官一身輕之人；當日本關東大震災時，被中國紅十字會委派爲慰問使東渡日本。民十五繼任內閣成立時任內務總長，民十六轉任財政總長，兼任國務院附屬稅務督察總所總辦，再兼海關附加稅保管委員會委員，但隨着內閣之成立而辭職了。後在奉天當東北軍司令官官

時，有時也嘗過黃委員長的請訓；不久黨察政權的時代出現，他便繼繼過了隨波逐流的生活。他既學醫於金澤醫學專，復因爲在政界飛黃騰達而承母校贈以醫學博士的稱號以彰其譽，可是他未曾做過一次患者的脈，不過做了一任醫學專門學校的校長參與了教育行政而已，除此則所過的盡是政治生活。他的妻室，娶的是日本女子，所以沒有所謂閩閩；也沒有拜過特別足以一掛的座主，雖然人關幾次，可知

至少他是在學識或才幹方面有過人的地方是無疑的。但是說句不客氣的話，他却沒有一般所謂政治家需要最大的所謂人緣。有了真本事又有人緣，那就沒可說的了；至於雖有真本事却沒有人緣，只短這一項，做一個政治家就不能大成了。那麼，那所謂人緣從何而來呢？這也許因其時代因其環境而有不同；不過最大的原因之一，恐怕還是在於那個人是否令人見而觀之，是否關於情韻。

他身瘦如鶴，顏色淡艷，山羊鬚是其特色。山羊叫出來的聲音溫柔的。你也照樣能聽從他的唇間聽到溫柔的話聲，可是你若和他相對坐談時，不由得要感到一種寂寞。那是因爲他不是陽性之人，比較起來是屬於陰性之人，所以自然難免得到這樣的印象也末可知，不過他的入緣一類的事，不會就是從那裡發出來的罷？



太史公

美國民衆 畏懼世界大戰爆發 並反對借債與英法

美國民衆公意最近調查

春·冬·

血鬪的歐戰終於爆發了，目前是歐洲的英法德俄俄五國在混戰着，不久美洲及其他部份的國家也有捲入漩渦的可能，而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近代的戰爭已不是純粹的軍事戰，決勝千里；經濟戰尤佔重要部分，這從上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上可以看出來。在上次大戰中，協約國苦戰幾年的同盟國久而無功，但是後來一得到物質雄厚的美國參加，便立刻克服強敵，所以這次歐戰的火蓋一切落的時候，雙方交戰國對於美國態度的向背，都極注意，英法固然拼命拉攏，就是希特勒，也不得不加以小心。

美國現在對於歐戰的態度，是守嚴正的中立，但是如果西半球的國家，如加拿大之類的受到攻擊時，則不能袖手旁觀，這是羅斯福總統明白對外表示的。可知非到逼不得已的時候，美國政府不願參與戰事。從這一點，我們可以進一步研究美國國民對於此次戰爭的意見若何？看它是否與國家政策協和一致。

美國的「美國民衆公意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是一個調查美國國民意見的權威機關。它常常發出些應景而且切身的問題，請全體國民予以解答，過去的如「美國國民最愛讀的書是什麼？」「結婚女子應否繼續職業？」等問題，都是極受民衆歡迎，獲得最多的答案。恰巧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不久，該會又完成了一種新的調查。所發出的問題仍是如往年一樣：

「你認爲今日美國人民面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這次問題的答覆者，遍及美國各州，據統計的結果，「避免戰爭」把過去認爲最重要的「解決失業問題」壓倒了。過去三年間，每次調查的答覆，都是「解決失業問題」佔首位，但是自從捷克斯拉夫與亞爾巴尼亞的事件發生，英法的態度轉變以後，美國人民畏懼世界大戰再爆發的心理，遂有與日俱增之勢。這次發出的問題，並未把許多答覆列表在下面，以免有暗示答覆者的嫌疑。現在將統計的結果列表如下：

案 百分比
(一) 避免戰爭.....三六·五

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外務局長

岳 開 先 氏

現任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外務局長岳開先(號開疆)氏，是一位老於外交的人物，但其家庭却是世襲的武人。以軍旅世家子的身份來任外交官職，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岳氏之所以走進外交界，亦是環境之使然，因爲他年青時便留學日本，其後又曾

清雍正年間 岳鍾琪大將軍的七世嫡孫

在駐日使館做通事，自然而然的，便走入了這條道，直至今日，却成了臨時政府外交上不可缺少的能手了。熟習於歷史的人，應當知道清朝雍正年間的大將軍岳鍾琪其人，他是漢族人而受封於清朝。在康熙、雍正

的時候，曾帶兵遠征到西藏青海，爲清朝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在乾隆時，又曾招降金川，所以被封爲威信公，死後又謚勳，轟々烈々，終成了歷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岳開先氏便是威信公的七世嫡孫，其尚武精神能傳於今日，自不是偶然之事哩！

欲作一次整個的家庭訪問，對於在職的人物，往往是非在比較閒暇的星期日不可的。記者和岳氏約定便是在這樣一個日子。雖然在上午，可是正當末夏的時節，揮汗如雨仍是免不了的。今年又特別的熱，就是下過幾場暴雨，祇要太陽一出來，便又似將人置於籠籠中上蒸一樣的了。

岳氏的私邸是在東城黃城根黃米胡同九號；這條胡同很窄，門又很小，在外表上是不怎樣驚人的，但是院子裡却有很多的花草，房子又頗精緻，看去相當可愛。

從內室出來的岳氏與夫人岳羅蘭女士，都以和藹可親的態度與記者寒暄着。岳夫人而且很客氣的向記者說：「我們過着很平凡的生活，那裡值得登在報上呢！」記者也祇



記者 秀華

好笑道：「不但要寫，而且還希望您允許我們來照一張閣下的像呢！」像這樣說笑着，在近午的時候，大家都是搖扇擦汗不止，可是說笑却頗能忘去這些痛苦的。

岳氏夫婦說話都是帶四川的口音，他們是四川成都人，全帶着四川人的特性——爽直，親切，對於往訪者毫無關的懇談着。他們是一對已經結婚四十年的老夫婦了，雖然都是五十六歲的人了，可是無論如何令人不能相信的；

微胖的身體，精神奕奕的談論着，看去起碼會減上十歲的樣子。據岳氏說：「其實還不止這樣的歲數呢！臨時政府硬把我們做事人的歲數按照科學方法去算，因此使每人小了一歲或兩歲，不然的話，我們已經五十八歲了！」這樣說着，不由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岳氏可以說是一位老牌的老留日學生了，他首次到日本還是遠在明治三十四年的時候，一直到明治三十七年返國，這個時期，他是在日本士官學校讀書，算起來是士官學校的第十六期畢業生。返國後，便到湖北做了半年教習，嗣後便來北京任北京陸軍教練處的教官，又曾到關外去了五年。他第二次赴日是在民國四年，那時便在駐日使館做事，開始走入外交之途，一直到十六年，這十二年間，他不斷的往來中日兩國。在這時期，他深々地認識了日本，同時感到中日間的親善，是必須追求的一個境地。於是便以此種工作目標爲個人政治活動的目標，這次之出任行政委員會外務局長之職，自然是他施展抱負的一個好機會。我們也爲當局深慶得人。

「那麼夫人亦去過日本很久吧？」記者問。
「不然，我在日本祇有五年的功夫，到是來北京却有二十多年了，此外還到過福州，湖北等地。」岳夫人答。
岳夫人的娘家亦是武人之後，像這樣的結合，自是很恰當的。當岳氏對記者說及夫人娘家的家世時，岳夫人笑

- (一) 解決失業問題.....三六
- (二) 復興企業.....八
- (三) 努力救濟事業.....四
- (四) 平衡預算.....三
- (五) 扶助農業.....二
- (六) 調整勞工問題.....二
- (七) 減低捐稅.....一
- (八) 其他.....七·五

該會同時完成了別一種統計，從所得的結果，可以知道美國人反對再借債，爲二比一強。原問題是：

「如重借債與美法開戰，我們應當借債給英法來買美國的飛機與軍器嗎？」

表案百分比是：

不借債.....六九

借債.....三一

不過這是戰事未發生時，美國人民的主張，現在戰事已爆發了，人民受了戰事的刺激，見解會漸改變，也說不定。總之，這種態度，和馳名的詹森法案 Johnson Act 正相符合。因爲詹森法案的規定，凡是前欠未清的國家如英法美等，都不得再借，以免債高利厚，越發沒有清償的希望。但是像芬蘭那樣的戰時借債的國家，要再借債是可以的。美國國民現在要對英法國民說：「如果戰事爆發的時候，我國可以供給你們軍糧和軍火，但是必須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再記帳是不行的了。」

據該會的統計，美國各界男女人民反對再借債的主要原因有四條：

(一) 相信如果再放出債去，一定不會收回來。因爲上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借給英法的款子，其後雖經一再減低，但是英法始終未能如數還。

(二) 放出債去，是使美國捲入戰爭漩渦的最快方法。而美國人民是不願再打仗的了。

(三) 美國須要把所有的錢用在自己國內，不能借給別人。

(四) 因借出債所發生的暫時與感局面，日子久了對於美國無利可圖。

在該會所收到的表案中，有一位印華安那州的煤商說得最好，是可以借債代表作。他說：「上次世界大戰時，咱們借給他們債，他們却還咱們碎磚頭，這次爲什麼再借給他們呢，何況這債借出去，是以拉咱們加入戰場的。至於那少數贊成借債給英法的人們，他們也有相當的理由，他們認爲英法是美國的「老搭檔」，美國有援助的義務。同時美國應當盡可能的力量去援助英法，而援助英法正是其辦法之一。」



這是不值得提的吧！
當民國二十三年時，岳氏曾一度在張家口任外交特派員，此後他便休息了些時，直至此次榮任外務局局長。

他們的家庭是很簡單的，祇有夫婦二人帶着三位孫男女住在這兒。這所房子是租賃來的，雖然不是什麼高門大廈，但是岳夫人却把它收拾得窗明几淨，令人不禁生出室雅何須大之一感。岳氏是一位古玩字畫的愛好者，在客廳裡的壁上，正中掛着其尊人所書的中堂，又一邊也懸着一軸唐人所書的字，是由甘肅某處地裡掘出來的，很有價值的東西。據岳氏說，唐朝人所寫的字體，和現在日本人的字體是一樣的，而且字體的格式，比如打格，捲軸的方法也完全相同。所以在唐朝中國的許多文化輸入日本是不錯的。岳氏又說道：「說至此處，我忽憶起在日本某處那

下，火車經過的地方，看見鄉下人所住的房子，很注意的便是房子廊簷構造的不同，後來回到中國，有一次到江浙一帶去，看見舊式房子的廊簷樣子等，竟與在日本鄉下所見到的一樣。我使想到中國人到日本去的，總以寧波人爲最早最多，而且日本人有許多中國南方的姓，像這些地方都是研究關於中日歷史，民族等之值得注意的。努力於中日親善的人，對於這些小地方，何妨把它擴大宣傳，以證「中日一體」並不是一句臨時現造的一句空話，而是有事實可考的。這慢慢地把手足之情發展出來，又何致使人類遭遇到這樣大的劫難呢！

岳氏的家庭是決無一些官僚氣息的，岳夫人說：「我們過着簡單樸素的生活，最不喜歡僕媚成群的鋪張着，我認爲自己操作是最好不過的一件事，僕婦不過是幫助我們勞力所不及的地方，決不是用來充體面的。」

「夫人平日喜歡做什麼消遣呢？」記者問。

夫人笑道：「忙於家庭的人，家庭便是娛樂場，操作便是娛樂了。近年來我和岳先生恐怕也只進過一兩次戲院而已吧！」

記者又道：「難道連牌都不打麼？」

岳氏笑着道：「說來也可笑，日前忽然想起家裡有一付麻將牌，拿出來打開看看，牌上已經長霉了。說得都好笑起來。」

岳氏夫婦對於三位孫公子修養得最，長孫安國君年十八歲，現在育英中學高中二年，次孫新國君年十六歲，現在育英中學初中二年，長孫女家慈小姐年十五歲，現在其滿女中初中二年，因爲父親的身體不太健康，他們三人接近祖父母的機會倒比較多了。

記者和岳氏夫婦談了許久，看看時間已經不早，便爲他們照了一張合照，以爲訪問的結束。等到告辭出來時，太陽很熱的晒在頭上，地上看不見一點陰影，這已經是正午時候了。（照片所示：坐著的是岳氏夫婦，立著的便是他們的三位孫公子安國君，新國君和家慈小姐。）

自保政策，可是在這種混亂時代，人心是浮動的，當之感情克理，西方文明之能否存其一隅，殊無人敢預言，不過金元國家國民的畏戰心理，却是不可掩飾的，也是我們不可不知道的。



三十七
師徒校技

掌心向內，指尖下垂，指掌不許鬆懈。此乃無極含一，天之本源，由無極而太極，由無形而有形；這是我們的手法。他們這先天無極拳，却是拳式一立，一切連式用力，双掌都附在兩臂上，十指緊緊攏着，這一開頭便跟我們太極拳不一樣。不過若不細心省察，却也彼此很易相混。說罷，目視太極陳。太極陳只微笑點頭，向傅劍南道：「太極拳的手法拳理，豈容別派混淆？你再把這拳式演來我看，到底是怎麼個源流？」

傅劍南應道：「我就練兩招請師傅看，只是我也記不很真。傅劍南遂將先天無極拳的招術，按着自己記憶所得的，擺出架式來，他果然記不很清楚，略練了幾招，有的忘記了，就點想一回再練，實在想不起，就跳過去，用口舌來形容來補助。」

這先天無極拳也是本於太極兩儀生尅之理，只不過把這拳術原理歸於太虛，行招分六十四式，是八卦的定式；雖本先天自然之理，却是有往無復，有正無反，有柔無剛，有生尅却没有尅而復生，生而復尅，有先天而無後天，似於循環往復之理，生生不息之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沒有太極拳的變化不測。

傅劍南將這先天無極拳演到第十一式是「金龍探爪」，這一式却和太極拳的三十一式「劈面掌」似乎一樣。三弟子耿水豐首先竊竊私議起來；太極陳看到這一式，也就向衆弟子說道：「你們看，這一招跟我們的劈面掌是一樣的

吧？」七弟子應道：「好像差不多。太極陳道：「可是，這兩招看着是一樣的發招，一樣的掌式，但是打法却有不問。太極拳無極拳兩家拳法不同之點，這就爲太極拳走的是離宮，步生門，雖屬元陽之力，用的是上輕之功。『金龍探爪』取象元龍，有飛騰之兆。太極拳中這名稱互異招式相同的『劈面掌』和『金龍探爪』手式雖同，精神運用却異。這手『劈面掌』是反注到太極拳決中的履字，反顧下盤，變封人坎宮；印坎離交媾，生尅相濟之意，這正是太極拳微妙之處。至於這先天無極拳，却只是八卦奇門掌中的手法，由『金龍探爪』變式爲『鐵鎖橫舟』，招術上是變實爲虛，化敵人的掌力，折敵人之勢。這樣拳術，不能盡得變化靈活，虛實莫測之妙。」

太極陳講到這里，推盃離席，走到場子來，笑道：「口說無憑，你看我拆給你們看。」教大弟子傅劍南重演那一招，太極陳一面口講，一面比劃，仍用原式，把傅劍南的先天無極拳，拳手給破了。羣弟子不禁齊聲喝采，都湊過來詳看。太極陳酒酣耳熱，一時技癢，立刻對傅劍南說：「我索性再跟你拆幾招，教你師傅們看看我們太極門的手法，是否有勝過他派之處。」傅劍南更是高興，口頭上却



法 拳 極 無 演 試 徒 師

說：「師傅，弟子手頭上荒疎得很，您老就教我拿本門的拳給您接招，我也怕招架不來。這先天無極拳，又是我看來的，偷記下來的……」三弟子耿水豐忙說：「大師哥怕甚麼，老師還真揍你不成？」羣弟子也一齊慫恿，傅劍南也怕打破了老師的高興，只不過口頭上謙遜了這一句，早不待太極陳再說別話，自己就忙着手去長衫方子，忙接過來。傅劍南笑嘻嘻的說：「師傅們，瞧着我挨打吧。我快有十年沒挨老師的打了。」

那八弟子祝瑞符也過來，到太極陳身旁說道：「師傅，您老寬一寬大衣不？」太極陳搖手道：「不用。師傅二人擺好了架式，傅劍南陪笑道：「老師可把掌式勒住，別往外撒，弟子可是接不住。」太極陳笑道：「難個鏢頭怎麼當了，這麼膽小還行麼？」羣弟子笑道：「大師哥在師傅面前自然膽小，在外人面前可就不然了。」說着，傅劍南把鐵掌爐七所創的先天無極拳式一亮，請師傅先發招。太極陳道：「劍南，你幾時見過我們太極拳與人動手，先發招勢的？」傅劍南道：「弟子知道。遂將掌勢往外一展，頭一招，『仙人照掌』，奔太極陳的垂蓋穴打來。太極陳微微一笑道：「好！這是『仙人照掌』，你被騙七騙了。他大概是怕偷襲，他這先天無極拳沒有從頭施展，他這是拆開了，從半路開招的。」

太極陳一邊說，手底下鬆散的用太極拳第四式『斜單鞭』往外一擺，輕巧的把這招拆開。傅劍南隨又變招爲『順水推舟』，向太極陳腰便打。太極陳依然原式不動，容得傅劍南的掌勢已到，悠然的將『斜單鞭』的掌式往里一收，變招爲『七星掌』。這一掌不止把傅劍南的掌勢拆開，反倒改守爲攻，把掌力逼過來，說道：「還不撒招？」傅劍南頓覺自己的右掌，被太極陳貫住，撒掌也撒不出去，撒招也撒不回來，不由一驚。太極陳哈哈一笑道：「換招吧。傅劍南這才把手掌撤回來，面含愧色道：「師傅，這不行，咱們爺倆不用比劃了。這先天無極拳，看起來，實在難與我們太極拳爭長短了。我看我還是獨自個兒演給你老看，你老再把咱木派的掌法演一過，互相對一對，也就印證出來了。」

太極陳把笑容一斂，正色說道：「劍南，你這麼說就錯了，而且也容易誤人誤己。這先天無極拳，決非贗人混飯的那一派江湖拳。他這門功夫練到了火候，也自有他的妙處，斷乎不可輕視。不過你得來的無非是倉卒之間偷記下來，那能得着他精華要訣？況且這鐵掌爐七，必然還提防着你，既知你是訪藝而來，他一定不肯把要招都擺出來給你。這還是你武術上有了根基，要換你這幾個徒弟，恐怕一點也記不下來了。你這就很難得了。再說你師生關上門演武術，本著是求的是心，把兩派功夫互相印證一下，並不是較量長短。我告訴你，學問上的事，不怕虧

吧？」七弟子應道：「好像差不多。太極陳道：「可是，這兩招看着是一樣的發招，一樣的掌式，但是打法却有不問。太極拳無極拳兩家拳法不同之點，這就爲太極拳走的是離宮，步生門，雖屬元陽之力，用的是上輕之功。『金龍探爪』取象元龍，有飛騰之兆。太極拳中這名稱互異招式相同的『劈面掌』和『金龍探爪』手式雖同，精神運用却異。這手『劈面掌』是反注到太極拳決中的履字，反顧下盤，變封人坎宮；印坎離交媾，生尅相濟之意，這正是太極拳微妙之處。至於這先天無極拳，却只是八卦奇門掌中的手法，由『金龍探爪』變式爲『鐵鎖橫舟』，招術上是變實爲虛，化敵人的掌力，折敵人之勢。這樣拳術，不能盡得變化靈活，虛實莫測之妙。」

太極陳講到這里，推盃離席，走到場子來，笑道：「口說無憑，你看我拆給你們看。」教大弟子傅劍南重演那一招，太極陳一面口講，一面比劃，仍用原式，把傅劍南的先天無極拳，拳手給破了。羣弟子不禁齊聲喝采，都湊過來詳看。太極陳酒酣耳熱，一時技癢，立刻對傅劍南說：「我索性再跟你拆幾招，教你師傅們看看我們太極門的手法，是否有勝過他派之處。」傅劍南更是高興，口頭上却



極 極 太 授 傳 趣 興 盛

敗，才能成功；不怕丟人，才能露臉。」

於是，傅劍南整了整身法，把黑魚尾鐵掌處七師傅的先天無極拳，一招一式的繼續施展。太極陳不慌不忙，隨招應式，用太極拳接架。仗傅劍南天資不壞，兩家拳路又極相近，居然把無極拳一招招的貫穿下去。傅劍南一驚不响地觀看。太極陳武功已極爐火純青時候，就是不經意，不著力，只一伸手，便異常尋常。傅劍南把先天無極拳運到第十九手，「降龍伏虎」「千斤掌」「反正生剋」「連環四式」，太極陳用太極拳的第十九式「雲手」不變招，就把「千斤掌」給拆開了。

這本是師徒試拳，兩人發招都慢。傅劍南一招一式的演下去，太極陳毫不費力的接架。不一時傅劍南已將先天無極拳施展完畢。師徒含笑歸坐，三弟子耿永豐獻上一盃熱酒來，太極陳一飲而盡，歡然說道：「難為你，能有這麼好的記性。對羣弟子說：『你們別把這先天無極拳看凡了，這不是沒有來歷的拳法，當年我未出師門，就聽說有這一派。這拳法也深合陰陽造化之機，若是練好了，偏鋒取勝，也是稱雄。只不過他們的這一派的人，偏執一隅之見，總以為至柔純陰可制一切。他們這一派，要是再恭恭附附，我們太極派剛柔相濟之功，必然更勝至善。我將來有工夫，還

要訪一訪這獨創一派的處七師傅去，我們互相印證一下。」

陳清平此時與致勃勃，餘勇可賈；大弟子傅劍南乘機請益道：「剛才老師用『雲手』一招，連拆弟子連環四式，一點也不費勁。弟子覺得這一招最是可異，請老師給我們講究講究。」三弟子耿永豐也道：「還有『野馬分鬃』、『高探馬』，『野馬分鬃』這三式，老師運用起來，又不費力，又很靈巧。怎麼我們一施展起來，就覺着不得勁。老師再演一遍，教我們應應。」

太極陳哈哈的笑着，說道：「甚麼叫功夫火候？你們難道說我藏奸不成麼？」方子濤連忙說道：「不是那話，老師平常教我們，運起招來太快，我們稍為不留神，就趕不上了。我們跟着你老練，顯得了姿式，就顯不來手勁，顯得來發招，就顯不來變招，總是眼睛不使的。若是老師也像剛才這樣慢法，我們就容易記住了。」

大弟子傅劍南一聽到四師弟這話，回想當年，不禁微笑。太極陳功夫精熟，對弟子傳習起技術來，儘管自以為爲很慢，弟子們還是追不及。他每每嫌弟子們記性不好，其實他疎忽了學者心理。只想到自己當年學藝時，一點就透，以爲徒弟們也該這樣才是。他卻忘了人的天資不同，像他那樣專心神悟的能有幾人？太極陳實在是個好拳家，却不是個好教師。

三十八 垣外偷拳

當下弟子們幾乎一圍而上，紛紛的請求師傅，也像剛才和傅劍南對招一樣，把本派太極拳越練越好，從頭到尾，給試演一回。

太極陳眉峰微蹙，忽然笑了。對傅劍南說：「你聽聽，他們不說自己笨，倒說我教的不得法。劍南你來練一套給他們看看。」傅劍南却做出小學生的頑皮樣子道：「不，不，我大遠的來應師傅來，那能白來？你老人家總得練一套，給弟子們正矯正。這些年弟子每天自己個瞎練，難免有錯了的地方。師傅，你老賞弟子一個教。傅劍南走過來，到陳清平面前，請了一個安。

三弟子耿永豐也走過來，請了一個安。太極陳忽然大笑道：「你們是串好了的把戲，要逼我老頭子給你們練一套？你們這是給我做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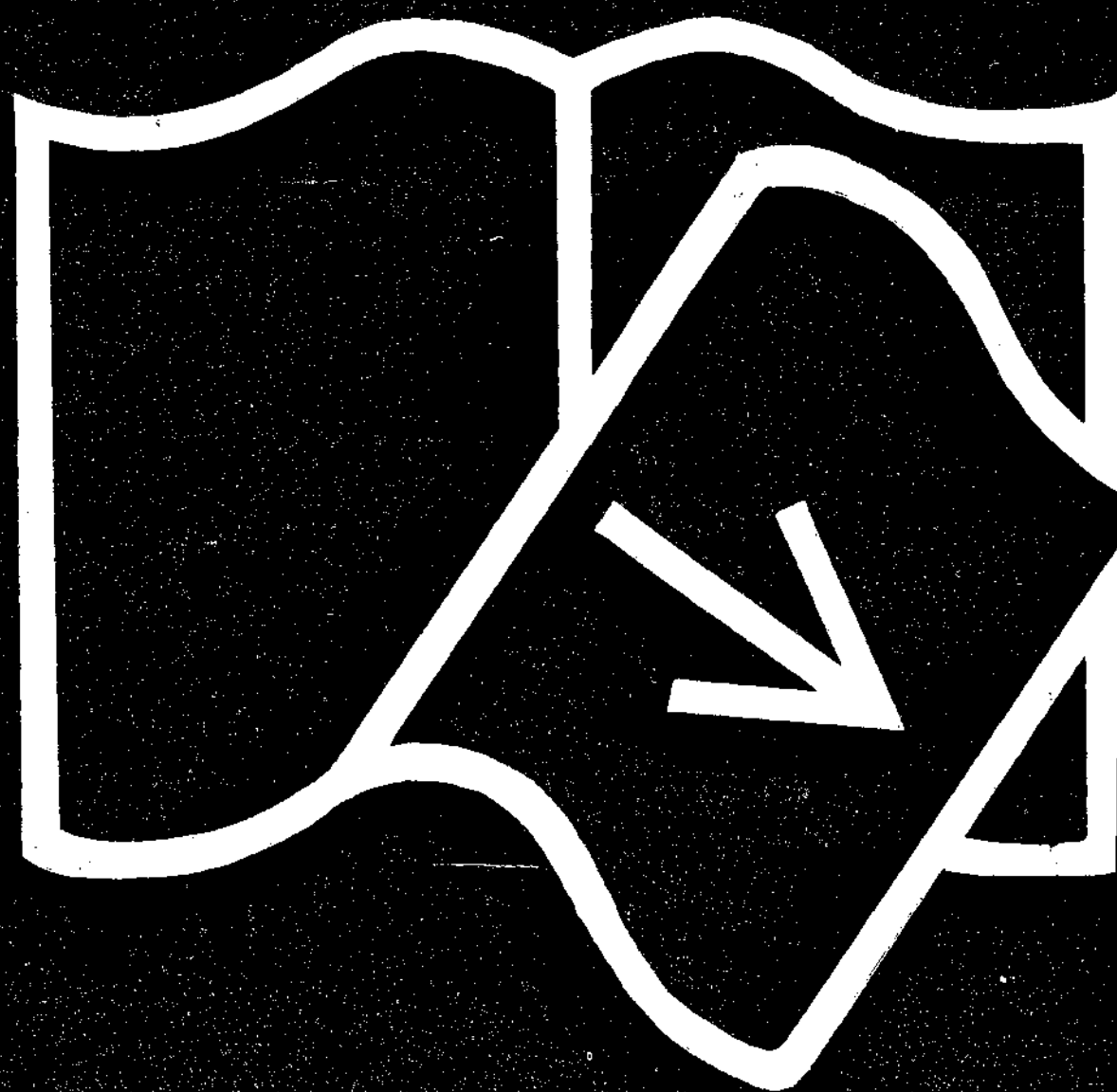
師徒們噴笑成一片，太極陳今日特別高興。居然站起身來，長衫不脫，厚底鞋不換，重復走到場心一站，先向羣弟子一看，說道：「練慢點不是？好，咱就慢慢越好。」羣弟子欣幸極了，都湊了過來。太極陳面對着皓月晴空，氣舒神暢，把雙手一垂，脚下「丁」不「八」，舌尖抵上顎，口齒微叩，眼觀鼻，口問心，氣納丹田，神凝太虛，掌心

河內陳家著名武師太極陳，精研技擊，獨步武林，而極其術，不輕授人，冀南楊際麟，遠慕陳名，與誠懇亦遭嚴拒。楊一效欽，矢於十年後，再來請教，未幾陳家溝突來嘍馬，徘徊里巷，而家院起有暴客侵入，刀傷三命，陳家子被毆下獄，太極陳爲保本派清白，力偵真凶，忽得个連客名投書，揭發了賊匪，案情大白。然投書者究爲何人，猶不能知也。一夕風雪，太極陳感前狀伏嘍馬，垂前髮，陳懷而救之，錄以爲備。嘍匪服後動怒，知恩主恩。會陳染病疫，而供家乘陳之病，夜潛來縱火，陳亦賴嘍馬救，得出火窟。自陳爲嘍匪目視之，而嘍馬之服事亦動。太極陳既感，乘夜入武場，試劍演拳，嘍馬仍舊隔。太極陳笑之謂：「汝嘍馬，亦嘍武術？」嘍馬退去。及秋，陳請弟子齊集武場演武，而太極陳大弟子傅劍南者，挾技游河，別師七載此時亦趨來，在武場席上，縱談太極拳派別。

前 情 叙 略

貼兩脚，指尖向下，十指微分，立好了太極式，把精神調攝歸一；這才把身形一殺。左脚踏前微伸，左掌立掌，指尖斜向上；右掌心微扣，指尖附左臂曲池穴，擺成『攢雀尾』式。身軀微動，已變爲『斜掛單鞭』。步轉拳收，第四式『提手上勢』。以上拳招三式，加上太極拳起首的無極圖爲一式，這便是太極起首四式；凡是初窺門徑的，無不練得很熟。及至一換到第五式『白鶴亮翅』，太極陳兩掌斜分，喂囉囉掌勢劈出去；立刻從劈出去的掌風和衣袖一甩的聲音，顯露出功夫的深淺，力量的大小來。羣弟子十幾隻眼睛，隨着太極陳的身手而轉。演到第十一手『如封似閉』，倏然一個旋身跨步，『抱虎歸山』；身形未見用力，太極陳却已飛身橫竄出一丈五六。跟着變招爲『肘底捶』，『倒盤猴』，『斜飛式』，『海底針』，『扇通臂』，『撇身鐘』，……但是太極陳於不知不覺中，招術越走越快，方子濤首先叫道：「師傅，慢點呀！師傅慢點呀！」

太極陳微笑着，「這招術裡有的能慢，有的就不能慢。」徒弟們已有些時候沒見師傅把整套的拳陳給他們看了，此時都聚精會神的看。太極陳依着弟子們的請求，能慢處把招術招力放慢。同時把太極拳的拳訣，崩，履，擠，按，採，例，肘，靠，進，退，顧，盼，定，十三字訣，表演到精微純靈之極。拳風走開了，雖然慢，依舊是掌發出來，劈空凌虛，帶得出銳利的風聲，這便是所謂掌力。傅劍南低聲告三弟子耿永豐：「三弟可留神老師落腳的部位，你看一起一落，一進一退，都敢說可以拿尺量，連半寸都不許差。」



原件短缺

只見太極陳將這整套的太極拳，走到『野馬分鬃』，『玉女穿梭』，隨招進步，矯若游龍；作勢蓄力，猛若伏獅。忽然一個『下式』身形不落；忽又猛往上一擡，竟用『金雞獨立』式，挺身穿空縱起五尺多高。跟着演下去，演到三十二式，『十字擺蓮』，這一招尤見下盤的功夫。太極陳雖則是輕描淡寫，慢慢的演來，可是腿勁異常的沈重有力，可以踢斷柏木椿。跟着變式爲『進步栽鍾』，『退步跨虎』跟着又是一式下盤的功夫，『轉脚擺蓮』，運身形一個『臥地翻身』，腿力橫掃，把招式一變，依然用『轉脚射虎』，就所收勢，立刻把身還原，重歸『太極式』。然後瀟然發言道：『練完了，够慢吧，嗚？』看臉上的豐采，神光煥發，無老態，無倦容。

太極陳笑吟吟的隨即在場子上轉了半圈，略舒了舒行拳後全身憤漲的血脈。擡頭看了看天空，皓月凝輝，清光瀉地，兵器架上的兵刃全被曬得耀得淨亮，月光射照，透出縹緲青光。太極陳忽然向弟子耿永豐等說道：『本門的拳術，你們倒能這麼認真考究，還有本門的兵刃，你們也不要漠視了。我當着你們說句狂話吧，我本門的奇門十三劍，太極槍，若跟現今武林中的槍劍比較起來，還足以抗衡得來；你們也要好好的鑽研，不要只顧一面。永豐，永年，你兩人把奇門十三劍的『劍點』全弄透了麼？』

耿永豐，談永年等同聲答道：『弟子沒敢忘下，也不過多少得着些門徑了。』太極陳笑了笑，道：『真的麼？』扭頭向傅劍南道：『你的劍術是把槍着訣要了，不過這些年你在太極槍上可能自己悟澈出它與別派不同的所在麼？』傅劍南忙答道：『弟子年來雖然奔走衣食，可是功夫從不敢荒疏，弟子覺得這槍與楊家槍相近，可又不像楊家槍以純巧快活爲功，似乎兼擅十三家槍法之長。弟子在外面輕易不理槍，所以也不知自己的功夫究竟是怎樣？』

『烏龍穿塔』一式用起來總覺着不大得力，是不是弟子把槍點解錯了？還得求老師指教。……太極陳聽了，向耿永豐等一班弟子們道：『今天我索性把這太極槍的精華所在，以及這槍裏最難練的『烏龍穿塔』，『十面埋伏』，『撒手三槍』的運用訣要重給你們比劃一下，你們要牢牢記住，可不要教我練一回子，你們白看熱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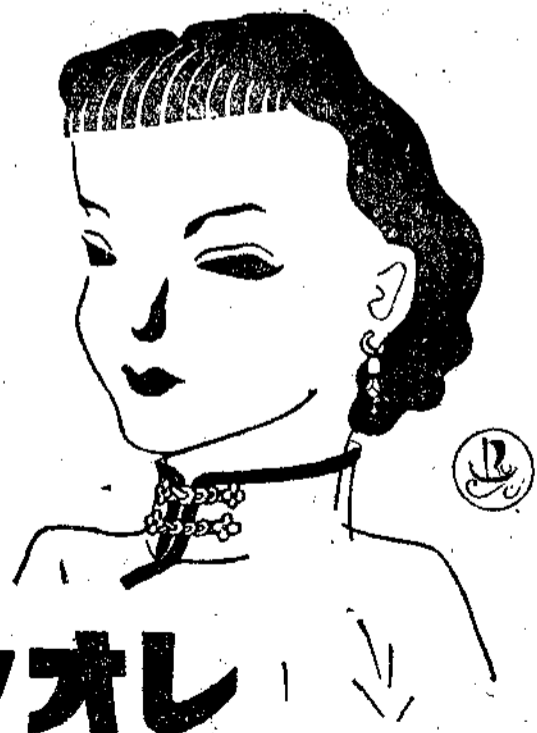
衆弟子一聽，這分明是借了大師兄的光，師傅有這麼教，真是難得少有的機會，遂齊聲說：『師傅這麼詳詳教誨我們，我們再不好好記着，太辜負你老的心了。』立刻由四弟子方子壽到兵器架上，把師傅用的一桿長槍遞過來。太極陳提槍走至場中，丁字步一站；衆弟子全把地勢給亮開，也各各捻了一根槍，以便依式描摹。太極陳將前後把一

合，一抖槍，槍纒亂擺，嘖嘖槍頭顛成一個大紅圈子；只這腕力，就須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太極陳把門戶一立，步眼移動，一開招就展開四式。衆弟子全神貫注，見師傅把槍招一撤，刷刷刷，頭三招已竟施展出來，『撥雲見日』，『倒提金爐』，『獅子搖頭』；順勢而下，到『倒提金爐』這一招，身隨槍勢往下一殺，斜身落地，槍上用得是拿，鎖，坐之力。等到一換勢，身隨槍起往起一長身，左把撇開，全憑單把往上一送；那槍上的血槽被前式坐槍之力一抖，槍纒倒捲上去，緊貼着槍尖，這時突向外一送，往上一穿，那血槽寬寬的披料上去。這槍筆直的往上一穿，尺許方圓的一團紅影夾着槍尖的一點寒光，穿空一刺，太極陳『金雞獨立』式單臂探出去，身形如同觀的二尊像一般。群弟子目瞪口呆，講然噤聲。然而就在這噤聲聲中，突然左邊牆頭高處，也有人叫了一聲『好槍法！』

『這是誰？』太極陳『哦』的一聲，倏往回一收式。但見得大弟子傅劍南眼光一閃，舌綻春雷：『甚麼人？』早一轉身，提槍竄上牆頭。牆頭上一條人影，只一閃不見。

（連載小說北京之花籃亭一期）

使肌膚白嫩美麗新劑



婦女們最討厭斑點不過，雖然拍粉仍是黑暗，假使略用手術，肌膚就可漸漸的美麗了，這個就是要用麗王洗顏雪花膏，早晚洗面二次，因爲麗王洗面雪花膏，含有多量之克勞固及硫黃，所以能很快的使肌膚美麗

- ★麗王洗臉雪花膏代售處
 - ★天津日本租界地街中裕洋行
 - ★天津日本租界遼寧街三五番地二戶滿泰洋行
 - ★青島招遠路金森洋行
- 上述代售處缺貨時請直接向總店訂購立即奉上

日本定價
小瓶・一元五角（外加郵）
大瓶・三元五角（外加郵）

麗王洗臉雪花膏
オレノ洗顔クリーム

苔岑詩壇

廓堂松籟來過半月莊喜賦

倒屣門前一笑迎
山莊何物供佳客
呼杯共話舊時情
當面芙蓉雪色清

奉次克堂公見似詩韻

湖光綠色宛如迎
白雪從頭難可和
一笑凭欄各有情
語來偏覺齒牙清

同 石塚 參 景

半月莊中辱送迎
插空蒼嶽尤堪仰
洋洋和氣見深情
皎皎千尋終古清

涵空山莊招飲呈廓堂主人

閣聚大觀披辟蘿
臨階華嶽千秋雪
談入風流興逸逸
倚欄長嘯秋之夕

主人迎客太殷勤
澆酒胸中消磊塊
勳庸夙仰巖廊相
不關打窗山雨猛

蝶如將遊燕京來告別
即賦此以壯其行

北京王氣儘陵遲

到日知君感黍離

千里關山月沈處
燕臺馬骨昔無價
遠客始酬孤矢志

祝世界一周飛行

神國男兒意氣雄
萬三千里一翔破
鳥人羊角揮扶桑
鵬翼圖南何足伐

優秀無雙純國產
斷乎不負制空任

同 野間 政 大 阪

羊角扶搖鵬翼張
萬邦環視唯唯若

同 日本之名既占先
五洲絕贊且傾倒

送吉田重雄君壯途

一氣飛翔五大洲
可知萬里歸航日
氣壓乾坤機杼橫
細心放膽能操縱

蓮塘夜歸

蓮塘無地著炎塵
水外皆花花外月

葉橫山又吉 屬

蕪風吹袂曉涼催
身入白蓮花界來

寄影山霞庵

豆州臥病海之南
流露性靈演且厚

松島瑞巖寺

鳳輿會幸古禪房
梵唄無聲雲氣靜

游大島

滄溟幻出一青螺
夙播世間名藉藉

兒某歸朝書感

慨然忘死遠征兒
骨肉團圓變稿勞苦

題墨竹圖
瀟湘咫尺憶靈妃
御怯山堂風雨夜
時事雜吟
善謀善斷材恰適
聞道重慶恐惶甚
興亞前程何用卜
休說親蘇與親英
三面突擊二百萬
救援難期英法力
莫似以卵擲盤石
可憐半壁此江山

快 口

大 津

許 韻

一個多月來，雨還沒有住，人們的臉色亦都由晴朗變成陰霾。

早了一春間，忽然落起雨來，誰不從心裏歡喜：早種雖然沒得種上，晚苗因了有好雨水，不也還可以有收成。老婆婆們更念佛似的稱頌菩薩有眼：

「天，絕不會教人餓死的。」

然而，雨却一天一天的，纏綿綿綿總下個不停，一個月來沒有放過一次晴。

喜悅的心情漸次籠罩上一層陰鬱的暗霧，在淅瀝的雨聲中，不時可以聽到老人在歎息：

「雨再落下去，晚糧亦無了。」

原先，本有許多高興的打算，如：收拾鋤頭，向親戚討些堅實的糧種啊，豫想天一放晴不等特土乾就去耕地，翻土地也容易啊，對於牛，從今要加點豆料，也好要他多出些氣力。一個相同的希望，開花在所有村人們的心上。

雖然，雨還落着，在忙碌中，亦無個人不充滿歡欣。想來，冬季的食糧是有着落了，既可以快樂的度過三冬；更可以充裕的過年，絕不再似去年，家家戶戶愁眉苦臉。將許多美麗的樓閣在心頭建樹起來。但是那基石却是放置在沙上，經不得雨水連綿。一個月，祇一個月，都軟化了下去。同時，人們眼睜的陷落，亦漸漸隨了河岸加深。

燒香，許願，上供，祭祀那能帶領水族的龍王，一匹無名的小蛇，可以得到全村人的供奉，和享受這人們的禮讚的香火。然而，無論怎樣，却絲毫未能使雨止住，從朝到晚仍舊不停的落着。

漸漸，人們覺出這場災害將成爲不可避免的命運，沈沈的等候最後時間的來臨。他們絕不詛咒命運，亦從不敢對天怨恨半個字，祇怨恨自身的罪惡，尤其怨恨那特定的人。因爲，誰都相信自己並沒有什麼罪惡，受天的譴責是受了連累。所以更加深怨那特定的人。其中，老太太們是更甚。當她們聚攏在一起時，使用盡了思索，想要將這公衆的罪人指示出來。於是，她們便從這個人身上想到那個人又想到別一個人身上。幾乎想遍了全村的人，却也想不出究竟該是誰犯了什麼罪惡，才惹起天的震怒。

終歸，有人想了出來。立刻這般老太太們更擠攏些，立起耳朵爭着問是誰。

「啊，是她，一定是她！」

一個百態，即時便肯定了這罪人該是她。因爲她是外方的人，據說是活人妻，今年春天再醮，嫁給了二祥。人們平時都是眯了半個眼睛對待她。當面雖是二祥嫂二祥嫂的稱呼着，轉過臉去，便指點着脊梁骨詬罵她：

「後婚老婆白虎星，嫁一家敗一姓的妨人精！」

有的還替二祥哥抱冤，怎麼就會弄上個這樣的女人。請想這災禍還不是由她招來的嗎？啊，可找到了目標，老婆婆們便洩忿的加以惡狠的毒罵，好似這將臨的災害完全是從她身上帶給村莊來的，她成了全村的罪人。噫，輕蔑，實難，諷刺的態度和臉色，使她不敢再外出。除去每天汲取一些做飯的水以外，在村上是很少再能見着二祥嫂的影子，那苗條的身姿。

她自己也感嘆着自己命運的惡劣，從小就喪掉父母，寄生在別姓人家，早就受盡了人家的冷眼。到了相當的年齡便貨品似的被賣給一個陌生的男人。不久那男人又死去了。二祥哥那時正在那地方幫人做短工，由他出了二百塊錢交給那死了的男人的母親，她遂隨了他回到鄉間來。因爲自己是在城裏生長大的，雖不是怎樣時髦的裝束，可是在鄉間人的眼裏看來，却極爲刺目。年青的女人們由羨慕轉成爲嫉妒；老人们却死也看不上眼，說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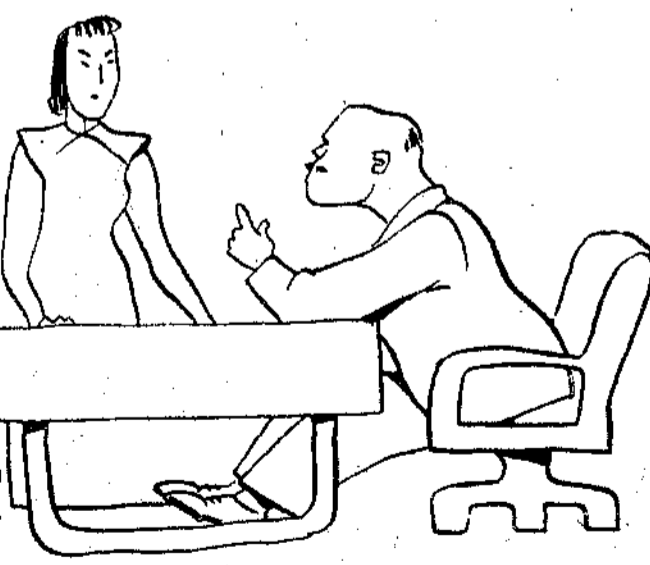
「年頭壞了，都壞在這般妖精的身上！」

這回酒酒大水，張開了大口要吞了村莊，人們都實怪她，成了衆矢之的。她亦自怨自艾，爲何生來這般命苦。一記起那些人的臉嘴，即想投到水裏死了倒也心淨。可是一想到死，另一個結實的小夥子赤紅的臉又轉到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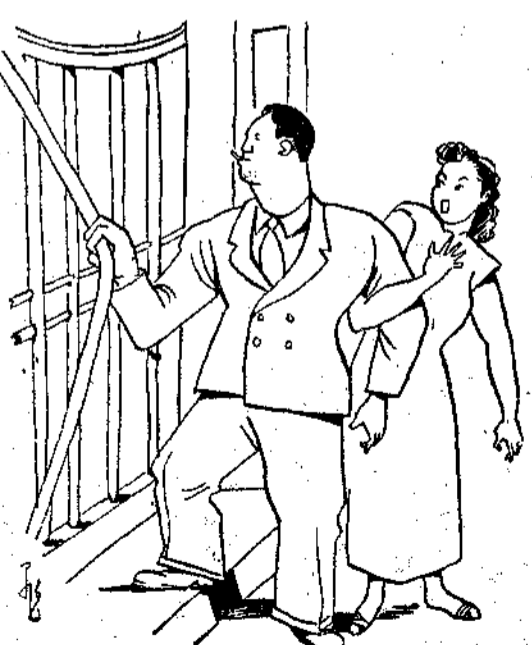
「聽她們那些胡說八道！有我在，她們敢把你怎樣，害的什麼鬼怕！」

「有你，我又怕什麼？」

一記起這些話，自己便又添了些勇氣。有生以來，也祇有他安慰過自己，對於自己這般體貼的對待。想到這裏，尋死的心，業已化爲烏有。心上鬆解了，面上亦露出一些笑容，就高興去給那有情義的男子預備夜飯。



• 作 飛 孔 • 人麼什有裡家？歲幾十妳？理經
L？磅少多重體？有沒婚過結



運動家：「不開門？都睡死了嗎！」
• 孔 飛 作 •

◆◆◆◆◆一之展同共：聲先展畫漫入個刊本◆◆◆◆◆

下，天和地濛濛連成一片黑，聽得見的祇有雨聲，風聲，和河水的流聲，偶而也有個沉重的雷聲在遠方響着。這樣，愈顯得萬般都是淒涼，一盞小燈，火燄被風雨欺成豆粒大小，想抽袋煙，亦點不着。兩個守夜人開始談話，藉以破解這單調的岑寂。

二祥嘆了一口氣說道：

「水平了槽，就不能不加小心，何況這些天來，上邊淋，下面泡，堤身的土早就鬆軟，有一點小窟窿，就會要了全村莊人的性命。這時候是千丈高堤經不起螞蟻一撞的關頭了。」

一若是能防堵住了，那是大家的福氣，淹了，亦祇好認命，那是天意，可是我們却亦不能不略盡人事。」

「聽說這許多年都沒有修堤，還有人不斷的掘水道，祇圖一時引水便利，却未想到留下禍根。」

「雨亦太難了，儘是濕泡着亦足以將堤泡塌了。」

忽然從左近傳來咕咕的響聲。二祥驚的跳了起來：

「這大黑的雨夜，誰跑十里路來。」

「那可也難說呢。」

提了半死不活的油燈，摸索着向那邊查視一過，發現堤上陷一缸口大小的圓洞，河水一股子一股子往裏邊流着發響。二祥將燈遞給萬順，從附近移了袋土，想堵塞那洞口，誰知水流下來的力量更大，怎樣的堵亦是堵塞不住，而且那洞被水沖激一片土往下落，洞的口徑向大處開放。堵了五六次麻袋沒堵住，口子已竟有了六七歲孩子的身長般大小。二祥爬了過去，便將身子倚在那裏，一面催促着萬順說：

「咱們人少，弄不住了，你快去揮鑿喊人，我先用身子擋着它。」

「用身子擋，那如何能行？」

「不用管！你快去叫人，快去！」

祇聽他喊出了一句：

「快來人啊！河堤出險了！」

萬順的影子便消失在珠簾低垂深暗的雨夜中了。

二祥回過頭來，望望河心，波浪一個個跟隨一個個撲了過來，有時大波浪的水花竟會濺到臉上。

一時雷電交作。雷隆隆跟着雷閃閃擊，從半空響到地上，引動河水奔騰躍起。浪花捲着風，瘋狂獅子般吼聲，如一羣野馬被驅到欄邊，沒頭沒腦沖撞着堤岸，奔爭着想暴出岸。雨，一陣大一陣小，風暴攪亂了雨垂，更助長那匹

獸的野性，益發加緊來吞蝕岸。二祥漸覺得有些支，頭上流下的雨水和汗珠混合在一起，從腳跟下侵上來些冷意。心想，這些人為何還不快來，他抖擻精神，咬緊牙齦拚命要努力支持這難關。

遠遠的已能約略從雨絲的縫裏望到明滅着的一星火光。藉了閃電亦能看出大道上蠕動着無數的黑點，心中微微舒了一口氣，覺得人們就要來了，自己該可以息息肩。

漸漸近了。在雨中亦祇能模糊的辨出紛亂的人影：和碰響着的鐵器聲，人聲亂叫，銅鑼和梆拆敲得山響，中間還夾雜着狗的亂吠聲。像水被煮沸騰了，人們的神經都極度的緊張。搖撼着的燈火，亦不時會被風雨吹熄。人們都奔

向河堤這裏擁。從風裏斷續傳來：

「出險了，搶搶去！」

這呼聲，隨即被風雨淹沒了。

首先跑來的兩條黑影，二祥即刻看出一個是萬順，那一個是自己的女人。她披散了頭髮，渾身淋得水雞似的，橫衝直撞的奔了來，一看見二祥便喊：

「二祥哥，你還不快下來，你真不要命哪！」

「你跑來做什麼！」

這時人們都隨後趕到，分頭忙着挖土裝麻袋伐小樹釘椿，誰也顧不得道滑滑的立脚不穩。

又一陣急雨。一片極亮的光閃閃，照明岸上幾多男女老少的憂憤焦慮而流着汗的面孔，隨着一個霹靂宛如天崩地裂，震恐衆人的身心。在尾聲裏祇聽到有人喊救命，倚在缺口地方的二祥哥隨了一片河堤，同被捲進了河心，怒狂的波瀾從那空際處翻轉出來。

「你們怎麼都見死不救啊！」

二祥嫂哭不成聲的叫喊着。

人們見失去了二祥哥，正驚惶恐懼，手足無措時，二祥嫂又急遽的一躍身，嗚嗚投進洪流。萬順從傍一把手沒得揪住，他便喊：

「救人啊！二祥嫂投河了！」

在一丈開外，水裏有氣泡聲響，看是二祥嫂的屍身，只一冒頭便流去不見了。老太太們的眼也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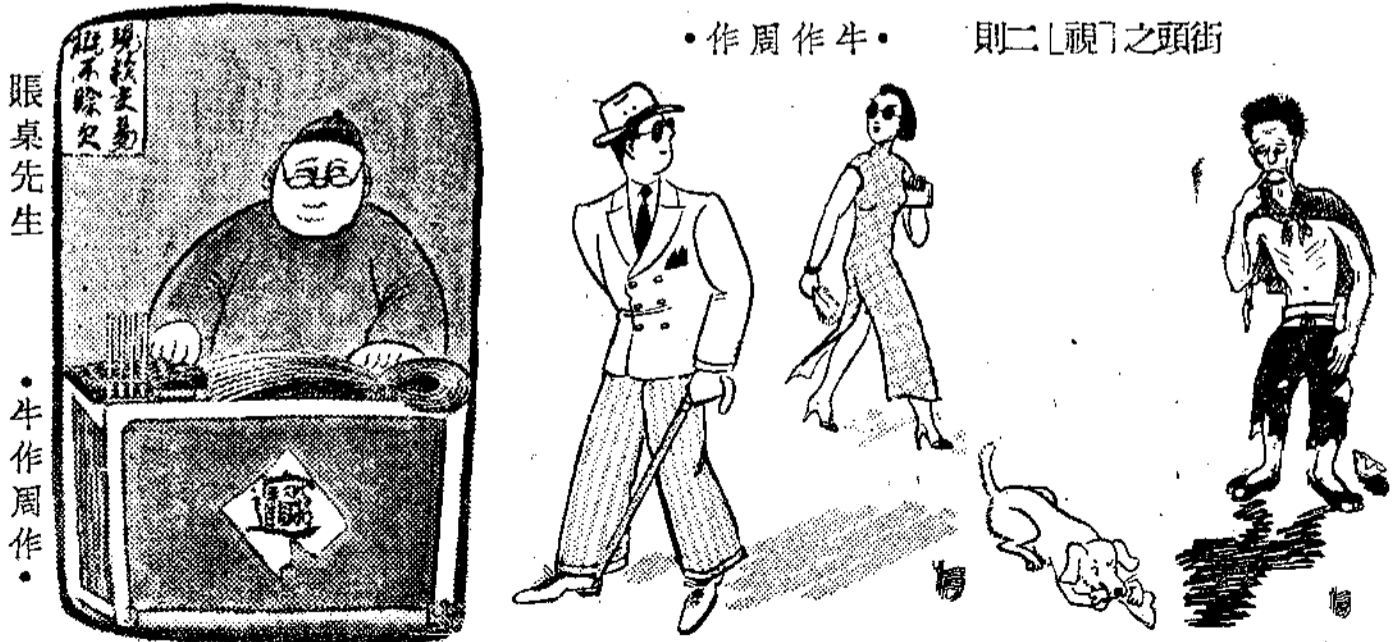
然而，人們失去了重心，怪嘍急叫，三兩個女人和小孩吓唬得哭號起來。想堵堤已來不及，人們拋下笨重的傢俱，轉身便向回裏逃走：

「不保了，快逃命哪！」

水從那口子裏擠了出來，牛吼般怪叫着尾追這羣人。在人們還沒有能掙扎着逃出死神的手心時，大水已竟漫沒了村上的房脊。

二之[展同共]:聲先[展畫漫入個]刊本

• 作周作牛 • 則二[視]之頭街



張桌先生

• 牛作周作 •

羔羊

奉 天

林 緩

一切的話都問完了以後，一個高大的漢子，臉上露着一種得意與譏笑的樣子，對我操着生硬不太流利的話：

「跟我來！」

默々地跟着他走下樓梯，我看着他推開前門一隻鐵門，我們便拐進一條很狹小的甬道，前面又是照樣的一隻鐵門，但這門是鎖着。他按一按門邊的電鈴，便有一個人從鐵門當中一塊小方洞里往外望一望，然後把鎖着的門打開，讓我們走進去：

一股陰暗潮濕的氣息撲到我臉上，我仔細看一看周圍，迎着我的正是一個弧形的建築。許多條鐵柱密々地擺在外面，好像多少隻鐵籠擺在眼前，里面便坐着許多人，排成許多直行。因為都背面向着，所以我不見他們的臉。

那個開門的人重鎖上了門，回來坐在他的櫃前，照着他那漢子手中的冊子把我名字寫完了以後，便開始搜索我週身。兜里的東西都搜完了，他便讓我順着下面好像樓梯似的階沿走下去。這是共分兩層的囚室，上面是與地面相平，下面便是地下室，這人坐着的階沿，便像是舞臺口一樣。無論是上面與下面的囚人舉動，都不會逃過他的眼睛。

我剛走下階沿，水門汀的地面上是灑滿了冷水。他突然在後面叫住我，也操着生硬的言語說：

「鞋的脫下來！」

我順從地脫下來，兩隻腳便站在多水的地上，我知道，這是他故意給我的小折騰。他看一看我的鞋里並沒有什麼，才打開了一隻鐵櫃門，讓我走進這類似動物園中裝野獸的籠子一般的小屋子裏。我低着頭從這矮門走進去，他使用力很快地關上了，然後又上了鎖，那速度，好像我的腳一慢便有被鐵門夾折的可能，而且那震耳的响聲，幾乎震碎了人的神經！

這小籠子裏，一共才兩個人，兩邊是白的石灰牆，地是堅硬的木板，大蓋是天々擦的原因吧，却很光滑潔淨。在籠邊躺着一個，臉却瘦得可怕，兩隻眼睛顯着大得特別，頭髮蓬鬆着，口中不住的哼叫，並且痛苦的翻動着他的身體。

那一個不過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穿着黃布的學生服，筆直的坐着，我把鞋放在鐵門邊，便坐在他後面。他有

時不安地回過頭要與我說話，但是看一看那上面的監視人，又很快地回過頭去。

可是，他終於大着膽子小聲地向我問道：

「你什麼事？家在這住嗎？」

這簡短的話問完了以後，便又把頭轉過去，裝着沒有事一樣，我告訴完了他所問的以後，我又問他：

「你什麼事？」

「小偷。」

「你在這幾天了？」

「三天。」

他祇輕聲的 answering，並不回過頭來。我望着前後的鐵柱，想到方才妻的恐怖的臉，與今後領着孩子在這異地的生活，除了自己恨自己做事的不慎，同時像是有着一根燒紅的鐵，不住地在我心上烙着，我恨不能立刻越過這鐵欄，飛到家里去。我知道妻的懦弱性格，經過這意外的驚嚇，一定不知怎樣才好，痛苦使我不能安定地在地板上坐着，但是我隨隨便便站起來一定是不可可能的事，於是我又想到與這孩子談一談。但是我問他兩句，他並不再回答我，我聲音便提高些，他才驚恐地回過頭來，悄々地說：

「不要再說話，聽見他要打的呵！」

不過這驚慌痛苦使我不能沈靜一刻，我稍一沈默，便又問道：

「你姓什麼？」

「金。他小聲的問答，仍舊不轉過頭來。」

「你十幾？」

「十六。」

「家是這街上嗎？」

「不。這次他把頭回轉過來了：『我是朝鮮人呵！』」

這回答使我吃驚，我想不到這十六歲的孩子，中國話却說的這樣好，如果他不說，我一定不相信他是外國人。

這時那躺着的人，兩隻大眼睛閃着亮光，睜着那監視的人痛苦的喊叫，兩脚猛力地撞着地板，我疑惑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那朝鮮孩子忽然回過頭來，看一看我，便把他坐着的兩條毛毯遞給我一床，讓我坐着，我感謝地坐在身下，心里想到如果在這里不能很快地出去，我也應該讓家送給我毯子和被的。

可是那個躺着的人忽然狂吼一聲站起來，兩眼射着可怕人

三之[展同共]：聲先[展畫漫入個]刊本



小姐！您的病是……
• 何紹君作 •



家小
• 何紹君作 •

的光亮，滿地奔着鐵門走來。這次我更疑心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了，我因為正坐在鐵門邊，所以恐懼地站起來，想躲開他，等到他剛走到門邊，便軟弱地倒在地板上，口中不住地喊道：

「太君呵！給一點吧，我要死啦！」

一邊喊着，一邊從地板上爬起來，兩手握着鐵柱，仍舊哀懇着。但是那監視人却從階沿上走到他面前，從鐵欄縫里兇狠地給他一脚，他又躺下去。不過這樣一來，他却看見我坐在那床毛毯，於是忿怒地問道：

「什麼？那個的？」

我不瞭解他的意思，祇告訴他這是那朝鮮孩子的，於是更氣忿起來。他用着我聽不懂的話問這孩子兩句，便把我們兩人叫到門前，取過了一隻手鐐，把我們兩人每一隻手控在鐵柱上，攔回了那躺着的，便走到自來水前，用小鐵筒接着，擰開了水管。

「要澆我們涼水了。」這朝鮮孩子憂鬱地對我說。

這話給我一個大的恐怖，我想到用刑有一種濯涼水的刑法，我想我這衰弱的身體，也許會灌死的吧？但是祇一瞬的恐怖，心反到平靜了，我好像失去了知覺，看着他接滿了涼水，對着我們走來，我想這一定要澆了。可是出於意外的，他却把一筒冷水對着我們擲來。

一陣冰涼的寒氣使我打了一個冷戰，已經是全身盡水，那孩子已經知道這回事，所以預先把頭低下了，因此僅濕了全身，臉並沒有着水。擲完了水，他把我們手打開，要回了那毯子，便吩咐我們把地板上的水揩乾。

雖然外面正是酷熱的夏天，但是這里却非常陰涼，這回全身澆滿了冷水，身上更有些冷起來，我脫去了外衣，但襯衫也濕得發潮了。這孩子在擦地上水的時候，好像他知道我感覺到受了重大刺激，所以他脫下自己的襪子，使勁的擦，不讓我動手。

擦完了以後，我們便又坐在潮濕的地板上，他又悄地問道：

「你來的時候幾點鐘？」

「一點多。」

「唉！離吃飯還早呵！」

我知道他是餓了。整個的囚場，雖然裝置有四十幾個囚人，但是空氣却異常死寂，除了偶爾聽到一兩聲沉重的嘆息，與幾個人痛苦的喊叫，再沒有一點聲音。

囚室的時間是蝸牛一般的遲慢，我盼望在這死寂的空氣里能有一點變動，同時我幻想也許等一會會放開我，但是

却什麼也沒有！

雖然僅祇一兩點鐘，但是我却覺得有一年！這時忽然門鈴又清脆的响起來，我好奇的回過頭去，那監視人打開了門以後，方才帶我的那個人却走進來，手中拿着一個粉紅色的小點心包，對那監視人說些什麼，那監視人便指着我告訴他。

「怎麼弄滿身水？好好的守規矩，你看這該多糟！」他表示着一點同情的樣子對我說，同時把那點心包從鐵柱的縫中遞給我，「這是你家里送給你的，你放心吧，她知道你在這里！」

這雖然是一小一點東西，但是竟給我帶來了莫大的慰藉，我打開那紙包，雖然是早晨的飯還沒有吃，但心火的燃燒，一口也不會下嚥的！同時在想到要掛着淚的臉，連看都不許看的領着兩個孩子走回旅店，心又痛苦的攪着。

我把點心完全送給那孩子，起初他不好意思全要，但經我堅決的遞給他，他才留下，又悄地給那躺着的，人一半。這祇是片刻的慰藉，痛苦又狠地絞着我的心，好像不知經過了多少痛苦的歲月，窗外漸漸有些暗下來，門鈴又一响，一個人托着方盤，一個人提着水壺走進來，按着人數給飯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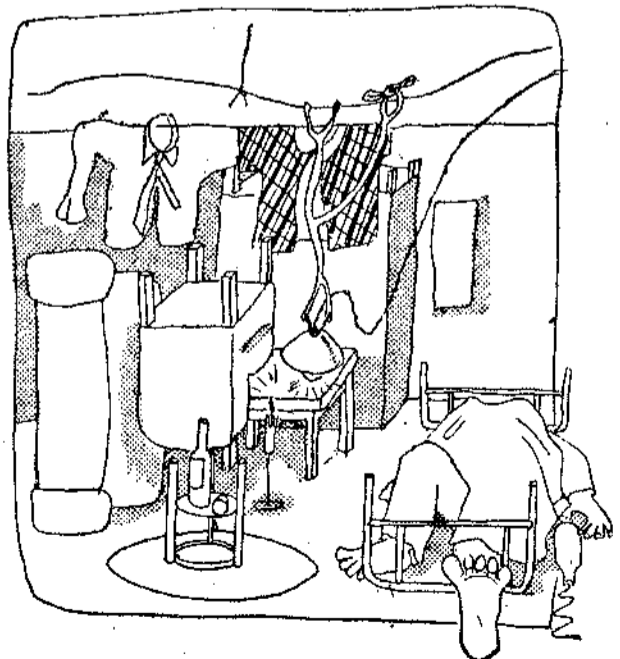
那個人給完了孩子與那躺着的飯以後，問我要不要，我搖一搖頭，他便走過去了。很快地吃完了飯以後，囚場的空氣更死寂起來了。電燈亮了，監視也換了人，我看見這孩子有些困倦的想睡了，但是他又不敢，剛閉上眼，便又恐怖地睜開。大概別的屋子裏也有人想睡吧，時常聽見那監守人忿怒的罵着。

一直又延長了好久時間，才看見那監視人從另一個囚室里放出一個孩子，在分發着毛毯，每人一床，並且告誡着第二天不准再留下，我才知道白天那孩子的毛毯並不是自己的，同時他告訴我，每天是讓他出去幫助那孩子分配毯子的，現在不用他了。

毯子發完了以後，讓大家都睡下了，但是我却看見那監視人打開了我們的鐵門，使我有點驚訝起來。這時那躺着的，人，却慌率地走出去，那監視人又從別的屋子也放出了幾個與他同樣的人，齊集到階上，給他們一個好像注射的藥針，讓他們互相扎着。於是，我恍然，才知道這些人都是瑪琳戀者。

扎完了，又按屋放回去，再聽不見這些人的痛苦叫喊了。在明亮的燈光下，我想到妻，孩子，我的心好像被一隻利刃在剪割着，我顫慄着，無論如何也不會入睡。等到我

◆◆◆◆◆ 四之展同共：聲先展畫漫入個刊本 ◆◆◆◆◆



醉人搬家後的第一夜

·小乖作·



賊：「先生，我是試驗々々這是不是真是鐵的。」

·小乖作·

疲倦的剛要睡去，窗上又早抹上了淡白的晨光，而喊聲起來了。

這是我進來第三天的事了。
每天鐵門的巨响，受刑者的喊叫，監視者的殘酷打罵；這一切都是震碎每一個人的心。

祇要囚人一回頭，一談話，或者疲倦的低下頭去，那監視人的皮鞭，便像對牲畜一般的狠狠抽打着。也有時用手铐把囚人的手脚鎖在鐵欄上吊起來，或者用水管猛勁的澆，一直澆到你全身都濕得落湯雞一般才罷休，而那遠處的用刑處，又不時傳來扯裂人心的哀鳴，這一切，是不會讓你心上有一刻平靜。

長長的白晝，便是一個難忍的苦刑，每天困倦地剛盼到夜間，但是冰冷堅硬的地板，時常不能讓人熟睡，而往往由沈睡中冷醒。

我正在昏々的想着家中，突然鐵門一响，使我驚嚇的回過頭去，又是一個衣裳襤褸破碎的孩子放進來。

不用說，我也知道這孩子的罪名，他規矩地坐在我前面，衣服都已經濕了，這當然是溜過冷水受完了刑。

我悄悄地向他：「你因為什麼事？」

但是他沒有回答。等到吃晚飯的時候，他分得了應得的兩個飯團，很快的吃完了以後，才向別人問道：

「就祇給兩個飯團麼？」
「你還想多給嗎？」那朝鮮孩子笑着他的不懂事。

「唉！這那能飽！」他嘆一口濃重的氣。

對於每天分配的兩餐，雖然初來的一兩天，因為心火的燃燒，並不能吃下去，但是現在也有些覺得不夠起來。

現在我們這小籠子里，已經住有六個人了，有一兩個身體較強的人，更不住嘆息着飯的不够吃。

晚飯吃過後，監視又換了人，電燈也來了，這夜班的看守，比白天的和平一點，所以我們可以乘機談一點話，來排遣這飯後的一段痛苦時間。是的，每當晚飯後，一棵心更痛苦的傷感起來。

我又問道新來的孩子：
「你十幾了？」

「你有父母嗎？」

「沒有了！我爸爸以前是農夫，不知道怎麼的，不能住在鄉下種地，帶着我跟媽到這城市里來，爸拉車，但是去年

吐血死去，媽在爸死後兩日也死了……」
他有些傷感的說不下去了。

「你沒有親戚了嗎？」
「一個姐々，不在這。」

「你每天跟誰過呢？」
「跟誰？我便指指要飯吃，這面跟小文他們偷紙便被抓進來了。」

「你常偷嗎？」
「偷來錢幹什麼呢？」

「偷來錢便吃餃子，偷不來就得餓着，要飯也沒人給，我去年就讓他們抓着一回，送到救濟院，可是在那幹活累也累死啦，所以我又偷着跑出來。」

他說到這，怔了一會，又接續下去：
「唉！我姐夫是唱戲的，他從前讓我跟他學戲，說學武生不行，可以學老旦，可是當時沒幹，這回要放了我，我一定找他，再不偷東西了。」

但那朝鮮孩子，却引為同志的說：「放了以後我還幹，你跟我走好嗎？」

他沒有說話。

「你在外面晚上住在那裡？」我問。

這次沒等他回答，那朝鮮孩子便搶着說：
「當然住在公關里了！還有錢住店？」

面對着這兩個不同國籍的孩子，使我忽然想到迷途的羔羊里的那些流浪兒，我默々地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第二天早上又喊他過堂，他顫抖地悄聲說：
「又該挨打了！」

「你承認了吧，認也不要緊的！」
那朝鮮孩子這樣告訴他。

與他同時上樓還有一個比他大二三歲的一個孩子，我想，這一定是他的同伙叫小文的那個了。

三

受過了兩次刑，這孩子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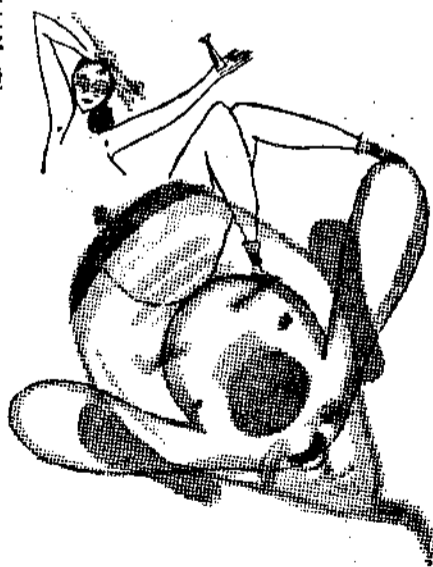
「我盼把我送到法院去，聽說我歲數小，便不犯罪的，要再送到救濟院就壞啦！沒有保，老也不讓出來呢！」

這孩子承認了以後，自己便這樣不斷地說，可是自從承認給供後，仍舊不見有轉交的消息，我們這幾個人，漸漸都消瘦起來，一天僅々四個小飯團，無論如何也添不飽每人的肚子，還不到五六天，這孩子已經瘦得像猴子一般了。

有時吃不飽，便低着頭幽泣起來，同時嘴里不斷的說：
「天啊！祇要這回放了我，我真要學好了。」

同時漫長的白晝，使這孩子時常困倦的倒下去，結果便

五之[展同共]：聲先[展畫漫入個]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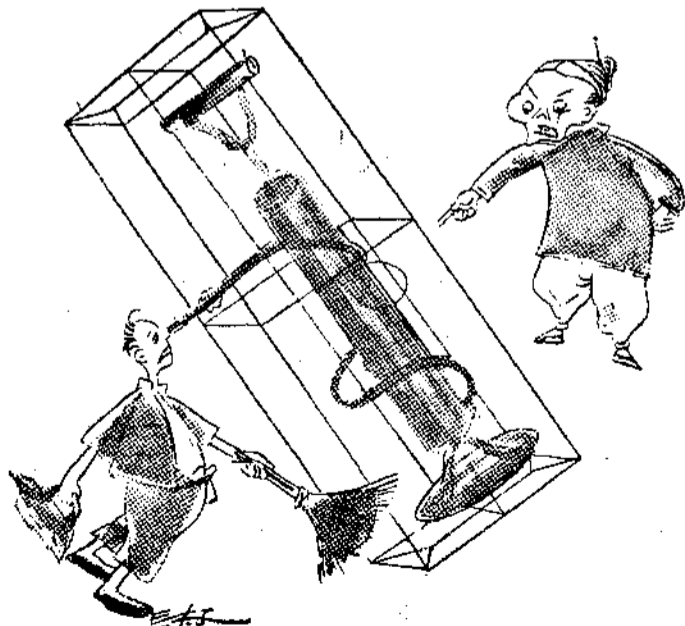


大老官說：
「我無量矣！」

譚沫子作。

內掌櫃與小徒弟之間的東西。

譚沫子作。



是一頓皮鞭狠命的毒抽！我已經進來十幾天了，來的那一切的事也都認了，可是仍舊也沒有一點動靜。難忍受的時間，折磨得人幾乎發狂，我惟一的安慰，便是幻想也許幾天便放了我！

可是，這中間，裏面最大的哀愁，讓他們允許，來看我一次，告訴我，一些朋友們都轉告我必須送到法院，等到送到法院，他們會想法的。

聽到這樣的話，我幻想的希望又受到了絕情的打擊！但是這樣一來，我便焦急地盼望能即刻送我！

第二天，一共叫出了我們許多人，都捺了手印，那孩子便悄悄對我說：

「這回你該好了，一捺手印，便要放了，我去年便看見他們捺手印的都放了。」

他一說完了，又自己悲哀地說：

「我那一天能捺手印呢？」

我對他的話，雖然不全信，但也好像他說的話有一點可能。可是手印捺完了，時間仍舊在痛苦的難耐中滑過去，還是沒有一點動靜。

四

進來的二十一天早晨。

我看見法院那司法警又來捉人了，我心里一動，心中在想，今天也許能把我捉走吧？

果然，他念到了我的名字。雖然知道不會放我回家去，但是心中仍舊感到一點舒暢，我是在這里有些呆夠了，那怕再到一個地方比這還厲害，我也願意的。

那監守人把我的東西都運了以後，我們幾個人便都跳上了灰色的囚車。我從那車窗的小洞里，望着外面的風景，已經是秋初的景象了，眼望着自己常散步的一條瀝甯路，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這天正是雨天，外面落着灰濛濛的雨絲，這秋雨，更怎樣的撩起我的沉重的悲愁！可是這時我想到妻上次的話，我想也許到法院以後便會准保釋放吧！

可是過完了堂以後，事實又打碎了這希望！我又被押送監獄里來。這里雖然監視寬鬆一點，但每天永做不完的縫那手套的工作，是那樣的厭人！那多的駭人的臭蟲與跳蚤，放在地下的便筒，這一切一切，幾乎窒息了人們的呼吸！

一個月中，兩堂過完後，受到了一個惡毒的悠長的判決，使我又一次受到了絕情的打擊！但是這中間，一個好心的朋友，曾來探一次監，給我一點慰藉，告訴我他們盡

量幫助我，可以二審上訴。但是上訴狀遞上了以後，因為法院遷移，一切案件都擱

下了。而且對於上訴我也沒有一點確信，每天過着灰色的充長的日子，已經完全陷入悲哀的絕望中了。

時間已經來到深秋，每天一次的十五分鐘運動，可以讓我們出去看一看陽光。一天，我在院子中，看着天上那變幻的白雲，飄過眼前的秋風，心中浮蕩起淡淡的悲涼。可是我却突然瞥見那叫小文的兒子。

我慢慢地把腳步移到他身邊，輕輕地問道：

「你叫小文嗎？」

這孩子驚訝地望向我，回答一個「是」。

「與你一同犯案那個孩子呢？」

「他？他在××署教打死了！」

我剛要問因為什麼事，那看守已經命令站排回屋子裏了！

回到屋子裏，我默默地想到那孩子的死因，簡直是一個難解的謎！但長久的浸在痛苦的環境中這件事，也漸漸淡忘了。

五

是一個嚴冬多雪夜，我被釋放的第三天，我到二道街訪一個朋友。這S市的氣候，是那樣的冷得可怕，我盡力把頭埋在大衣的領子裏，但臉上仍舊像刀割着一般，兩手在大衣袋裏也有些麻木了。

我急匆匆地順着以前走過的路走着，那知道走到那朋友的家已經遷移，而換了一個新的戶主了。我失望地走出來，又轉到三道街，中間又經過一個朋友的家，我知道這朋友已經離開這里了，我想到夏天，每天同幾個朋友在這里夜讀，每人都抱着一個美麗的幻想，但是現在都星散了！

我悽然地站在門前等了一會，在冷落的夜街，我却看見那朝朝的孩子：

「喂！他親熱的對我招呼：『你是林嗎？你那天出來的！』」

「喂！我出來才三天，你早就出來了嗎？」

「我在署里押五十多天才放啊！」

「現在你還幹什麼呢？」

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沒有回答我，這時我突然想起那偷紙的孩子，他才告訴我，我走的第七天，因為他逃，被捉住了，問他因為什麼要跑，他說餓，飯不夠吃，可是這樣一來，每天却給他一個飯團了，還給他帶上了手烤，而一天打兩次，第三天便打死了！

聽到這樣的話，我半天沒有說什麼，我又看一看這異國少年，慢吞吞地問道：

「你還幹那個嗎？」

本 刊 個 人 漫 畫 展 先 聲 告 白 共 同 展 覽 之 六



秋與白鞋與人

• 范榕子作 •



詩不成

• 范榕子作 •

宵行

龍 江 立 日

「不幹便餓着呵！明天我想上M市，這里不行了！」
我們又說了幾句話，便分別了，在這使人窒息的冬夜，

我又想到了「迷途的羔羊」里的幾個流浪兒。
八·廿八·下午

行在這沒有星月的深宵，又在平日就十分寂寥的街上；
街燈半天才可以碰到一盞，却又高之幾黃的如一個病人。
如一個病人，這燈，這街，這深宵。還有呵，我有一顆
病人的心！

剛剛在咖啡店我又碰到他，那白俄男子；和平日一般，
一杯又一杯的他把強烈的「渥得加」向肚子裏灌。從我進去
直到他們走出，雖然他身邊那年青憂愁的女子會幾番用
近乎無情的藍色阻止他。但竟連點效用也沒有，一杯又一
杯的他仍把把強烈的「渥得加」向肚子裏灌。

並不認識，我們也沒接過話；祇有幾次我坐在近門的座
間，見他從裏面醉昏昏走出來，到我身邊便把瘦瘦的一隻
大手拍到我肩上，有時並用不正確的滿洲話說一句：
「年青的朋友，少喝一點。」

接着便「哈哈……」的大笑起來。
異邦人，我並不在喝酒，而且我怕你的笑聲呵。
我們全是那咖啡店裏的熟主顧，我每次去的時候多半會
碰到他坐在裏面拚命的喝「渥得加」，他——

身材高大，瘦的臉上堆滿傷痕的繃紋和鬍鬚的白俄中年
人。常上身的是套舊透了的兩排鈕的丈青色制服；縱會也
穿過褐色的洋服，已經十分不合適，而且那總是當他攜着
那個年青憂愁的女子去的時候才穿在身上。

因此，見他好久不帶那女子去，咖啡店裏的伙計就時常
這樣取笑他：
「先生，你好久沒有穿褐色洋服了；」
他並不懂這話的意思，總是低下頭便；

「那，那洋服……在早先……」
聲音極輕的，彷彿他自己也不想聽到。
回頭便大聲的：
「伙計，「渥得加」不要大瓶的，快……」

接着是俄國話，伙計不懂。
每次這樣取笑他以後，這天的酒往往就多賣他幾瓶，因
此咖啡店裏的伙計竟把這話當作熟了話，即不一定當那白
俄人面前，別的顧客也常常聽到了。

每次見到他那樣子，我的心為他感動的難過；雖然他會
幾次醉後把手拍到我肩上，但我們終不能因此認識，我又
不懂俄國話。而且像這樣的事我真不願鑽入他的記憶裡呵。

異邦人呵，你的記憶是些什麼呢？
對於他我一點也不明白，只是每次走到那咖啡店時總見
他一杯又一杯的把強烈的「渥得加」向肚子裡灌。
喝醉的時候就說些胡話。
是些低微而模糊的俄國話呵，我不懂。

那一次我已經吃好了預備走出咖啡店的時候，我聽到有
人踏踏沈沈的皮鞋聲走進來，抬起了頭，是他，是他呀！
他嘴裡呼着俄國調子。
說多們凄傷的調子呢！
異邦人呵！我怕聽。

當他攜着那女子去咖啡店的時候，從進門直到走出，他
們總是不常說一句話，却又有許多話似的互望着；看到他
那樣一杯又一杯的喝酒，那女子每次都是阻止他的，但——
「這阻止又連一點效力也沒有呵」

我的希望每次也都失敗的。
有時，他同她說了些什麼，或是她同他說了句什麼，像
立刻有忍受不住的痛苦絞上他的心，便不嫌手疼的用力敲
着桌子，直敲得桌面上的東西大響起來。
如給我暴風雨的恐怖，我真怕聽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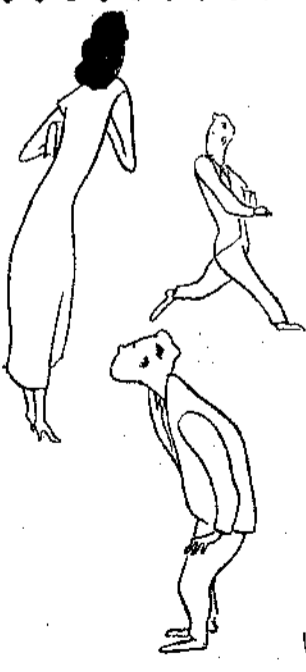
在一個晚上！
那天晚上該比今晚亮得多，我向咖啡店走去的時候已是
八點鐘，月亮照着。
到了咖啡店，裏面那白俄慣坐的座邊圍滿了人，我找不
到伙計來問一問，便也走近去。

我不忍着！
他醉得如一條瘦狗伏在桌面上咽泣着。
咽泣着如一匹受傷的狼嗥傷的叫着。
不知從那裏流出血來，他用血在桌面上寫了一行俄國字。

一個懂俄文的紳士說那是：「大俄羅斯帝國母親。」
我心裏寫着：「五月初，春之尾，在這××地方，一個
中年白俄悄悄的想家中了。」

我呆呆的望着他，好久他才擡起了腦袋，望望圍住他身
邊的人群，抹一把眼淚又狂笑起來。
笑也要流淚嗎？
忽然他操英語說：
「你們看我作什麼，我早先也是個極端反對流淚的人，可

七之七展同共：聲先展畫漫入個刊本



新來的女同學
龍翼作



梨花海棠圖
羅鳳作



紀念攝影
羅鳳作

是現在……現在，你們不懂，你們……」
 這樣說着便站起身來，低頭輕輕的用手指抹去那桌上的
 「大俄羅斯帝國母親」說：
 「我太太可笑了，我太太可笑了。」
 這兩句也是用英語說的。
 我本想用英語和他說話，可是他彷彿知道有人會問他
 什麼一般，擠出人群跑出去了。
 預備來吃一點什麼的我，什麼也再吃不下去，伙計過
 來問我，搖搖頭，悄悄的走了。

一個雨天！
 雨正落得大，我穿上膠皮鞋，取一把雨傘，預備向那咖
 啡店去的時候，就想：像這樣兩天或者不會碰到那白俄
 的，一點不明所以的希望，總以為不見到他好。
 到了那裏，我的豫想並不錯，全室裏我要算唯一的客
 人，幾個伙計都正閒着打盹，見有人走進，便全精神的把
 我圍起來。

我坐到我慣坐的最近的座間，仍如平日我要一份小吃，
 一瓶啤酒，因為是熟人，伙計又有空，便閒談起來。當把
 話鋒落到那白俄人身上時，一個伙計說：
 「這人真怪，彷彿憂愁是他每天的事情，我聽見過他好過
 一次。最奇怪的有一天他帶一張用白紙捲着的像片，我以
 為那該是什麼女人照片的——先生，你當知道一面啤酒一
 面望女人的照片流淚的主題，我見過不少——但當我將他
 所要的「濕得加」送到他眼前時，我的眼睛證明了我錯
 誤了，那照片並沒有什麼女人，而是照些我所想不到的房
 子，大街，馬路在上面，我再悄悄望他，他面色非常難
 看，眼像立刻就要流淚的樣子，且用難聽的滿洲語對我
 說：「這是我的母親。」這時候，我不禁要失聲的笑起來。」

我不出聲，我明白那伙計所不明白的事情。
 想到那憂愁的女子，我便問：
 「你們知道那女子可是他什麼人？」
 他們多搖頭，却另有個伙計說：
 「我以為總不是夫婦，也不像情人——先生，你別以為我
 不懂什麼叫情人，我在這裏當了四年伙計，我每天見許多
 對男女到這裏來，凡是情人我想總得接拍親嘴，可是他們
 却永不會作過那份把戲，我祇見每當他狂叫敲桌時，總如
 他在一杯又一杯啤酒時一樣的她阻止也阻止不了的……」
 這伙計說到中途送了另外伙計笑一陣。我仍然不出聲。
 而另外一個伙計把小吃和啤酒送上了，他們便全走開。
 我一面用食，一面落於沈思之中。

今天——

我一跨進咖啡店的門，就看見那白俄同那女子，坐在裏
 間了，異乎平日的，把頭擠在一起的談個不休。
 他們談些什麼呢，誰知道！
 我儘管茫然的望着他們，也許在他們身上我會發見一點
 我要發見的什麼吧。

因為這連串的同那女子說話，他一支手舉着的斟滿了酒
 的杯子便不能立刻放到嘴邊去，到後他語聲漸漸高大，手也
 不住抖了起來；杯裏的酒便儘管向桌上洒，可是他們全不
 覺到，有如他們的談話已造成另一個所在，他們也就在那
 另一個所在過活着了。

他忽然把話停止下來：就像大鋼琴立刻斷了簧一般，把
 手用力敲桌子，酒杯立刻滾到地上去了，杯落到地上響了
 以後，他却想送入口裡一口酒，這時候，由過來的伙計告
 訴他，想喝酒該另換一支杯子了，一面用手指到地上。
 他們這才睜大了眼睛。

接過伙計另送上的杯子，他一氣便喝了六七杯，那女子
 忽紅了臉望他為強烈的「濕得加」激出了眼淚，她自己把
 臉埋在手掌裏。
 妳笑了嗎？妳看；他還笑呢。

這時，一個人閃在他們面前了，是一個年輕的白俄男
 子。

年輕的男子不去招呼他，一聲也沒有，站在桌前。
 望着這男子，他忽很快的說句什麼，臉埋在掌裡的女子
 這才驚訝的站起來，很快的走近那男子，我該說；她倒在那
 那男子的胸前失聲的哭起來。

那男子說了許多話，中年人默默的站起來，握了他的
 手，而且還向伙計另要一支杯子，兩人便對飲起來。
 不知又有什麼事刺了他的心，使他大聲的又敲起桌面；
 顧客們伸過驚訝的眼光。

伙計又是：「先生，靜一點罷。」的反复的說着。
 那男子從衣袋裏取出白色小盒子，我親眼見他小心的打
 開他，且取出一枚半拳大小的銀灰色圓形的金屬物件。

那該是徽章之類的東西吧。
 望着那物件，他們悄聲的咽泣了。
 忽然他們又互吻那物件，互說着相同的一句話，彷彿教徒
 們的祈禱一般。

六隻眼珠子溶在熱淚之流裏。
 兩張嘴浸在強烈的酒裏。
 他們凄傷的對着話，是不是——
 「夢一樣淒迷的過去呵！」

「過去的光輝難道不會再回來了嗎？」
 「我的主，請給我們力量吧！……」
 我該說，這是想不到的事情呢！

本 刊 個 人 漫 畫 展 先 聲 共 同 展 之 八



學校如果沒有我們，教授都得到貧民收容所去。
 龍翼作。

大夫走進診室問：「那一位最先來的？」
 一個人搶上前去：「我。這是尊限三百三十元已經欠了三年了。」

陳乃豐作。

「您這咳嗽藥靈嗎？」
 「怎麼不靈，我咳嗽了五年沒有一天離開過它。」

流落到遠遠的這另一個人種的地方！
一杯又一杯的把強烈的酒向肚子裏灌！
爲別人所不憐的，用血寫着「大俄羅斯帝國母親」。
擺着凌厲的嘴臉，狂叫，流淚，用力敲桌面。
他們漸漸的又狂笑起來，咖啡店彷彿已幻成了他們過去的世界，沒有什麼顧客，伙計的，光輝原來是永遠鎖在裏的記憶裏的，如今却鎖在這咖啡店裏了。
異邦人呵，我一定不出聲息，這樣——
你們不可以多在記憶裏游泳一會嗎？
可是不久，那女子忽把臉色沈下來，不知和他們可說了些什麼話；就如夢醒一般他們先後離開了座位，由那中年人放了些鈔票到桌面上，三個人無語的走出去了。
他再沒有拍我肩一下，也沒有說一句正確的確語。

酒鬼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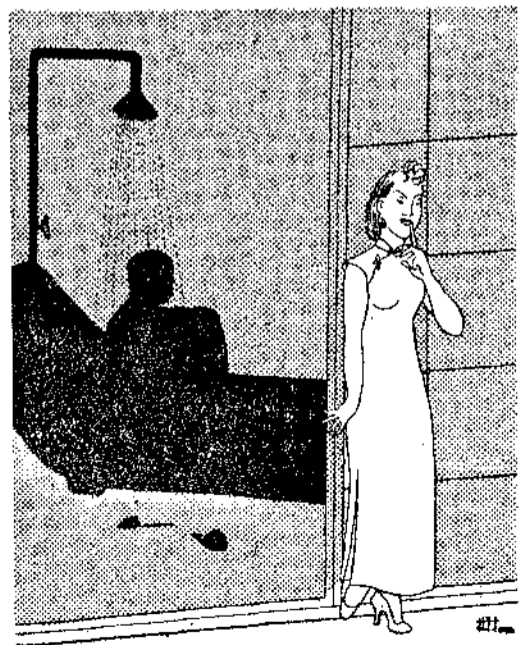
李駘子

走了，我望着他們的消失在門外的背影。
有廿分鐘，我付了伙計算好的賬就走出去，我腦裏堆滿異邦人片段的印象，我沉思着，我走了老遠的道路。
有什麼聲音在我身後響起來，我偏過身去，夜風掃着塵沙有勁的刮到我臉上，時季已是春天過了半，這風却如冬天一般寒冷，我禁不住縮緊了身子。
風一掃過，街就立刻沉靜下來，還要算找不到主顧的餐豆腐漿的粗聲呼叫使人聽了凜然心慄；我未到家門以前，壓不下那凄傷的懷思着「母親」人們的記憶，而且就爲了這記憶我並不害怕我——
懷着一顆病弱的心，行在這深宵寂寥的街上。
附記：這是篇草稿，自己本不想再抄出來發表；但爲稿計讀過，竟以爲大有刊載發表之理由。那末，我謝他。作者八月廿四日上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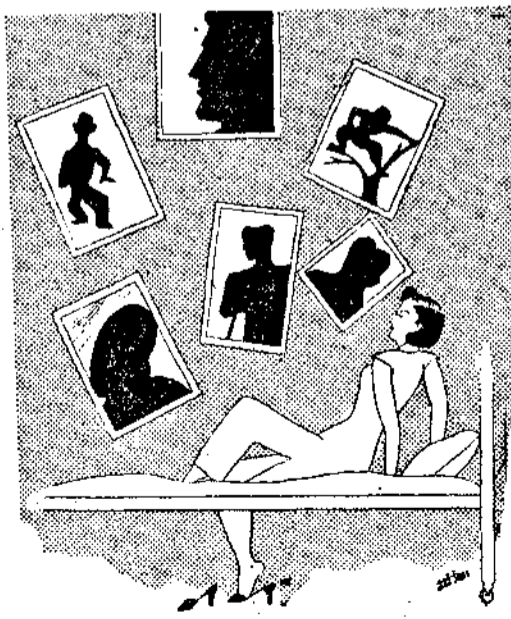
西北風冷悄悄的急掠過灰黑色丫叉叢立的枯禿樹枝子，吹掃着海鎮安之居酒館內嘈雜無腔的亂調和划拳讓酒的語氣。車馬踏踏的過去，四面都陷於塵埃的霧圍，凍得紅蘿蔔似的鼻尖會感到發癢絲樣的細微的刺鼻酒香。
太陽差不多要被酒氣薰的暈過街頭，越過亮光杆枝一直灑到西山的那一面之下去靜々休息。細際的塵土佈得很密，越發讓人們覺得蒼茫縹緲。
「謝々馬大爺，哈呀，明兒個見！……哪。」
「馬大哥，回見哪，……嗚！鳥孫。」
「碎！——」
夥計們大聲喊着向馬大爺道謝的奇特而尖高歡呼中，從館門的拍動聲響裡透出一個頭重脚輕的人物。模糊的風沙的冬日黃昏裡，又開始加入一種哀調馬派甘露寺唱詞的七顛八倒的醉歌。在冷氣逼人的環境下，使人聽了得心裡有如聽見用硬石刻劃玻璃的啾啾的悲哀。並不能叫寒得顫麻木的耳朵血流通暢得程度高些，只是寒慄一下後，身上多生出許多雞皮子疙疸。
他像一株巨風怒嘯之下的孤獨樹；颯颯悠悠：歪々斜斜：跳着，危巖着。快要傾斜的與地面平行。
「喂！大寶！趁早兒趕回去……吓——」
「醉貓鬼！你那塊臭臭的……又，她又……」
「嗚——哈——」
大寶聽見前後走着的有些好打趣喜開玩笑的小販嗤笑他的聲音，很朦朧的。回過頭來，睜大了惺忪的睡意的紅絲眼睛：

「……管她……呢……可惡……」
「喂——忘八鬼子鬼，喝醉了的。」
「你那混蛋兒子大羊兒是你自己養你的嗎……」
「甚麼骨頭！」
哈……
他迴轉過身子不再答腔，帶着黃沙土帽子的遊長頭髮下展開一張油光光烏亮的額面。兩隻紅暈眼珠托出兩個淡黃半綠的眼珠子。搖動着膀子，像一隻互笨如牛的破船的搖着雙槳，懶洋洋的。他走了走又繼續的颯颯起波浪鼓似的圓腦袋，順口胡唱了：
「咚咚一咚咚，咚咚咚咚，狂……」
「霍格霍一格一格霍々格霍……」
「擗場……縣，在……馬上……心……神……不……定……呵……呵……這幾天，爲人……犯……死呀啊裡……逃生呵呵……」
大寶慢々的緣着街道渡進一條寂靜的小胡同裡，死一樣無聲無氣的狹窄而長的幽徑中，頓時的狂起性子；狗們在窺視的驚叫了起來。
咚，咚，咚，一家的門響了些子時候，關緊了栓。接着是：咚，咚，咚……
「呀呀……呀呀……」
悠長的小曲折胡同逐放出了大寶信口無調無腔的醉號，狗們的吠聲遺丟在後面。但，眼前又有些惡狗們接班兒似的狂嘍起來。
太陽險些被紫羅蒙蔽的蒼山整個兒的囑圖吞下去。

九之[展同共]：聲先展畫漫入個刊本



女：「噫！我的那位正在洗澡呢！」
林孖作



小姐獨處時的鑑賞
林孖作

雙雙鳥老鴉斜飛掠過他的尖光頭頂，沙沙的，撲撲的，一個個的鑽進了禿樹的淡黑死枝椏椏的幻變裏，慢的消逝，只留下一隻鴉嘴氣怒的嘴似的鈎月掛在藍淡的遠高空的斜空。

一股清冷的微寒風，像冰水，打回馬大寶酒味十足的馳曲，他覺到昏沉，鳥瞰的腦海像混濁的水的流過一架濕漉漉，粗細的。肚子裡有些酸澀上關於老婆的是不是真個的事體出來的游思了？是真的？一向和那媳婦和陸來着，去年還生過個小胖兒子啊，當然像自己的兒子；假的麼？安之居的一群爲什麼這麼的哄逗，開玩笑得挺歡。真，假，真……

他不知道路障的盲目的走，一片一片老蒼終日的顏色在像天上初顯出來的星一樣的映；不大漂亮的黃黃顏色的臉皮，永是對自己展着笑顏，不媚而溫的笑容，眉眼並不小張黑子的媳婦似的像歡游的泥鰍，說話聲兒也挺具有喇叭音調，也未嘗說過嬌滴滴的甜話兒呀……「不至於那們的不正經呀，像他們的苦哄。媽的一群……混仗王八羔子……可惡的畜類們！媽的……」管牠麼，……年輕小姐兒們，也許，也許，別看她的外表呀……也未嘗沒有一樣翻新花樣兒讓她做出來……媽的。他咬着牙，深一脚淺一脚的走着模糊的路，四面的屋子樹林廟宇漸的戴上了渺茫的鳥紗幕罩子。落在一望無際的麥田下的尋食老鴉却撲刺的驚飛向西山上浮喧着染的彩空中去，好似不耐惡酒氣味的逼迫。

近了一道河，先能遠的看見太陽照得金點閃爍的一直長堤似的，像許多黃金色的魚鱗在閃動。現在黃金圍帶曲折的色素却太陽一下子提回山後，有着他只是靜寂的緩流過去，死平死平，後有顯明的波浪。榻抗着鐵線去睡水的短眼楊三也踏着乾草萎的阡陌唱着妓女告狀的鼓詞兒，又是一類子的聲調。他猜度的知道大寶又在醉貓居裡強爬出來，進拉歪斜的樣子。「烏龜孫，又他媽罵失的灌了一個飽，狼狽王八！」

「管她……」
迷惑在酒裏的他向來不計較他們的造謠胡扯的。今天，似乎這類話被深秋尖寒的西北風涼刺運進入腦子，深深實實的印在心裡，老好像是存着着「堆枯焦的柴草預備燒，雖然口頭上仍舊拿「管她」兩字作爲擋箭牌。

拐過長河猛可的深折處，眼前展開三兩所在水田地畝間的小樹群裡一塊旱地上的茅草屋。他憤憤的滋着黃斑牙齒，瞪起惺忪紅眼，握緊了拳，黑茫茫的頭腦中迷散着一群一夥的亮星，金晶銀點。臉上，二條摺紋，從兩個眼睛外角彎直到嘴唇的封合處，像兩條歡騰亂跳的小活潑大頭皮的長蟲（蛇）在跳，在滾。
還是忘不了胡鬧不歇的哼唱，酒喝作了調節這亂七八糟

歌曲的胡琴之類。

昏黑。
好容易走過窄細的小崗，摸索到自己的家的一扇破離色門。

一羊兒他爸，又喝了酒，酒。女人輕拍着快要入睡甜夢的孩子低低的嘆息。這種深長的苦意在大寶是在朦朧中聽慣了的，家常便飯一樣。

他一屁股坐在四隻腳三隻活的破殘凳子上，凶神似的閃耀二個烏黑眼珠，快要努出了眼眶。嘴巴抽動着，在呼，在喘。

一個粗包包的黑拳頭與桌而恰恰着力的觸個正着。
「臭蛋！你……你快給我說，瞞的了天還瞞的了我，單是……」

「……什麼呀。」
「裝傻！嘿，有你的。」大寶扶着烏油桌腿的猛古丁立起，「嘿，今兒老子非……非……」

接着一聲！
茶碗飛擲過女人的頭，破粉的碎在地下。
女人抽咽着跑到木床上，扔在坑裡面的孩子口裏迸出哇哇的哀哭。

他依舊歪頭的追踪過去，走近她，一把擦過女人的短髮，舉起粗胳膊，拍，拍的幾下耳光和嘴巴。趁那躲閃的一把勁頭向地下一拉用力拋去，咚的一聲，摔到牆角。

鄰家的王大老兒把醉鬼死死的拖進裡間小屋，他彷彿有些清醒的聽着幾個娘兒們勸着抽咽的妻，不做聲，呆呆的搖着頭腦，一個倒頭，臥在被捲下的縫中，呼呼作起聲來。

再睜眼，小洞窗外黑藍的空際映着許多轉動的星，鬼眼似的。一兩聲犬吠聲中，隱約的微弱呻吟在外間傳播，作過夢似的有些恍然了，走出去，推拍着垂頭低泣的妻，在耳朵咕噥着：

「我錯，別哭，酒，我不再喝，這可惡的安之居的一把子混仗王八蛋，這夥王八窩裡媽個臭的一夥子……媽的，得，得，我錯了。我……」

他在燈光下迷惘的看見妻的兩行淚珠從眼角一直流到下巴，滴在地下。還抽咽，流淚不住。這是不容易靜轉而止的。

「這一群是什麼東西×的，我的媳婦，是老實實一向只顧往好裏作的人。歹事在玩笑中就是實在的麼！媽的一群」大寶望着勸不止垂涕的妻子搔首的痴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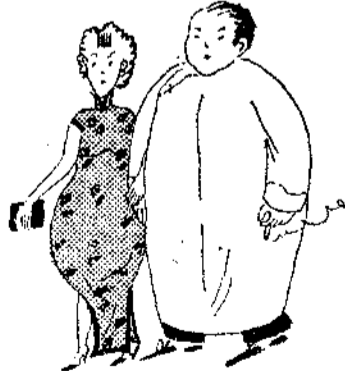
翌日又沒心沒肺的哼着「呀呀呀」跨進海鋪安之居的門檻。裏面一般流氓壞痞們却團團的圍着桌子互聽馬大寶打媳婦的趣事。在他是一種羞賦的悲哀。然而，一股一股沁鼻兒香的酒氣撲過來，有着佳妙的香味。
【一九三八年冬在海龍柳樹莊遺蹟】

本刊個人漫畫展覽聲：共同之十

。張慌必何，此如已業，樣大極大，人情雙一

• 作川巨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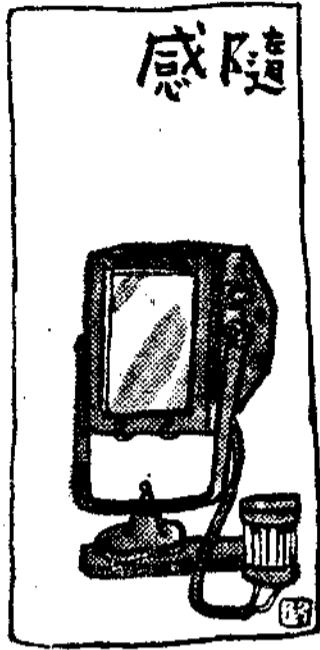
專門之和平醫院



甲：「王經理，這是舍妹。」
王經理：「唔，久仰之。（臉轉向甲）唔，你的委任我已替你預備好了。」

• 程巨川作 •

感隨



有一利即有一弊

我們常從一般人口頭聽到「有一利即有一弊」。這話究竟怎樣解釋，是說明那事情呢？有的人以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有好處也有壞處的。那沒有志氣的人們，喜歡偷懶而不肯作事，只知墨守成規而不願改革更張，就把這話當爲理論的根據。因此他總是說，凡事「有一利即有一弊」。何必費力去變更呢！

於此我們應對「有一利即有一弊」，檢討一下。這句話普通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死的看法，一種是活的看法。前者是認利和弊是兩個東西，無論在甚麼時候，都是一並存在那裏。後者是利中包涵有弊的因素，在某一個時候，我們認爲某種事物，完全是有利的，但過了一些時候，所謂利也者反成爲禍害了。打個比喻來說吧！雞卵剛產生出來，那堅硬的卵殼，是負着保護卵黃卵白的功用的，等到裡面孵雞雛，這殼非打破不可，否則那雞雛不會出來，卵殼豈非成了禍害嗎？

假如一定說，利和弊是並擺在那裏，誰和誰都不相干，不論在甚麼時候，總是沒有兩樣的；這種說法是一條死路，可說絕對不通。因爲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活活動動的，萬沒有一成不變的。凡是一個制度開始，都合乎當時的情形，顯然是很好很對的。但後來因爲思想和事實變動，那制度就不能適用了。舉個例來說吧！孟子上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在某個時候以前，大家都是勞動的，後來有少數勞動者，開始脫離了勞動，而從事於勞心治人，於是這勞心就成爲合理制度。因爲只有這樣，才能產生出文明，才能發明文物和器具。等到大

多數的文化提高了，那些歷久脫離勞動的人們，反倒成了寄生蟲。因爲他已形成特殊階級，而爲社會進展上一大障礙。如此，往日所謂的好處，竟成爲現在的害處。這並非勞心的人們一有的時候，就是有利兼有弊的。又譬如保皇黨的康有爲，在光緒時候是革命的，及到民國以後，就成爲反動的了，也就沒有人會理解。

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作爲保守的辯護。反之，正因爲此一時之利，在彼一時就會一則因本身的特殊發展，再則因時代環境的不同，就成爲了弊害。所以這話正說明着，爲甚麼一切事物都需要變革。

老話也是如此，在某一時候它是正確的，但等到後來就發生反對的作用了。故一味念聖賢傳，拿當作現在行爲的道德標準，恐怕有不妥之處。因之，我們要用古時的老話，總該以現代的眼光，仔細地衡量一下，加以取捨，這樣才能正確，而切中事理，不至於錯誤。才能使這句話的利，不致發生反對的弊。

利和弊不是並列的，而是利包涵着弊，弊亦包涵着利，因爲時間的變動而變動，事物的變動而變動。所以「有一利即有一弊」這句話必須仔細體味過，才可以使用。

小孩與大人謙張金壽

人們的是非之心有限得很，最發達的是利害之心。小孩素稱天真，往往怕人奪去他的食物或玩物，不管如何，總是防備着，所以有積食物玩物的小孩特別愛哭，只要一近他的身，兩隻小手就牢固的握着他的心中惟一寶貝，誰不能因此就萬無一失，但他却以爲這可以免人奪去。至於什麼是一是，什麼是非，他却茫然不知，果然他能夠知道的話，永遠吃着食物拿着玩物在他心中就以爲是「是」這樣他很高興，反之則哭，大概那就是「非」了，不管食物吃下有害沒有害，玩物玩着有危險沒有。

大人與小孩不同，多活十九年以至九十年，態度當然好一點才彷彿合乎理想，但一詳細觀察，即使有些差異，也是微乎其微，不過究竟差了一點，總還算大人比小孩強一點。可是有時却又不然，大人的所謂強一點原來作於表面，遇見花錢的事必要讓讓，如戲園的票錢戲館的飯銀，應當要的錢也要裝作廉潔的推辭一番，如理髮館對於理髮費等，看那臉上的笑容，推辭與虛讓的誠意，其態度自是不凡，看到這地方便不再往下看，心中對大人起了敬意，自己也暫時得到一個美麗的幻想。

倘若不然，大人後面的那面臉就露出來，未免要受一小打擊。因爲爭着會賬時都不肯真的往外掏錢，理完髮如沒錢，將要留你的帽子爲質。仔細一想，這些人繞了兩三個大圈去謙和禮讓原來不過是「殊途」，目的正與小孩的護食一般無二，甚或用了大秤買小秤賣的手段，殊欠坦白誠懇，這便反到要贊美小孩的天真爲難得了。

大人的謙和既然大半是一種手段，這手段不論如何，也要有高低上下之分，其轉灣子，轉來轉去也不離他的目的。不過手段高者做得確像那回事，給人一個美麗的幻夢，一時半時不能覺悟罷了；至於手段低者，一謙僞想要微笑時，屁股後面的尾巴老隱藏不住倘再不知自愛，博得人們背地說「假事」當然是不可避免的，真是「沒偷成難反折了一把米，太不上算。比較成功一點的自然神氣十足，遇事只要略施「謙」術，莫不勢如破竹，節節勝利。於是法術越研究越精，羨慕者也奉爲圭臬仿效不遺餘了。

要破「謙」其實不難，只要一「實」很快的就可揭開那面面具。比如洗完澡忽遇此種人物，自然吵吵鬧鬧，紅了臉皮要會你的眼，掏口袋總掏不出錢來又是例來如此的，到這時候切切慌慌張張，只須不動聲色冷冷待之，則此輩的幾分錢必定要省不下。此次忍痛替你付賬，下次絕對再不兜攬，因之對其他人也許懷有戒心，從此改過更新亦未可知。方法有些「冷」但除此別無他法，只得權且使作防身之用，因爲有時拉拉扯扯的讓賬活像一幕趣劇，自己無辜被動如此作劇中人實不甘心，那麼防身法寶之使用亦乃理之當然勢之必行者也。

小孩也有時學起食物讓人，多半聽家長的指揮來表演，真吃是不行的。但倘吃入口中，小孩一定要哭，連他的家長都沒有辦法止住。大人如遇這種事，哭說不像樣子，說又沒地說，難受的程度更增加，苦痛直是入了心脾，蓋乃應得的懲罰，我們不必可憐他。

世上萬事皆如此，看小孩就可知道大人，雖然表現的方方法小孩易被看出，但實在的目的大人也是一樣。活像扮戲，帶上黑鬚子穿上五色衣在臺上踱來踱去，倒像是教有其事，仔細一想，骨子裡可難免有些悲哀。一下便說戲法是變的，說對是說對了，可是看就不發生興趣，如世上還有別的可看也算罷了，今既只此一家，倘能用指戳破，難道就不看了嗎？不如隨聲吆喝喊采，恍惚以爲真，再扔下几枚錢去助興，大家才都快樂。那麼，在大家還味完全坦白之時，權且拿謙作個緩衝地帶罷！

實在空虛！



窮世兒人魚捕

嘉陵江就是靠重慶的北岸，而合流於長江。又名粉江；它是圍繞着重慶的半環，由朝天門，千厮門直到臨江門；這一帶水的江面，靠岸處浮着幾百家漁舟，這些漁民，子子孫孫都生活在江上的舟中。

川河一概是石底，所以產魚較少，捕魚的人，也就比較下江爲難。這些漁家，唯一的「生財」，是船與網，也就是家和錢了。

漁民生活在江中，都是習水性，老的壯的，固然不必說；就是七八歲的小孩，也能出沒於波濤之中，這一半是習慣養成的技術，又一半也是遺傳的膽量，即是那尚在襁褓中的嬰孩，或正學步的孺子，就用繩子繫在腰間，拴在船舷上，倘或偶一不慎，跌落水去，大人們只提着繩子就救上船來，喝幾口水，更不算一回事。

漁家的習性又要能耐酷熱與嚴寒，冬天大雪紛飛，要獨釣寒江；夏季赤日當空，要不怕一止沸揚湯之苦。至於暴風雨的降臨而演出翻舟沒頂，那也是常有之事；往往洪水氾濫之際，首先遭殃的，就是這些漁人。在窮苦的生活中，尚落着幾許死亡的危險。

在平時，天亮了，就搖櫓開舟，滿江飄蕩，漁人看準了地方，洒下漁網，經過一定的時間，收它上來，大大小小的魚兒，在網中跳躍，都一個一個提起來，放入廠

備它們的漁船中去。亦有時會撿了一個空，或者有一隻蚌蛤，幾條小蝦在內。漁婆呢，就在後艙裏掌舵或燒飯。小孩們在船玩兒，兼着打雜務，一家人都開始工作。上流而下流，又逆流而上流，有時還渡過長江到彈子石那邊去捕魚。只要得了他們一天可以生活的魚量，就會收網。迷信傳說：「不能過了分，因爲這是殺生罪孽，能够讓魚兒們多活一天，自己也就可以多活一天。」

遇着下雨，或降霧，以及一切不適於打漁的時候，他們停舟休息，修理船隻，或補葺漁網。他們常常是夜間打魚，就是今日打來明日賣。有時也可以當天打來當天賣的。他們雖然天天都有進款，但很少能穿得很好，吃得飽飽的。這一半是因川河中魚少，也一半是他們天生的懶性，不肯多打，所謂「放生」換日子，不過是藉迷信來遮飾自己的惰性而已。

漁家們除了用網之外，還有幾種捕魚的工具，有的用「翼」有的用「老鴉」（即俗稱水鴨子一類）。能用老鴉捕魚的，就算有資產了。一隻鴉若是好的，能值一二十元，普通漁家只能飼一二隻；還有大富人家，以捕魚生利，僱人經營者，能飼鴉六七十隻，這種人是不在漁家生活之列了。

有些漁家，還染上鴉片的嗜好，最普通的是，有許多青年們嗜酒，天天在江上舟中，以捕得魚兒來作菜下酒。倒是很富有詩意；醉後又撲通一聲，跳下江去洗個澡，倒也爽快得很。

有時候他們青年漁人們，賺了錢，還上岸

去到東水門一帶下等娼妓院中尋花問柳；與他們搭上的娘兒們，想來不愁沒有鮮魚吃吧？但這却萬萬不能的，他們對於魚，是非常之尊敬，買它則可以，若是要白白的拿來贈與妓女，那是辦不到的；漁幫上立了這種禁條，若故意犯了，被人知道而「講理」起來，要受極大的極嚴重的處罰。

他們永遠不想上岸來立家的，他們在岸上無論如何，不過夜的，據說吃魚飯的人，要睡在水中，否則便捕不着魚了。還有他們的婚姻，都有與陸上人絕緣的習慣；只是在街上領去的流浪兒童，無論男女，將來大了，可以婚嫁與他的子女。

他們的信仰是「鎮江王戶」在每一隻船中，都有一個鎮江王戶的牌位或神像，平時小祭，到了每年一次王戶會的時期，那就大大的集開會而大祭了。

這些漁家，在民國以來，也逐漸改良了他們的生活，而且還有組織，是不許別的碼頭漁船，到他們碼頭上的江面來捕魚的，並

且還不准新的人民，一變而爲他們佔領碼頭江面上的漁家，以爲他們生活上的保障。不過，政府對於他們，還要抽收捐稅，雖然是自然界用勞力獲得生產品，但因為國家的主權，不能讓他們完全享受的，這一層他們都十分叫苦，原來嘉陵江不是產魚的地方，產得太少了。政府不以打魚的多寡而抽稅，乃是按戶分派捐款。

雖然在這樣的壓迫之下，他們因爲由來已久先人的遺志不忘，就弄得漁家世世代代都是漁家。只要軍閥們每次內戰起來，而又打到城邊一帶的時候，不但「封江」不能打魚，連漁船，也被征伐去搭浮橋，那些壯年的漁夫，也要強迫拉去爲軍隊服役了，在這時他們往往會遭家破人亡的慘痛。

統計嘉陵江上這一級漁家，有七八百戶，大小人口也有二千多名，他們這一個角落的窮苦集團，永遠是在江面上悲愁地生活着，成了「人魚」一殺啊！

崇 東。



這種「疑懼」

周佛海在「回憶與前贈」一文內說：「一般人因爲希望和平，所以恐怕日本沒有誠意；而消除這種疑懼，必須首先糾正種種不合理的事實。單憑聲明，是絕對不夠的。十餘次愛護中國人民的聲明，他的效力會被城門口日本士兵給中國人的一個耳光所抵銷。一百回尊重中國內政獨立的聲明，他的影響遠不及宣撫班長給縣長的一頓臭罵。」

所謂「給」耳光與「臭罵」想是會有的事。然而這並一定是「日本浪人的不法行爲」，或「少數無知識士兵的橫暴」；有的時候只不過是一個平常

的氣粗的日本人個性的無造作的發揮而已。假如這「給」出自另一個中國人，你便不能說這是一種「不法行爲」和「橫暴」，或者竟是一個很適當的誠懇的教訓，也未可知。可憐嘆的是那「一等中國人」與「中國內政」，在日本人的「耳光」與「臭罵」之下，仍然得不到什麼理解與激憤。

前面舉出周先生說的「這種疑懼」，對於「日本當局有識人士」，的確是一付良藥；但是我更相信在這種種不合理的事實的糾正上，要求中國人的反省，比起要求日本人的反省來是更緊要的。我敢說：中國人的反省，比起日本人的反省來，對於東亞和平的完成，關係是更緊要的。

祖國的同胞們！一切的要求，在最初都向自己要求吧！這比什麼都可信賴。「這種疑懼」自會消除。（琛）

昭知國民讀本 (十二)

養德富強一節

第十七 不變與進步

日本以年代來說，是個新國。以繼續來說，是個舊國。在年代上，比之中國，比之印度，恐怕比之歐洲的某一些國家，全是趕不上的。但以其一貫流通，繼續的國家來論，是世界無比的。不單是說古國，就算上其他，亦不見其類例。日本的歷史既沒有斷層，也沒有伏流。不論抽出那一個時代來，其血脈都是與其全時代相通的。

這也就是：日本的歷史是不論從那兒切開都有鮮血迸出的歷史。日本的歷史是有生命的。

× × ×

大抵古代的文化國都是其生力萎靡，自己枯死。不然就是為其他勢力征服，其文化被蹂躪完盡。偶如中國，其文化是有着很大的執着力，也有着反撥力。到後來也有以其文化的力量而將征服者征服的事。而且，就是在地理上，中國還是古今無大差別的。其國土恒為異種人的競爭的場所，其國家自有史以來，幾乎經過三十回的革命了。一言以蔽之曰：中國史乃是斷層的歷史，並不是一貫流通的歷史。中國尚且如此，何況其他？但在此一點能放異彩者，還有猶太人。他們被羅馬人征服，爾來已成了二千年來的世間的漂泊兒，到處做着寄生蟲的生活。故猶太只有人種，並無國民；只有民族，並無國家。若求在世界上，同一的民族，在同一的土地，自肇國以來，未曾被他人侵略，其國家之特性又完全保有者，除我日本而外，連一個例子也沒有吧。我們更應該觀察一下日本為什麼如此的在世界史上保有其獨自絕特的歷史。能包容，故能生產。能生產，故能永續。站在論理的立場上

來講，只能這樣說吧。也就是日本固有的國性使之日本有着如此的世界無比的歷史。而所謂固有的國性呢，除了天賦的話而外，並無穿鑿的餘地吧。

正如日本人之為日本人，中國人之為中國人，歐美人之為歐美人，皆為天賦之者。而或在中國人中出一孔子，希臘人中出一蘇格拉底，印度人中出一釋迦，亦可謂是天賦之類。我等現在更相信不問何故，而正認如此的事相，並以善處之道講之乃是最賢明的方策。

× × ×

關於日本的國性，倘有更進一言之必要。這就是日本國民的發達性，成長性。日本的國性中雖然有着無窮性，也有着永續性，但這決不是由石之類，一定不變的東西。今日的日本國民不只是三千年前的日本國民的延長。和延長同時者乃是發達，乃是成長。這就是說：日本國性不是無機物的永續，而是有機物的永續。可以說不是像岩石樣的永續，而是像樹木樣的永續。不只是生存，而更成長。由於這成長，我們可以看出來日本國性的特色。

然而這成長却非偶然的。做為我們的國性的基調的和字並不只是為了做成日本而從世界的各方面將所有的滋養攝取，以保持其生命的力量，而是更將這增大，將這增旺。日本的國民性中是有着自己保守和進取的兩面的。從其保守的方面觀之，即將日本人視同石佛金佛，而從日本的進取的方面觀之，即將日本人視同電影的膠片。這點永遠是對的，又永遠是不對的。

日本人對於可守者抵死而守之，對於可改者，朝聞而夕變，毫不遲疑。日本人決不是守着同一的調子的。正如其人種為混合的人種，其性格也很複雜。然而此複雜亦並不難知。其保守性，其進取性，總之，只要會悟日本本來的國性，自然會悟其所以然，及其所以不可不然的道理。

(張文華譯)

陳雲裳再度來滬的行動

· 承 駭 ·

本來是南國的二三等明星陳雲裳，到了上海以後，被「新華」老板張善琨的賞識，在「條約之外」來加入新華，拍了一部木蘭從軍」歷史影片。以她的色與藝，公然轟動了上海的影壇，打破了國片寶座連續性的記錄，幾乎到百日都不衰。其走運之紅，風頭之健，今日中國女明星中，無與倫比了。

繼之而來了第二部「雲裳仙子」的歌舞片，這却是成了新華影片公司的賠本貨。其中缺點，雲裳的歌聲，兩種都不高妙，又是輕年不大懂得的誘惑底逼，真在瀟灑表演，更不能給觀眾的肉感刺激，還有劇中的所謂時裝，沒有一件可以合乎美的條件的衣裳，簡直給觀眾大大的失望，在第二

部開映的連續日子，不到兩星期就收場，與「木蘭從軍」比較，大有天壤之別。就是在那些因廣告關係而必捧場的報紙上，也沒有得着好評，且更妙的是不做詳細批評。

她返香港以後，還是用了「木蘭從軍」的風頭尾聲，在香港大吹大擂，並宣傳要渡重洋而入「好萊塢」去做明星，這更覺得身價十倍了。其實滬上人忘不了她，一則是要想把「雲裳仙子」一片的損失撈回，一則還有什麼我們不知道而可想像的希望。而且她也忘不了滬上人，因為使她之所以紅而發紫的還是因為滬上人，所以她還是想來，又有人想她來，於是她重來滬上的消息，又喧傳一時，在報上還時有她

的秘聞軼事，更有投機商人販了多少「雲裳」二字做招牌，如雲裳舞廳，雲裳茶室，雲裳公司……多得不可勝數。

拍到她果然駕臨上海之後，就正式加入「新華影片公司」為基本演員，現下她的第三部作品「一夜皇后」已在張老關善琨自導演之下，連拍了二十多個全夜，大功告成，定於中秋節前，初映於「滬光」到那時愛多距離上，少不得又將恢復「木蘭從軍」的盛況，或是「雲裳仙子」的情況。但據報上的宣傳，因為是新華公司老板張善琨親自導演，是如何的不得了。而又是梅蕪(男主角)與她老搭檔，更是如何的不得了。連內容的劇情如何，此刻都秘而不宣，透露了「根據歷史故事而編導，定是轟動全滬人士」的口號。

我們中國女明星的紅出來，便是用這種方法捧出來的，要想在中國的海上海做一個個紅得發紫的明星，也必定有人這樣的來捧。雲裳現在滿了二十歲，前不久才在新



君 蘭 顧

上海的電影界，由於中日戰事的關係，曾一度走入沒落之境，各影片公司的電影演員，也都相率避至香港，重慶，因此大有人材寥落之感。這樣，留在上海的影人，就變成物稀為貴的現象，二等三等的角色，都一躍而成為頭等角色了。顧蘭君，就是這樣的一位。

顧小姐，以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演員，跟着她的姊姊顧梅君，在各種影片中擔當配角，容貌既平，就是演技也不過爾。但終於這戰爭給予她極好的機會，由於著名影人的逃亡，使她一躍而成目前上海電影界的紅星了。

在最近，她接連的主演了好幾部片子，以古裝歷史片為多。如武則天，貂蟬等，最近尚在攝製中的有「王昭

鳳大鬧寧國府」一片。產量最多的，就要算是她了。

她的演技雖然平平，但是由於她的導演姐夫的捧場，在一般上海影迷心中，也是一個話題人物。

最近她有一種桃色糾紛，據說有一個和她同姓顧的資本家，在追求着她，兩人已經到了熱戀的時期，在何娛樂場裡，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倆倆親熱的情形。最近顧先生還不惜巨資代她買了一輛最新式的汽車代步。可是這位顧先生是有妻子的，將來能不能完成圓滿婚姻，實在是一個問題。

(攝影左為顧蘭君，右為其妹麗君)



都飯店做生日，賀客就車水馬龍一般的熱鬧。雖然「一夜皇后」還沒有與觀眾見面。而歡呼聲浪，似已震動上海了。

現在我把她再度來滬的起居，略誌其兒，便可見她的風頭與氣派了。當月前她返滬之際，這里新華老板張善琨早已四處託人，代她尋求金屋，恰巧袁美雲，王引(也是一對影人夫妻)移居新屋，遷出了林肯公寓，童女士就把林肯公寓訂下了，收拾佈置一新，備候雲裳「仙子」。

殊不知雲裳到滬以後，往林肯公寓去尋視一週，大皺眉頭，嫌那屋子的前主人，是二等明星，風頭不健，那能以二等明星之所不居，而屈居她那種超等明星呢，便說光線不好，空氣不好，交通不好……什麼也不好，實是有礙衛生，願意犧牲定洋五十元，再覓新居。

這時就開了百樂門飯店的房間暫住，每月她一人的食住兩項足有五百元開支，在中國來講，其派頭之大，排場之闊，使其他影業同行為之咋舌不已。

她的房間共有三小間，臥室之外，有沐浴間會客室，在百樂門飯店中，却只能算為中等房間，在起居飲食使喚方面，當然比住家中來得便利舒適，但到底她的收入是不能擔任這樣的浪費，於是她又決心覓居於外面的房屋了，因她有了別墅新寓的打算，自然這差使少不得又煩勞了金蘭姊姊童月娟啦，她(童)在上海人頭熟，所以在「上海居大不易」的今日，不到兩個禮拜的功夫，就找到了福照路中段一所小型三層樓西式住宅，裏面有現成的傢俱，以及水電設備，屋主願以二千五百元出讓，以後每月租金三百元，經雲裳女士親往視一週，認為十分滿意，於是立即成交，令工友將全宅再加粉飾裝璜，煥然一新，又添了一堂西式最新傢俱，以及日用應有的器皿，足足使去四千多元。

她同來的還有母親，和十一歲的小弟弟，據說她的父親在廣東還有職務，不能分身，

所以只來了她們母女三人，並且打算要久住了，她的弟弟年紀雖小，却很聰明解事，在香港讀到初小四年級課程，最近在上海，又繼續了他的學業。

她們一家人，現正舒適的居在新宅中了。她近來雖然夜夜拍戲，辛勞不已，但她對於生活上，仍保持有節的秩序，公司戲拍完了，天明便乘自備汽車返寓，上床睡，十一時才起來，午餐後，或在寓，或出外購物，有時也不免了和姊妹行的應酬，五時到七時，就是她補習讀書的時間了，計習英語一小時，國語一小時，除了星期日以外，平時都不間斷，這是她的上進之處，一般女明星們所不能及她的地方。

她在上海結拜的手帕交都是女明星，

有章月娟，陳燕燕，黎明暉，這些人對於她十足的愛護，天天都在一塊，聽說她還要來一個「僑選大歡宴」這自然又是繁忙姊妹們去招待，上海影壇中人也來一次動盪了。

在她的新居中，力求美國影星別墅化。現還未成功的，是要裝一具桌上電話機。用兩個看護做下女，和一個做西菜的烹調大師傅。聽說宅外有一個小小花園，她想在其中修成一個小型高爾夫球場。

這位女明星！已轟動了上海的影壇，其個人的起居生活，給影界的先輩們都眼紅心驚，認為前所無有，但，不知在「一夜皇后」公演的中秋之後，雲裳「仙子」的風頭，要出到什麼時候為止呢？

★★★半月影事小記★★★

「女子公寓」已搬上銀幕，由藝華公司拍製，陳鏡然導演，路明與藍蘭、寶萱等主演，藍蘭是滬上話劇團裡的傑才。曾在舞臺上導演「女子公寓」大概成績不致使觀衆失望。蘭蘭曾以巨資拍製該片，據云只路明個人服裝即費去千金之上。現已公映。

聞汪洋于最近有脫離華之消息。

金銀王人美赴香港，聞王人美將出演費穆導演的「天外天歌」云。

新華老板張善琨導演之「一夜皇后」是以舊劇「游龍戲鳳」為骨幹，由陳雲裳梅蘭芳主演，現已拍竣，已在上海滬光放映，此片是張之婦女作品。最精彩之幕，聞在李家酒店正德皇帝與李鳳姐調情之一幕云。張繼「一夜皇后」決定再導第二片，為「蘭蘭君之紅線盜盒」云。

× × × × ×

滿映之「東遊記」已剪輯完畢，不日

即將放映。滿映對該片大為宣傳，因之滿洲映畫—電影雜誌—特出專報為之宣傳。

• 曼英 •

× × × × ×

以「人猿泰山」成名的世界游泳冠軍泰山，韋斯摩勒，於二十日與舊金山社交明星史考特小姐結婚。

米高梅導演西蒙 S. Selyanston 建議設立好萊塢電影大學。他是好萊塢最年青的導演。但其作品尚未到遠東公映過。這所大學裡的教職員人選，他最理想中的人物是：校長為里昂巴里摩爾，演教授為路易斯東，保羅莫尼，其他如動作、美容、編劇、服裝、置景、攝影等教授，都是上選的人物。• 曹來的 •

× × × × ×

日本名女作家吉屋信子之作品「女之教室」曾在本社朝刊上刊載，由東寶拍製影片現已拍竣，于九月三十日在日本各地同時公映。是由千葉早智子，霧立のぼる，原節子，竹久千惠子等主演。為東寶之女明星總動員，成績甚佳。

北京的舊科班

斌慶社

• 俞振庭一手創辦 • 彊三
• 十數年人材輩出 •

「斌慶社」是十年前與「富連成社」相抗衡的一個科班，長期出演地，在北京大柵欄內——三慶園和廣德樓——老於斯道中人，大致均可以引為談料。該社是由老伶俞振庭所創辦，在民國肇造之初年，漸與都門人仕相見。班中教師，大致多為該時名伶。俞氏本人，在昔日梨園界，頗具權威，且人極機敏，處理劇務，策劃有方，為同業所愛戴。較今日國劇職業會之尙小雲，暨尤為浩大。俞氏之優處，能提掖新進，應合觀衆心理，改善劇院營業，能別具慧眼認定「角色」身分和價值。就以戲院兼映電影及男女合班演戲兩事，以俞氏為首倡，其功績著於梨園。再如尙小雲，劉鴻昇，梅蘭芳，楊小樓，余叔岩等，在未大紅大紫以前，亦均得其提攜之力。惟俞氏所組各班，甚屬齊整，所謂「戲份」則極精澀。尙小雲會歷上其當，演拿手傑作，座告滿堂。至「戲份」所得，竟不足原額之二三。凡與之合作者，恐均難飽嚙其惡作劇，似不備尙氏一人也。自民國十年左右，京津各地大堂會，以俞氏特殊交際手腕，主辦人一席，恒曲其賤之，除斌慶社擔任班底外，在京約聘名伶，悉歸俞五設計，故得回所得，在數萬金以上。然款一經到手，則無度揮霍，且不善治生產，又好近女色，姬妾達四五房之多，晚歲患手足不仁之症，家境貧困異常，而一手創辦之「斌慶社」亦隨俞氏「經濟狀況」之沒落，乃於民十九而宣告解散矣。

斌慶社之不能支持，其原因厥端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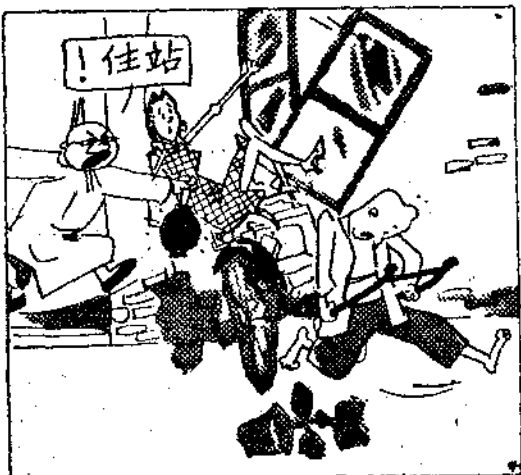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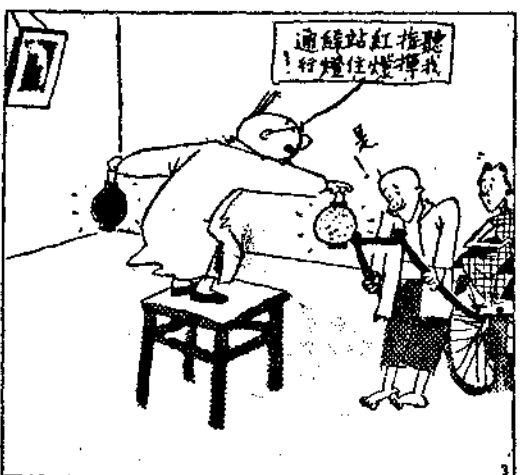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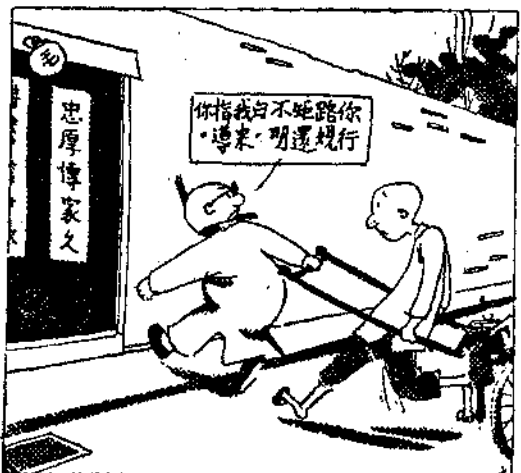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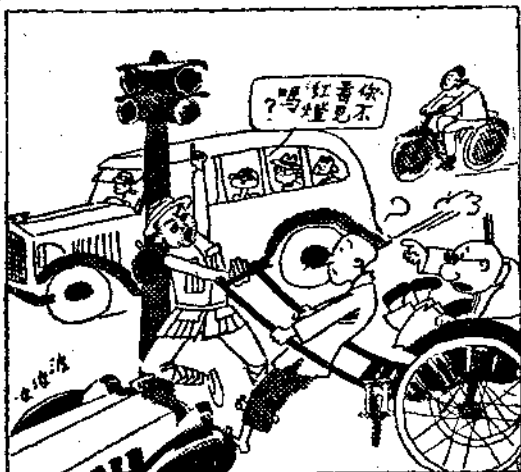
(一) 社中演劇收入，尙可維持現狀，不過俞氏私人負債累累，將社中所得，移為供應本人「私生活」之消耗，視社中為唯一金礦。長此以往，終於不可收拾。(二) 經濟已屆山窮水盡之時，重要教師，相繼解聘，無力招募新生，僅以出科生徒，擔任臺柱，維持營業，最後以「戲份」種々微細問題，遂紛々星散，別覓出路，相繼既斷乏人，且俞五已非昔日俞五，呼籲不靈，又無相當角色繼承其後，無法挽此危局。遂「關門」而「大吉」焉。

出科弟子，藝術技能，足可取者，大有人在。生行中楊寶森，王文源，王少樓，王斌芬(已故)，武生孫毓堃，李萬春，且行徐碧雲，魏蓮芳等，均為傑出人材，蜚聲國。斌慶社能保持舊有聲譽，迄今而不泯滅者，上述諸人，實利賴焉。今就其各個人之技藝，爰作以下簡短之評述。

楊寶森，為名旦楊小雲之子，習老生，扮像極俊秀，工架老練，同時諳富英正在富連成習藝。以其兩人，神情「瀟灑」與「漂亮」，為余叔岩後，繼起之人，時下一般顯曲者，尙以瑜亮目之，二人技藝，無甚軒輊。於是有東廣(指肉市廣和樓時富社正在該樓演唱)西廣(即大柵欄廣德樓)兩余叔岩之譽。(東廣指譚，西廣指楊)出科後，曾遠走滬濱，未幾驟敗，在京靜養，殊為潦倒，近數年，嗓音漸復原，而韵味之醇厚，較前更為動聽，行腔運調，一本余法，且其「滑」音甚多，學余尤為接近。捉放曹一劇，極得叔岩神髓，前在滬任掌場雲之平牌老生，紅極一時。

王文源，藝名五爺童，入科時僅七歲，故以此名之，漸長始易今名。原以嗓音高昂，學劉鴻昇派戲，倒倉後，改習譚路，兩目灼灼有神，內心表情頗為精彩。因面容稍過於削瘦，「表派戲」甚對工，一捧雪，陰審，天雷報，瓊林宴各劇尤佳，念白吐字，沉着而有力，武工確有根基。前

新三毛 承與席



與李萬春合演走麥城，文源飾糜化，勳軍說白，聲淚俱下，極盡「荷喧雨勢」，葉助風威」之妙。現在京任育惠生班中頭牌老生，與王少樓之在程硯秋班，地位相埒。四大名旦班中之頭牌老生，為斌慶社出科者，稱得其二，足為母社增色匪淺。

王少樓，嗓音流利而極善於運用，韻味似在文源之上，可惜口中「平音平字」太多，此係小疵不足以掩大瑜，如留心改正，則益臻佳境也。前在滬一般顯曲家，謂其學余（叔岩）者有之，謂其學馬（連良）者有之，互作文章披露，以抒成見。各派均不肯相讓。以筆者管見所及，少樓係私淑余之「漂亮」兼得馬之「瀟灑」，行腔以余氏為準繩，兼得馬氏之「花指」。若謂其藝在「余馬之間」，誰曰不宜？

王斌芬，在科時，身價地位，似在楊，王等之上，以其嗓音極度高昂，學劉派戲，三斬一探，尤屬拿手傑作。且其在科時，正值劉鴻昇飛黃騰達之際。斌芬學劉，因以大紅。曾一度赴滬，名利兼收，返京未久，即罹病而卒。識者惜之。斌芬與富社名小生程連喜相繼故物，寔屬斌富兩社。

極大損失！

孫毓堃，在科名小振庭，係俞五之甥，又習武生，故以此名焉。工架穩練，武把細熟，魏陽樓，長板披掛劇，尤與俞門家傳之精奧。旋又拜已故武生宗師楊小樓為師，楊氏復加指授，在科時名即大噪。出科後各國紛之延聘。乃後漸染嗜好，兼為外務所囿，息影頗久。客歲經評劇家汪俠公之勸誡，將嗜好革絕，復在家用工不懈。今夏自組一班，以武生為臺柱，居然而大紅特紅，得意之外收穫。

李萬春，在科習武生，兼演老生戲，出科後，小生，花臉，亦兼而一試。大有一「能者無所不能也」之概！武工，以嚴格而論，尚屬不惡。惜其為「外江」派所惑，而將京朝派戲劇之真精神，佚散無遺。近年所排各劇，對於個人技藝一點，並不重視，以劇團全體（萬春所組劇團為永春社）為主幹。且以新奇「切末」為劇中重要成分。其收大鵬，美猴王等劇，均如此結構。居然在滿洲各地出演，座無虛地，獲利甚厚。不過此種方法，為叫座關

係，號召一時，尚屬可為，若擬保持長期，似非良策。就以收大鵬而論，劇情千頭萬緒，使觀衆莫測究竟，表演尤為粗俗，望之而生厭。且以斯劇不但「提倡武工」而兼「提倡佛學」為吹噓之工具。試觀劇中之紫羅漢，均着紅袈裟，黃襪褲，並寫以「佛」字，開打時羅漢由大鵬腿下鑽過，來一「狗鑽窟」已將「佛」尊嚴偉大之全貌，失之無餘，有何提倡之可言哉？

並有謂「新開打」的兩小時，更屬懸懈，其兼羅漢合打一幕，更為不倫不群之舉。萬春在開打時所穿戲裝，頗有趣。帽子不知為何名詞？衣服如運動衣式，褲子如西裝之燈籠褲，更有棉襪裡插着棍子插其臀部，所謂「新型」的不過如此。真正藝術，有何可言，反不如演水滸洞，安天會一類之劇，而能見其真「技藝」也。

徐碧雲，在科初以武旦享名，乃後改演青衣花衫，後由京中某鉅商，大攜大捧，大有繼四大名旦而上之勢。所排新劇如綠珠墜樓，虞小翠等，頗能吸收觀衆心理。民十五年時，順天時報社聽花先生，主辦

菊選，碧雲列為五大名旦之殿，當時身價，概可知矣。其扮像遠遜梅尚，旖旎之態，亦不似程荀，惟嗓音清潤，頗耐人尋味，所排各劇，以含有武場者，演來尤見聲色。後與某鉅商，以細故互生意見而脫離，聲譽漸不如前，旋赴滬漢長沙重遠至蜀中，成績則更愈之而下。返京後，總未粗班，度其潦倒生活焉。

魏蓮芳，向以演梅派戲見長，自知技能有限，甘與各伶為配，近年後，名漸噪。但不以此而自驕矜。仍自任三路角。梅派戲魏能之極夥，雖遠不逮，而能相具雛形，亦屬難能。近來梅氏遠在香港度其寓公生活，出演無期，刻下都門演梅劇者，如李世芳，宋德珠，張君秋，趙金琴等，恒以蓮芳為梅劇中之圭臬，且時在請益。今春隨言菊朋赴奉天出演，深得彼邦人仕之歡迎，洵為菊壇中有數之人材焉。

此外斌慶社出科朱斌仙，小奎官，小桂花（即計艷芬），楊斌昌輩，技藝均甚可取，刻分任各班配角，亦能克盡「紅花綠葉」之妙。

!大強力養營



此酒保有葡萄所含的天然滋
精——果實之精——極為濃厚。
您若想身體健康，日常必須
要喝這種強力可靠的營養酒
其成分含有精力補給料，最
優秀的營養素「葡萄糖菓糖」
及血液骨骼所不可欠
缺的無機鹽類等。

此酒是經醫界權威
五十餘醫學博士賜
與推獎狀之優良葡
萄酒。其醇味，完
全為其成分中葡萄
糖與果糖所特有之
甘味。故其性質之
優秀，決非其他藉
蔗糖調味之粗製葡
萄酒所能比擬。

酒葡萄牌玉赤



本刊電影話劇脚本當選
二等

楊貴妃

林火 林凡 合作

下

(34) 長安惡劇

市民甲：年頭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旱災、水災、蟲災、兵、稅、捐，一畝地打的糧食，除開人吃馬喂化消，就甚麼也沒剩，不用說窮人過不了，就是有錢的人也都不完啦，朝里一個小官就八萬（世指金指一分）他們哪兒的錢，老百姓身上刮！刮！刮！（以手作勢）

市民乙：聽說安祿山要造反了！楊丞相，這個驕子在萬歲頭里說安祿山要反，安祿山就裝瘋作痴，叫萬歲不礙感他，其實他倆都各有心思，只有萬歲一個人悶在鼓里呢！

市民甲：唉，朝里越來越不行了，一個有骨子的忠臣都沒有了，從前宋丞相姚丞相多好多，真是逢過必諫，後來張丞相張九齡也很好，可是自從萬歲任用李林甫那小子以來，就壞了，他一個人殺了許多大臣，現在這位楊丞相，又是裙帶關係，朝里誰還敢說一個「不」字！好人不用想說一句話！

市民乙：（低聲）大哥，要小心點他們的耳朵，說不定聽了去，那可不是玩的。

市民甲：（反面偵察）

張學士王翰林都死在獄里了！聽說臨死的時候說「奸臣們，不主張國人當將軍，怕的是忠臣有了兵權好剷除他們。將來讓唐家天下的一定是外國人。」恐怕這話要應驗了。

市民乙：（向外看）喂，戒嚴了。看聖駕將去華清池了。

(35) 皇殿向華清池行去，黃土酒地，聲勢浩蕩，行過之道上，有許多人抬東西，一道土迎頭走來，且走且唱：

「燕市人皆去，西騎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索羅衣。」

(36) 華清池（春景）池邊有池，水清泉溫洗凝脂。浴池在華清宮長生殿，命製蘭小部新舞并兒童，演奏新曲。

楊妃：謝謝各位的盛意，來，我們同乾一盃。

宮女：萬歲駕到（眾皆避）

宮女：萬歲，萬歲！

宮女：衆卿平身。（觀劇）「長生殿」，朕高興得很，來，衆卿乾一盃。

宮女：啓奏娘娘，南海又獻來荔枝。

玄宗：演奏的很好，這曲子叫作「荔枝香」吧！

衆：萬歲，萬歲，（呼聲動天地）

(37) 長生殿（夜景）

楊妃：（隱年郎織女星有感而泣，淚光中映出）

（38）景，不防玄宗由後廳隨而來）

玄宗：（驚地像一個孩子）嗚，眼上還掛燈籠了，好大的孩子……你哭甚麼呢？誰欺侮你啦？

楊妃：你看牛郎織女星雖然每年只會一次面，但他們是無期的呵，臣妾怕……怕將來陛下會把我忘記……

玄宗：不，不會的，你不要傷感，我絕不會忘記你的，我能忘記了我自己，忘記了一切，惟有你，我永遠不能忘却。因為你，好像是我的一部份似的，很重要的一部，如果一刻看不見你，我就會痛苦，我願意我們永遠在一起，在空中我們要作「比翼鳥」，在地下我們要作「連理枝」，我也恨，恨我倆不能變成一個，溶解成一塊。

楊妃：我不知道應當怎樣感謝你了。我希望牛郎織女星作我倆一個證人，他們永遠保護我們，使我們永遠在一起，一刻也不分離，我倆變成一個。（玄宗，擁抱楊妃，楊妃眼淚乾涸）

(39) 安祿山陛下旌旗大動

（宮門口）（戒備森嚴，御林軍重軍站立，嚴以備禦）

陳元禮：（面露驚惶之色，匆匆跑來）我要見萬歲，有……有要事，快傳奏。

衛士：對不起，陳將軍，方才楊丞相傳到聖上旨意，說近幾天聖躬違和，需要靜養，無論是誰，一律不見，如有要緊事，找楊丞相商量去就行了。

陳元禮：胡說，非見萬歲不成！（勸導衛士）

衛士：（橫矛阻陳）這是萬歲的聖旨，誰也不能進去，陳將軍賞給我們面子吧！

陳元禮：豈有此理！（騎馬走出）

李輔國：（由內出問衛士）甚麼事，大驚小怪的！

衛士：方才陳將軍要見駕，我們沒讓他進去，他要打我們。

李輔國：混帳！因為甚麼不叫他進去？

衛士：不是萬歲有聖旨，誰也不許入宮嗎？

李輔國：誰說？

衛士：楊丞相吩咐的。李輔國：（駭思，急出）陳將軍往那裏去啦？

(40) 陳元禮：（剛入自的將軍府）真他媽的楊國忠這雜種，他生敢假傳聖旨，真他媽的，想把這事包起來嗎！我找這個雜種去，打死狗日的！

朝臣甲：將軍你別着急，誤了大事！我們用甚麼方法商量出來一個妥當的方法，把這個消息奏明萬歲。

朝臣乙：是的，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嚴亂，不然安祿山這東西的兵馬進城就完啦！

李輔國：（走入）陳將軍！

陳元禮：好！你來的正好，就等著你！安祿山在漁陽造反，你快奏明萬歲去，問問怎麼處理，好，你來的正好，他媽的，楊國忠那雜種假傳聖旨，不許進宮。

李輔國：我就去！（急出）

(41)（宮內內外慌亂）

老太監：快準備龍轎，萬歲說立刻就走。

老太監乙：消息到底怎樣？

老太監：了不得，連函谷關都失守啦，距京城還不到五百里地，快快準備！

太監丙：萬歲說立太子，自己親征，娘

楊太真 (十三) 太華宅貴妃重面帝

妃既出，上無聊，官趨過者，或管打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召妃，既夜，從太華宅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妃拜泣謝過，上並召雜戲以娛之，自茲寵幸更甚於昔日。



脫稿後記

九月十一日的早晨接到華編者劉先生的信，要我說幾句感語。於是我就開始想了。但想不出甚麼，我只能說我是一個最不成器的作者。因為我不會像花樣家那樣地細細地描寫我的文章，我只是憑了個人的靈感給我所塑造的那個典型的一張寫實的臉譜。至於這臉譜裏面也許缺一隻眼或少一條眉毛，那也說不定。但那却正在磨平看那東西的靈魂。我總覺得「過分的誇張是與靈信書則不如無書」有同樣意義的。細膩的作品，固然容易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可是却把那所謂「以意逆志，自謂得之」的回味的權利剝奪去了。反不如粗枝大葉地亂塗亂畫來得消閒而適意。如果舉個例作譬，那我可以說我是對歐陽修山水而喜歡南派王維的水墨寫景畫的。魯迅說過：「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請他的眼睛……若請人全幅的頭髮，即使細得過真，也毫無意思。我很愛他這幾句話。至於「楊貴妃」也就是這樣寫成的。並沒有什麼可以特別提出的地方。

陳元禮：(對謝國忠) 謝國忠，願吾皇萬歲萬歲萬歲！

楊妃：(內) 呵！呵！呵！可下朝了！(回官女) 傳旨啓駕。

玄宗：走，走，走，就隨夫人呢？

楊妃：宮女說她已經不在府，想已經走了。

玄宗：楊國忠呢？

楊妃：說他已經先走啦！

玄宗：咳！真是！這輩沒用的東西，真……

(44) (御林軍行列列，同上，刀出鞘，凶々然出了西華門，向劉中行去)

(45) (玄宗西幸，晝夜兼行，飽餐兼波之苦，故上自玄宗楊妃，下迄兵卒士，莫不憔悴枯槁，鬢髮蕭蕭，一部份兵士暗中謀劃，面面相覷之色，口中不覺不覺地咒罵着。)

(46) (安祿山率兵入長安城，迫唐僖宗西逃)

(47) (軍行至馬嵬，不進，每個軍士都發出與軍士甲：京城已經失守啦，咱們的老婆孩都沒命了。

軍士乙：打倒漢奸，打倒這次激起戰爭的禍首！

軍士丙：剷除亂黨身邊的奸賊，謀國殃民的好賊！

衆：萬歲！如果不答應我們，我們就都死，走，我們請願去！(一呼百應，軍士們擁而前，完全是一派野獸)

陳元禮：諸位弟兄，不要亂動，聽我有幾句話同你們講，你們不是要剷除奸相楊國忠嗎？我十分贊成，這一次變亂，完全是他一個人激蕩起來的，他專權固己，殺戮忠臣良將，他貪贓枉法，買賣官爵更無故增加地稅，拿了去，他們蓋高樓大廈，買美妾，他拿我們的民脂民膏，我們農工父兄的血汗，去作他們淫奢的享受，現在他們跑了，把我們的父母妻子剩下，讓亂兵們殺殺淫掠，況且又使我們的聖上，遭受驚慌，我們現在如果不殺了他，將何以謝我們天下的父老兄弟！

衆：對，將軍說的有理，走，我們殺了他去！

軍士甲：那不是楊國忠嗎？他跟前那個吐蕃說甚麼呢？

軍士乙：好！他定奸計呢！他通敵！

衆：是，殺死奸相！(一擁而去)

談到「楊貴妃」，我不能不憶起林凡君。因為「楊貴妃」是他提議作的。我只不過當作打哈哈聽罷了。後來不知他從哪兒借來許多抄書，便催我寫。我想寫歷史劇的頭一點困難是不能胡扯像作旁的雜感文似的那麼隨便。於是就趁着閒時候翻開那一堆圖書。隨筆記了許多卡片。之後才按照編劇的必備三S的條件下抽出了大綱。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開筆，到第二天星期三的下午就寫完了前四十多幕。其後再經過兩三次的刪改，把缺遺順的地方剪了去，把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修得順口些，就放下了不管他了。後來暑假假期迫近，草草又作了後邊的十幕，就此結束。這是我寫「楊貴妃」的經過。然而其中有若干處，是杜撰無據的。不免見笑於考據家或批評家。不過我以為戲劇究竟是含有藝術性的人生的表現。而不必是實際的人生的寫真。有人批評曹萬的雷雨說其中的事實的串插太近於巧了，而不合乎實際。這話自無片面的理由。但戲劇之所以稱為戲劇，就因為他是一個「相」。魯迅寫阿Q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指之為「自以為某一段彷彿就是自己」。但魯迅先生却自己說：「我所寫的事實，大抵都有一點兒虛或聽白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樣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顏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寫

楊太真 (十四) 五王帳裏紫玉笛吹

九載二月，上蒼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帶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祐詩云：「梨花深院無人見，閉把紫玉玉笛吹。」又因此忤旨放出。



(48) 行宮
 玄宗：軍隊怎麼禁住不走！這麼亂，這是怎麼一回事？是賊兵嗎？(大驚)
 陳元禮：(匆進)請陛下赦臣「不奏先殺」之罪。兵士們已經把楊丞相殺了，因為他犯了「專權禍亂」欺君通敵的罪……
 玄宗：楊國忠，已經死了？
 陳元禮：請陛下恕罪。
 楊妃：(哭)哥哥，你死得好……慘……呵，我要給你報仇！
 玄宗：(問陳)好，事已如此，快，催軍隊快走！
 軍士甲：我們不走，我們要除去賊根，不殺了楊貴妃，我們誓死不願罷！
 衆：殺死楊妃！
 (50)
 玄宗：軍士還喊甚麼？還喊什麼？
 李輔國：軍士們要除賊根！
 玄宗：(默然)賊根？
 李輔國：楊丞相固然死了，可是還有……這要請聖明裁斷。
 楊妃：甚麼，他們是說的我嗎？
 玄宗：不是，(默然)(外面軍士大罵動天地)
 李輔國：請陛下聖斷果決，亂軍是難守王法的，——萬歲三思！
 玄宗：好，我去，叫他們殺了我！
 (楊妃率住玄宗衣袖)(軍士高喊：「衝進去！」)
 玄宗：(面色蒼白)天！這可怎麼辦？
 楊妃：陛下救我，陛下忘了七月七日嗎？
 (軍士高喊：「殺死楊妃！」)
 李輔國：外面軍士已經把行宮圍了，若再遲疑，恐怕要生變故，請陛下聖斷！
 玄宗：天！這可，怎麼辦好……我算沒辦法了。
 楊妃：(失聲地又堅決地哀求地)臣妾承陛下下的聖恩，無地可報，現在既然事情緊急，臣妾只好殉身了，不然禍延到萬歲身上；臣妾願死也難隨此罪。臣妾願意自盡，安定軍心，願他們把陛下安穩地送到蜀中去，臣妾死也瞑目……
 玄宗：不，你，他們不敢，我一定會保護你，我是皇上。(立刻鬆了勇氣)
 李輔國：陛下要清醒，要以國家爲重，不然亂兵一衝進來，就無可保護了。
 陳元禮：(由外急入)陛下，臣罪萬死，我已指揮不了軍士，他們要衝進來，衝進來，請陛下聖斷。

誰，某一黨又是屬誰，那是完全胡說的。這也就正表示了他那通曉能抓得大家的弱點處。他偉大的性而成功了他的不朽。因爲天下古今來十分之九的所謂聖人也者，同時去相操操幾個能代表所有的權勢的人也實在難。所以這時我們只好利用那時的士夫，製出一個與那時的劇就是集中許多典劇表演出來的藝術。所以我說我不是一個忠實的作者。勉強的說是一個忠實的好開玩笑的描寫那時的士夫，倒還是說得對。
 當「楊貴妃」劇本出後，我很後悔。覺得這篇東西太生澀！太不成熟！等到到第廿一號華每的楊貴妃時，晚上不住地一熱！自想：「啊呀，這回可弄了大人了。我現在得想辦法來果真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好好地把它再刪改一下，以補足它的缺陷。但這一切一切只有待於明日了。(九月十一日晚林火記)
 右上方即作者林火君

楊妃：事已如此，好，我走了。
 玄宗：(俯首)萬歲，陛下，我們永別了，我們永遠不能在一起了，願陛下一路平安，多多保重……我去了……
 (51)
 陳元禮：(出)諸位弟兄，咱們的目的已經達到。萬歲已把楊貴妃賜死了。
 衆：(歡呼)萬歲，萬歲！
 (52)
 楊妃：(手持衣帶上的寶子，望着後面做之點點頭，哀傷地，終於拋了寶子，懸到白綾帶上去了)
 玄宗：(捧遺地)天哪！
 太子亨：你領兵去吧！
 太子亨：是，這正是大丈夫立業的時候，兒臣就去了，願父皇萬安。
 衆：擁護太子殿下東征討賊！
 玄宗：(捧遺地)天哪！
 太子亨：父皇，兒臣走啦！(跪起，行，不回頭)
 (54) (起程)
 軍士們興奮地高呼着：
 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擁護太子殿下東征討賊！
 收復長安！
 萬歲，萬歲！
 (玄宗在驛車中，四顧慘涼，不禁黯然落淚……)
 (六月廿六日脫稿於上海)

波蘭人的血統

在愛奴人裡的一條支流

第一次歐戰後，重建祖國的波蘭，在這次歐戰的開始，又被德蘇兩國給瓜分了。關於波蘭人，在日本北部庫頁島(樺太)，有着親密深長的淵源。原來完成那次波蘭獨立之偉業的波蘭第一任大總統約瑟夫·卑爾斯次基(Joseph Pilsudsky)的血族，現在遺留在庫頁呢。所說的這個血族，是住在庫頁東海岸白濱地方，名字叫木村助之(三十七歲)和木村清(三十四歲)的兄弟二人。現在是日本人，但是和卑爾斯次基大總統是有着最近的血統關係的。這實在可以說是世界上秘史的一頁。這秘史要溯回到四十年前。當波蘭在一八九五年遭受了德蘇兩國第三次分割之後波蘭人無日不在醞釀獨立運動中。

本刊刊載之脚本及其他一切稿件，未得本社許可，不得上演、拍片或轉載。

波蘭這種運動的巨頭約瑟夫·卑爾斯次基，終於被帝俄政府逮捕。卑投於烏拉爾山中，他的弟弟布雷尼希勞則被放逐到撒加爾島，也就是庫頁島。因在這政治犯的放逐地的孤島上，生活的寂寥可知。布雷尼希勞一八九四年在莫斯科大學任教授，是一位知名的自然科學者。帝俄政府感到把它放在白種人一起是一件危險的事，所以把他放逐到庫頁島後，也是叫他在沒有白人的內淵川河岸和愛奴人住在一起，叫他去教化他們。從此因為布氏時常出入統制庫頁島東方海岸愛奴部落的酋長巴芬開的家門，就和酋長的婢女秋桑蒙打破了人種的隔閡，由戀愛而結婚了。當時布三十歲，秋才十八歲。兩人之間的愛的結晶，有子女各一人。到了一九〇三年初冬，從波蘭有一個密使，來訪布雷尼希勞。這個密使就切斷了布秋兩人的恩情。這個密使的使命是來告訴布雷尼希勞：波蘭獨立革命的機運已經成熟，叫他趕緊回祖國去效命。布在這時候真是迴腸九轉，痛苦已極。

最後終以國家民族重大，毅然斷絕兒女情絲，由大泊逃出庫頁，轉東京到了巴黎。正巧這時候他的哥哥卑爾斯次基，以精神病嫌疑的罪名，將解送莫斯科檢查，他就在途中脫逃下來，也到了巴黎。在巴黎這兄弟二人糾合同志們，打起了獨立運動的大旗，繼續奮鬥。一直到一九一六年宣言獨立，哥哥卑爾斯次基在一九一九年二月被推舉為波蘭第一任大總統，弟弟布雷尼希勞，却禍運不測，死於非命了。說起真是離奇得很，當波蘭人祝賀獨立運動在巴黎市中遊行的時候，布雷尼希勞因為興奮過度，站在一家旅館樓上的窗口上，高呼萬歲，偶一不慎，竟然墜落下來，摔死在街心了。

等到波蘭獨立成功，我一定來接你們。這是布雷尼希勞臨走時，對秋桑蒙叮囑的話。但可惜她在渡日如年的盼待裡，幾時竟成了未亡人了。後來從波蘭寄來一封書信。這是從波蘭大總統的側近者寫來的。大意說：「大總統的令弟遺不測之禍而逝世了，大總統希望把愛弟的遺骸接到波蘭去，你們的意思怎樣？」這個與期待相反的噩耗，使秋桑蒙一極幾絕，由此終日悲泣，最後把一雙眼睛也哭得失明了。她說：「我的丈夫既然死了，我到波蘭作什麼去呢？」她一直到了死，也沒離開庫頁。卑爾斯次基大總統在一九三五年名登鬼錄，秋桑蒙也一度的嫁了同族的大谷能吉，在去年一月十八日夜風雪裡，就以一個平凡的愛奴人的老婆葬送了終身。遺兒兄妹二人同時由相濱移居到了白濱。兄木村助之是一個獨身者搬送木材的勞力者妹木村清嫁了夫婿，而且已經生了一個小孩。這次波蘭又亡國了。在亡國前，波蘭的官憲，仍然有迎接這兄妹到波蘭去的意思，國亡了，一切更是虛幻無憑了。

——譯自東日北海道樺太(庫頁)版——

以電燈能養雞

在日本奈良縣南葛城農學校，從很久以前就研究關於在電燈下養雞，在最近完全已告成功。沒有太陽，日陰養雞，可以證明什麼障礙也沒有，在氣候上飼養困難期間，較多，

梅雨季與猛暑實驗了三次，成績達到孵化後四個月平均有五百目重(約五十兩)，有普通養雞五個月程度相同的發育。可是那生死率：普通養雞五十隻中死去八隻，電燈養雞一隻都不死。飼育方法也極其簡單，以百度的電燈，一日點五分間五回，或是十分間五回，將雞集聚在燈下浴以電

燈放出來的紫外線，使發育非常的快，那費用極為稀少。這個電燈養雞，同時對養兔，養魚，也有很大的效果。這可以說是科學養育法的一大成功。(大阪每日奈良版)

六歲的幼兒實施性教育

中日兩國人聽到這話實在是很驚人的話，我們是以男女七歲不同席來教育幼兒，可是美國克倫比亞大學當局，最近該大學附屬幼稚園，發表對六歲的幼兒們實施性教育。這使隨便的進化的美國人也很驚異。

實施教育方法，將姪娘的兔一匹養在教室裡，使幼兒們自己給他食餌吃，使兔與幼兒們親暱，其次關於兔種的質問，由主任娘母一一懇切的回答，不久可愛小兔生了，小孩們都始終集中關心着，在適當指導中，不知不覺之間，教授真正性的教育了。

這個性的教育到現在頗有良好的成績，園中學生的家長們也都非常的感謝。(同盟郵信)

蜂的大建築物

日本秋田縣山本郡能代町的町會議員堀內貞治郎氏，最近發現一個大的珍奇蜂巢。

這個蜂巢是在該郡常盤村的松林中發現的，直徑一尺二寸(日本尺比中國尺大二寸許)高一尺六寸(日本尺)大與色宛如赤松的樹幹一樣，裡面分有七層高，如同都會中的大樓房，分有一萬餘室，可以稱為蜂的大建築物吧！

中國也有一胎四兒

在廣州市的郊外大涌口村，有一個農人徐德(四十歲)的妻子黃氏(三十七歲)。九月二十四日在廣州市內華南白鵝洞難民醫院，生了一胎四兒「二男二女」。第一個生下來是男兒體重有四磅三盎司，第二個是女兒有三磅十一盎司，第三個又是男兒有四磅二盎司之重，第四個又是女兒重有三磅七盎司，這件事在中國還沒有先例的，同時無論那個小兒都很精神的，產生的時間有兩個鐘頭之久云。



茲有馳名的老篤眼藥！

方為治療眼病
係最可靠靈藥
倘若一經試用
當知言之不謬

不麻不痛 神效第一

谷井博士指導

老篤眼藥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老篤眼藥乃綜合的具備殺菌消炎收斂鎮痛等作用，就於結膜炎角膜炎沙眼以及諸種眼病之豫防及治療不但可以奏偉效、而且點用一滴亦能殼給與十分營養、使造成新銳視力

小瓶兩角
大瓶參角
合算瓶伍角
小兒用兩角

日本大阪

本舖 山田安民藥房

The Kabun Osaka Mainichi, published twice a month in Osaka, Japan.



芳香馥郁
細膩滋潤

雙美人香蜜粉不担有
十分的潤肌香粉之效
兼雪花膏的作用所以
能抵抗日光曝曬同時
還可以防止寒冷侵襲
若常用雙美人香蜜粉
准可保持肌膚柔潤不
失自然的健康美也

各地百貨公司
洋貨店均售



化粧品の明星

雙美人香蜜粉

雙美人化粧品總行 大阪 中山堂 分行 上海 奉天 大連 天津